446373

高皇帝御製文集目錄

卷第一

詔

即位詔

農桑學校詔

赦汪東叅兒只詔

求言詔

諭暹國王詔

免北平燕南等處稅糧詔

免寧國府稅糧詔
再免應天太平等處糧詔
免應天等府糧詔
免江西稅糧詔
免兩淅秋糧詔
免應天等五府秋糧詔
免河南等省稅糧詔
免山西陝右二省稅糧詔
免六州四縣秋糧詔
免姑熟等
護持忝甘思烏思藏詔
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

卷第二

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諭福建參政魏鑑瞿莊詔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詔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諭元臣納哈樞詔

諭元丞相哈剌章等詔
諭安南國王詔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叔明詔
諭元丞相驢兒詔
諭高麗國王詔
諭雲南詔
諭大理詔
賜西番國師詔
赦宥詔
存恤詔
命丞相大夫詔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免天下秋糧詔
免秋糧詔
平雲南詔
諭雲南詔
諭日本國王詔

卷第三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誥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誥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李世昌誥

信國公湯和誥

西平侯沐英誥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天都督府僉事陳方亮誥

駙馬都尉黃琛誥

翰林承旨宋濂誥

光祿卿徐興祖誥

吏部尚書王敏誥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追封寧河王鄧愈誥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追贈義惠侯夫人妻氏誥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封康鑑母朱氏誥
安慶侯仇成誥文
永昌等侯誥文
申國公鄧鎮誥文
致仕官誥勅文
真人張宇初誥文
曲阜知縣孔克嶷勅文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誥文
貴州宣慰宋誠誥文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誥文
叅軍府叅軍誥文
諫官誥文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誥文翰林典籍吳泥勅文同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東閣大學士吳
沉誥同
大學士吳伯宗誥同
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卷第四

誥

中書左右丞相誥左丞同
左右都督誥同知僉事同
御史左右大夫誥中丞同
太常卿誥少卿誥丞勅並同
戶部尚書誥侍郎同
禮部尚書誥侍郎同
兵部尚書誥侍郎同
刑部尚書誥侍郎同
工部尚書誥侍郎同
欽天監令誥少監同丞勅亦同監

翰林承旨詰　學士　侍讀　侍講
修撰　應奉
編修　亦同
勅　亦同
國子監祭酒詰
太僕寺卿詰　少卿同　丞　簿同
漕運使詰同知　副使同　官同　亦同
尚寶卿詰少卿同　丞
勅亦同
內外衛指揮使詰　指揮使同知
百戶　亦同
勅亦同　所鎮撫
功臣庶子詰
千戶　同知　僉事
衛鎮撫　同
都指揮使詰　指揮使同知
僉事同
承宣布政使詰　參政
同
王府武相武傳詰
提刑按察使詰　副使　僉
各處知府詰　同知　事同
州同　知
卷第五
書
與元幼主書
與元臣禿魯書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與元幼主書
與元臣秃魯書
與驢兒書
勅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等
諭岐寧衛經歷熊鳳知事杜寅西濬衛經歷蔡秉襲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寧侯顧時及諸侯等
勞遼東都衛指揮
勞大同都衛指揮
勞西河衛都指揮
勞海南衛指揮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

賜署令汪文劉英勅
命功臣祀嶽鎮海瀆勅
諭晉王勅
諭中書天象勅
命中書議律勅
命中書免浙西秋糧勅
勅
命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勅
命中書誅户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
命中書整理甲冑勅
命中書誅知縣高翼勅
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勅
命中書勞苗人勅

卷第七

勅

命中書西河等處中糧
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諭中書却高麗請謚

命中書諭高麗
大祀禮成諭中書
諭秦王府文武官
諭丞相枉序班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諭山東布政吳印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賜文學趙晉致仕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命桂彥良職王傳
勞翰林承旨宋濂
諭遼東備禦
諭群卿趨督工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三篇
諭安南使臣阮士謣
諭元丞相驢兒

勞襄封衍聖公孔希學

諭年幼承勅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諭高麗使回

諭曾秉正等

諭罪人曾秉正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諭太師李善長二篇

勞江陰侯吳良勅

勞致仕承旨宋濂勅

諭翰林修撰劉泰

命太醫院官代職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命使賫帛祭歷代先聖

命中書召李思廸

命中書禮部訪求卜士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勅二篇
廢丞相汪廣洋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召山西左參政僎斯職吏部尚書
命户部定俸祿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勅
命王珪職翰林典籍
命御史審決罪囚
勞致仕營田使馬世熊勅
命群儒議建言事勅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諭四輔官王本毋陪祭勅
問斷事官勅
命方常職御史勅
諭祭酒樂韶鳳勅
諭國學師徒
諭幼儒勅

諭群臣務公去私
諭舉到人材
諭戀闕臣僚勅
諭儀禮司序班等尚志勅
諭各處巡檢
諭天下有司
諭出使人員勅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諭御史
命應天府諭鍾山寺僧勅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勅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勅

卷第八

勅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諭元相驢兒勅
諭安南國王陳叔明

諭安南來使勅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
問高麗貢不如約
諭神樂觀勅
翰林侍講學士李翀勅文
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
諭征南將軍
諭左參政張純左參議韓鑰
建昌僧官勅文
諭僧純一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神樂觀提點勅
神樂觀知觀勅
諭延安侯唐勝宗
諭江夏侯周德興
諭右軍都督僉事張德
諭太學生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諭征南將軍頼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釋湖廣黃州府同知安貞
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三員
諭刑官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諭琉球國王察度
諭翰林檢討李陞
諭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諭僧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泐復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諭安南王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三
篇

諭曹國公李文忠勅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勅
諭御史大夫丁玉勅二篇
諭信國公湯和勅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勅
諭遼東都司勅二篇
勞西河衛指揮勅二篇
勞西涼衛指揮勅
勞寧夏衛指揮勅
勞北口衛指揮勅
勞四川衛指揮勅
勞福建衛指揮勅
勞海南衛指揮勅
勞朶甘衛指揮勅
勞昌國守禦千戶勅
賜平涼縣尹王彰父諭

卷第九

勅命

考功監令敕
中書舍人敕
東宮官敕洗馬中舍
兵馬指揮敕副指揮同
翰林院典簿敕
國子監助教敕
王相府長史敕
王相府審理正敕副同
王府典寶正敕副同
王府典儀正敕副同
王府良醫正敕副同
王府工正敕副同
王府典膳敕
王府司醞敕副使同
生藥庫大使敕副使同
抄紙局大使敕副使同
織染局官敕

卷第十

策問

問聖學

問天時

問刑賞

問堯舜禹啓

問天地鬼神

問人臣言行

勅問

勅問文學之士十三篇

問佛仙

論

嚴光論

誦經論

釋道論

蜂蟻論

三教論

甘露論

時雪論
七曜天體循環論
鼠嚙書論
鬼神有無論
明施論
扳儒僧入仕論
宦釋論
修教論
天生斯民論

雲生論
原刑論

卷第十一

樂章

園丘樂章
迎神 奠帛
初獻 進爼
亞獻 徹豆
終獻 送神

望燎
方丘樂章
迎神
奠帛
進俎
初獻
亞獻
終獻
徹豆
送神
望燎
合祭
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
二十日改定

迎神
奠帛
進俎
初獻
亞獻
終獻
徹饌
送神
望燎瘞
合祭
社稷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
二十日改定
迎神
奠帛
初獻
亞獻

終獻 徹豆
送神 望瘞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奠帛
初獻 亞獻
終獻 徹豆
送神 望瘞
卷第十二
樂歌
大祀文并歌九章
迎神歌
送神歌
思親歌
卷第十三
文
萌賢篇上
萌賢篇下
啓忠篇

岱山高文
夢遊西嶽文
辯韓愈訟風伯文
駁韓愈頌伯夷文
諭風伯文
扳儒僧文
闢阿奉文
設諭文
省頑文

縱豢鶴文

卷第十四

碑

皇陵碑

記

閱江樓記
又閱江樓記
觀春光記
感舊記

紀夢
遊新庵記
西征記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盛叔彰全畫記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遊寺記
靈谷寺記
卷第十五

序
道德經序
資世通訓序
習唐太宗聖教序
孝慈錄序
夏日雨晴詩序
建言格式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心經序

昭鑒錄序
相鑑序
相鑑賢臣傳序
相鑑奸臣傳序
說
秋宇澄清說
晴鳶搏風說
堯湯水旱說
黃河說
保身說
勤惰說
良馬說
生擒虎說
牛搏虎說
賜宗泐免官說
僧道衡說
僧道竺隱說
僧玘太朴說

天界寺花架說
僧犯憲說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鴈歸說
紫鴈南賓北歸說
普達說
漢說
仲右說
道患說
佛教利濟說
下竺寺住持字說
鍾山僧妙雲說
還經示僧
戒慵儒說
飛鳶互搏說
解曳狄有君章說
解攻乎異端章說

卷第十六

雜著
設大官畢職館閣山林辯
板的達頂相讚
辯荅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贊
嘉瓜贊
神龍效靈贊并序
壁間畫龍贊
赤龍贊
烏龍贊
所翁九龍圖贊
海龍圖贊
唐太宗出獵圖贊
毗沙門天王贊
蓮華菩薩贊
佛母贊
維摩居士贊
華藏世界贊
瑞光荅贊

老十六
禪海羅漢贊
十六羅漢贊
王肎十六羅漢圖贊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
吳道子降聖圖贊
天王圖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贊
鍾離衣草兼玩丹芝贊
唐太宗拳毛騧圖贊
贊五十三參
空實贊
戒僧陶冶
永嘉侯朱亮祖壙誌
秋鷹傳
擬問心
述非先生事
述用注驅無窮旧

述胡人樂天之樂艱時之艱
詮禮部問日本國王
詮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詮宋濂諭錢塘龍說
詮宋濂戒山鬼說
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題徐熙暮雪雙禽圖
題范寬雪山行旅圖并詩
題李嵩西湖圖
題趙千里江山圖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題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題春江山景圖
鶯囀皇州賦
畫眉賦
四瀆潦水賦
秋水辭詠無智　江流賦

祭文

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即位告祭文

朝日祝文

夕月祝文

周天星辰祝文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祝文

祭西嶽華山西鎮吳山文

祭大河文

遣功臣等祭嶽鎮海瀆文

遣功臣等祭北鎮醫無閭山文

奉迎社稷祝文

奉安社稷祝文

合祭天地文

告廟配享祝文

祭岷山天女洮水諸神文

祭城隍將廟文

祭嶽鎮海瀆鍾山大江旗纛文

皇伯考啓攢祝文
祭元幼主文
祭隴西王李貞文
祭衛國公鄧愈文
祭王恭文
祭義惠侯劉繼祖及妻夫人婁氏文
祭俞都督立廣文
祭安南國王陳煓文
祭安東縣沐陽縣鬼火暮繁文

卷第十八

祭文

奠忠襄王李察罕文
祭柏子潭龍文
祭平章李思齊文
祭淮安侯華雲龍文
祭滁陽王文
祭平章王文
中都祭開平王文
祭先隋神文

祭温州千百户文
祭保誌法師文
龍江祭太歲諸神文 爲出師征西南夷
禱雨咨京都城隍文
禱雨有應謝鍾山神祭文
祭漢將秣陵尉文
祭外祖楊王文
祭外高曾祖考妣文
祭仲姊曹國長公主文
祭宋威武軍承宣使張淵文
祭濟寧侯顧時文
祭兩浙運使李世傑文
祭千戶夏以松文
祭都督何德文
祭四輔官安然文
祭營田使馬世熊文
祭小張國公文
祭江陰吳良文

祭孔 仰學文
祭真人張正常文 祭署令劉英文
卷第十九
古詩
春日鍾山
鍾山二首
詠李白短歌行
題西施
賜應奉陳溥歸閩中
鍾山賡吳沉韻
又賡戴安韻
又賡荅祿與權韻
天竺僧
賡僧韻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寶光廢塔
歌行
賡僧忽忽歌

寺中食肉
春日鍾山行
倭扇行
卷第二十
五言律詩
望鍾山
題老君廢廟
五言排律
長江潦水詩賡吳伯宗韻
七言律詩
鶯轉皇州二首
詠京師
詠唐陶將軍率舟師
詠柳州城戍守
詠南越
諭臨蒸縣官
聞人嶺南郊行
思開下毘陵

詩洛

盧汀洲隱浦
山滄溟隱谷
川原和居野
竹榦清樂釣
牧羊兒土鼓
巨罟叟漁魚
橫秋風吹笛
滄浪翁泛海
莽蒼叟歌山
翫禽獸伏機
鍾山雲
鍾山雲雨
新春賡王鼈韻
又賡劉仲質韻
春山新水
春水滿四澤
雨洗山松

酬洪山
暑霽遥岑
嘆秋
詵潘宗道送友人歸山東
遣使爲大祀犧牲北至齊魯
題隱者
雪山寺
又賡周衡韻
僧目空山
命板的達隱禪
題神樂觀道士
雲衲野人
鍾子鍊丹
早行
新月
賜都督兪事楊文廣征南
接樹
五言絶句

詠雪竹
七言絶句
鍾山
望鍾山白雲二首
鶯囀皇州二首
東風
新雨水
萍生
思遊寺
雨墜應落花賡徐瑛韻
又賡吳喆韻
又賡馬從韻
又賡宋遂韻
又賡朱孟辯韻
又賡桂慎韻
又賡劉仲賢韻
雨後晴雲賡馬懿韻
暑蒸物盛

望雨
濟時雨
目遠山
青山白雲四首
又賡易毅韻
又賡盧均泰韻
春望牛首
山頂白雲
秋日鍾山賡裴植韻
詠李白遊洞庭湖
詠李白早發白帝城二首
詠李白秋下荆門
老禪紙帳
雪詩賡韓文輝韻
又賡李睿韻
又賡曹文壽韻
又賡張翼韻
寺掩山深二首

又賡馬懿韻
雲山僧寺
又賡吳沉韻
鍾山僧寺賡單仲右韻三首
飛鳥化鳥
仙人
天界寺春雀
賡玘太朴韻
神樂觀道士
詠菊花
示僧謙牧
征陳至瀟湘
不惹菴示僧
秋月色 唉虹霓 賜劉伯温
采石磯新
高皇帝御製文集目錄終

御製文集 卷首 凡若干編 我
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躬翰墨而筆之汗
青者當是皆操觚之士如劉基宋濂陶
安王偉諸君子雲集
闕下刊

詔誥表疏以洎祀奠樂章咸
御筆親裁之即諸臣非無作者皆莫之能及
也譚者謂帝王之學章布不同然矣伏
讀斯集之醇雅莊重仰逼商周純粹精
密俯眎濂洛雖史佚程朱生同其旨與
之數歟廟謨演迤道真且猶讓一籌也
况章布手是集曩刻之維揚迺中都爲
聖祖龍興之地繄獻歟焉偶于年友沈鈇氏
獲覩舊本持以歸之署中烱薰盥沭跽
誦數遍祗覺
聖謨洋洋盈耳忘倦也是用侍史染翰剛人
供役冀與都人士共焉聊綴數語附于
日錄之下以識歲月
萬曆十禩長至日臣姚士觀稽首拜手
謹識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一

巡按直隸督學御史臣姚士觀
賜進士
南京户部督儲主事臣沈鈇　仝訂

詔

即位詔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
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
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疆豪傑分爭
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
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
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
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
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
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
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

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
太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
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
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
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
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

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
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
戲彝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
分之當焉斯言既出臣民聽行永懷多福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敕汪東朶兒只詔

朕自起兵以來伐強暴官賢能人皆樂從不
十年之間中國安寧惟爾汪東朶兒只棄慈
母之恩抗兄不弟其趙朶只巴助惡不仁尚
安內地輒敢跳踉朕將發副將軍率兵以加
之爾乃遣子入侍令憫其革心向化特命人
賫詔釋爾前罪詔至来朝

求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群雄並驅十有七
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
洪武已九春秋矣邇来欽天監報五星紊度
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
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

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
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
賢人君子

諭暹國王詔

君國子民非
上天之明命
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閒樂天之樂
率土皆然若爲人
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
神則祿給世世無閒矣爾哆囉祿自嗣王位
以來内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況數遣
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哆囉
祿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衆
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
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
悉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四年矣荷
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閩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
天厭昏淫群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出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免北京河南潼關鄧歸附以來久欲惠之秦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供餉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定

入矣其北至河南所轄滁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元之末疲於供給今天下主甚憫焉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兵所克秦隴等處則云平定中原朕思其民當重念其民久被兵殘附地面雖嘗設官署理於徵斂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糧詔洪武二年正月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寧國府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欲四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再免應天太平鎮江等處稅糧詔 洪武二年

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群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恵不及於心有慊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半及廣德滁和無為今歲稅糧亦與蠲免[illegible]朕意焉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詔 洪武三年三月

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来于今三年深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柰緣守帥新戍於邉陲大將率師於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嘗免其稅糧猶慮凋弊

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
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為浩繁
止此數郡以充國用遂至平定四方念其勤
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
免其稅糧二年寧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
此七處洪武三年夏稅秋糧再行蠲免其徽
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
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此九處洪武
三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
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
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
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稅糧二年
秋稅糧再行蠲免三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
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免江西稅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
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
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塞朕
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
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
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
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
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蠭食貲財一空歸
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為困苦朕甚
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
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
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免兩浙秋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
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
上天眷佑平群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
番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

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
已惟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無以
貪官汙吏害民肥己四載于茲朕甚憫焉今
既掃除奸蠹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
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沒官田租
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
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時有後先咨
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昇平故茲詔諭想宜
知悉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 洪武五年十月

嘗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此有國家者
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群雄昜沸之
時率衆渡江兵屯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
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
府之民率先勠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
不忘天下一統今天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稅
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勅有司其應

詔

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柰何工匠之徒厭鎮宮殿致是土木之工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勑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今年民間夏秋稅糧盡

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盖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戶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興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畎畝以稱朕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稅糧

行蠲免所有事宜開列于後云云於戲從吾
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日省月
新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稅詔洪武九年三月

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昔我中國歷
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曩因元主華夏
民無的主已經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
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其
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
外有轉運艱辛內有秦晉二府宮殿之役愈
繁益甚自平定以來民勞未息今始方寧正
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於今年三月二十
五日勑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特將山西陝
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稅盡行蠲免以醒吾民
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今則風
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

詔洪武十年八月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曩因率
兵東渡江来姑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
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
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
寰宇而為人主者耶今禍亂已平朕居大位
十有一年嘗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
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
於戲興王定亂肇福天下惟思民之勞先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
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
上人間經劫既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
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
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
神知羈囚地獄與鬼同處直候拂石刼盡而
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煙消

化爲諸福今朶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
上師踵如来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謂闡
揚化兌頑以從善啓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爲
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爲佛若是而爲暗
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
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奉
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
土官每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
俺大位子裏坐地有爲這般上頭諸處裏人
都来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
舊本地面裏快活去了依這般呵已自十年
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里巴一撒他每這火
人爲甚麼不將差發来又不與俺馬匹牛羊
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去開與西番每知道
若將合納的差發来呵俺着人馬往那裏行
若不差人將差發来呵俺着人馬往那裏行

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伽佛
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與布施麼道那的
是十分好勾當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
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禍福俚
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
每禮拜着將差發敬將来者俺便教你每快
活者不着軍馬往你地面裏来你衆西番每
知道者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一

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齎到
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
本文辭妥帖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
下而又沾襟今進表使歸朕特諭爾王府文
武衆官即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
西南必文武之臣爲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

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幼孫而
戇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
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為何
蓋謂所保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恪恭朕
意日夕毋怠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參政魏鑑瞿莊

詔

今年仲夏勑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
得失者無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為殊於
民者何至於學為而閭里曰儒如儒為已而
超於儒者云何乃至於尚志為故官於朝然
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見
惟勤即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八閩
之地利盡南海勢控諸蕃古今居是者君子
馬小人為弊瞞為人情為珠玉為翡翠為金
銀為東帛為子女為賢人為非人為忠君為
愛民為修身為篤孝為高名不朽為没身絶
嗣為其言殊為而又同為卿其審擇為力行

焉可名遂而身家全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馭吏卒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繩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橫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目睿福建兩參政致仕刊於一老吏朕嘗當

甚若不如律者數如是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傅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普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並起之秋權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不知其數欲的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存憲章權以後代又三四年矣俄而天變於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數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已之謂忠哉所

時施宁上余矣至者權且勿論朕

天鑒馬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爲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哉所以名於世者爲斯今朕起草莱定羣雄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但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蓋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猶且難之所以不能盡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人爲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其於孝親忠君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爲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者當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窈窕而妖故

作，口子不能之令於天地間所以事不

能
不能孝親往覆命者若是然有
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而不果倒特仁
義乃有後艱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往事數以
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爲官者雖簿
書之徒皁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嘗切齒忿
恨丈夫之爲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爲小人牽
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
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
勅中書以考其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
已入屯所朕憐一才藝特脫彼艱難使革
心臨事而又爲非勝常當月特以勅往令刑
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此
可謂除奸去僞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
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
肯除奸去僞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豈
不如前弋名世者乎

諭元臣納哈樞詔

也同幾變告乞得宜時勢不失者乃

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主爾
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人事而失德有若
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
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
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已心度之凡兩軍
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
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已受患難之心推及俘
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
冬爾將兵冦我遼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
皆生全於我虜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諸黃紬
萬戶奉朕命令而往爾虜非已願行實差不
由已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
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為黃紬
所生其黃紬之命亦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
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
較勝負則彼勝我負已兩經矣為爾所害者
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

事不咎未来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後若能與
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氷解火焚
矣諭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面
恐無言可對爾思之

諭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納哈樞等

詔

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
朝命而自為者日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
舊忠伏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儻經十有一
年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
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爲人臣今則盡
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
猶豫之間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
元親孫嫡派不過遥分伯叔而已卿等若欲
堅忠貞之意毋顛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
幼無乃人倫正而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
別理難備拘從賢則吉彼至尊已崩卿等能
推派以立之不絶有元之祀當此流離之際

爲臣者尚能竭力爲之美聲盈人耳目豈不
艱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以立君爲名内
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
況日生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富貴若風
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甚不難矣故茲詔諭
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
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
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
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
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柰
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
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
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
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今陳煓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
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或慢天地而虐

黔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
冀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
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強無知者必征今朕
統天下惟顧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
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
而滅亡者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
鑒若是有不可逆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
惟天主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
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芟之朝露賢不
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
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
若是耶抑民有慫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
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
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
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

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警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諭元丞相驢兒詔

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即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嘗遣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之衣作徵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爲愚者所迷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高麗國王詔

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甸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侈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郤来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已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来而情厚則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爲不可王其思之

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絶無強凌弱衆暴

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其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虜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心自致喪身滅姓于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来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攄其地不還大理自王

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奉貢来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爲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大理詔

始因有元失馭海内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
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盡平復我漢人
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
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
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群
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爲元
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
者主之至今未得爲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
所封以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
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
使者專賫寶印詰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向
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
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博被華夷雖無律以繩
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窮昔從斯
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
使人者慄而死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来西

入 首有僧公哥監藏巳藏卜乃昔元八思
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奧典獨志
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滌愆雖是遥
聞特加爾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
名當時之善人永爲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
山房儔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
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赦宥詔

詔曰釋罪宥愆昔者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
甚豈有罪重而脫佻倖以招歡致寃深而含
忍無訴者故有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
書至今明焉漢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由姦
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徵差善
良之誤失則姦頑得為漏網之魚欝含寃於
滿地朕德薄才踈失倣聖人之道相繼行之
是致五星紊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仁非朕
者誰今不敢不察若緊脫兇頑於佻倖致良
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

元旦　真犯雖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于後云云於戲肆赦於青災為良善者圖賊刑於怙終實王綱而治惡凡吾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殀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舊不顧身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與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

供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云

於戲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恩治而民垂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為弊以干刑憲故茲詔詔示想宜知悉

命丞相大夫詔

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来庭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猾其於伸冤理枉畧不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為嶺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闕丞相御史臺亦闕大夫稽古揆今誠為曠典特命左丞胡惟庸為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為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惟爾二臣當寅畏

奉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為先以勤為後各盡乃心以臻于治欽哉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北平夏稅秋糧詔

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驛來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為民立燕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朕膺天命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群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畧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

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
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
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
相胡惟庸構群小寘緣為姦或枉法以惠罪
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
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
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兆
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
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免天下秋糧詔

朕荷
上天眷佑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
充皆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
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故回事故官
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於
戕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

何以荅

天心之永顧故茲詔詔諭想宜知悉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鳥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磨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稱隙於妄誕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免秋糧詔

朕荷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其勞甚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

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
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
善斯儆前王之道非朕已能故茲詔諭

平雲南詔

朕荷
上天眷佑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即位以来十有五載寰宇全歸
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恃其
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頼川侯傅友
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
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
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
民永已聖賢之為逆
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
之故茲詔諭

諭雲南詔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横朕提師旅與之並
驅十有二年然後命
征虜大將軍平華夏諸

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
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
抗命弗庭況雲南梁王誘我邊士因是發征
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
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將軍頴川侯等報至
言雲南等處盡行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
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
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
平之所有事宜開列于後云云於戲春秋之
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
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

免秋夏稅糧詔

嗚呼惟皇
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之
愆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
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
十五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

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西雖次第
歸附爲首定中原民人爲我供給越大江入
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其勞甚矣邇年以來
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
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
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
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
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供遼
左北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焉北供山西
西入關中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內之民以供
官斯二布政司民糧今年秋夏亦盡行免之
嗚呼爲民上而不爲民便豈有不罰者乎自
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茲
詔諭

諭雲南詔

自有元失馭群雄並起聲教異爲烝黎各擅
是致廢興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
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群雄弗成乃

命征虜大將軍平
西都肅靖華夏黔安黎庶
邇年以来士不變孤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
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
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
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
事宜條例于後 云
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
想宜知悉

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

赦工役囚人

奉
天承運
皇帝制諭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
曹布令于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
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
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為良善弗寧故也今朕
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
頑詭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倣效者多

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柰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妥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二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三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天洽民心朕本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垂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於殿廷雖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

臣民於正殿頼爾臣僚毋隱匡輔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父母劬勞之恩

昊天罔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痛心無已所

以奉祀清晨靜居終日毋敢歌歡邇来卿等

數云太平以朕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

許卿等依期来朝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故

茲詔諭

詰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詰

握乾符君天下惟陳紀而立綱施以當時取

法後世所以為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

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

罰惡耳所以内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

都衛及指揮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

然而都府係總天下之雄師都衛亦總方面

之勑兵若居是職者選非輕易任非薄功邇

来西安衛都指揮濮英等惰事弗勤不謀怯

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逃者終不復還爲斯
官不稱任難居重位詔令還朝送付法司責
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
官今特内調都府俞事業昇林濟峰前往署
事以長兵戎爾昇濟峰當夙夜勤勞雄鎮奮
胡使遠人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高城隍實
邊戍之首務列旌旄而張赤幟必壯軍威爾
惟懋哉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昔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弗成故所以漢
高帝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
自農家因元國亂帥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
事彼時中原皆爲吾所有其雲獨保裕州疊
諭不服累戰不屈必欲有爲柰何勢孤援絶
陣敗被獲終無善言自將必盡爲所守者慎
羈不能自爲解至朕前當是時朕嘉其忠義
撫以存生授以右司之職以觀施設是後不
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無文武特授南陽衛

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戢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軍民樂業深體朕懷柰何一疾長往惟存長男郭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功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列授以宣武將軍俞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奉勑毋稽早爲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以備長城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李世昌誥

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蓋為爾父遺時大亂能率衆以保關内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隴從胡人復為我中國仇讐皆無所成惟爾父效實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關内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

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某官永為世襲
爾惟懋哉

信國公湯和詰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
而天下安朕起草野賴諸將扶持得平羣雄
定禍亂君主華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
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於忠少欠雖未彰
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為朕念相從之久洪
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
功爾功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腦兒
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釋爾過報昔
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為子孫世祿於戲
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專可謂智矣爾
其慎守斯道以訓後世宜哉

西平侯沐英詰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昔帝王之定制也思親
戀舊實人事之常朕觀人之處世易難之兩
端往往目擊耳聞且為人者易於衣食起居

不亦樂乎有艱於度歲月者不亦嗟乎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當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理特釋患以提携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異於爾父蒙儻頑於左右俄而思起若是猶動首育之心念昔以爾爲子今有徵勞特貴爾爲西平侯爾當思幸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爲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其若冤心利濟永爲多福吉哉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命爾李祺爲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毋寵毋

女下嫁必擇勳舊爲期此古今通義也朕今

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毋怠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誥

曩者天下兵久邇來既偃以息民朕嘗設都督府以總內外諸軍事其任官也非勳舊有功德者安能職焉爾陳方亮乃凡隨朕渡江有勞於前遺功在冊爾亦服勤足稱委令及從征有功職昭勇將軍羽林衛指揮使今特授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駙馬都尉黃琛誥

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別之以三一曰帝之姊或帝之妹皆稱大長公主若帝之親女曰公主其餘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卑明嫡庶斯彝倫之大端也爾黃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壻於理以職事稱之其姪女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草創之時未暇考究槩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駙馬之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仍稱公

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駙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然公主見食五百石已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勿驕傲永保富貴吉哉

翰林承旨宋濂誥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賞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從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爲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光祿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衣於戲禁哉朕統御以來隨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且帝王之飲食非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爲之故選官必擇忠勤慎德之士而爲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魚其於五味之施

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已就爾善此而用之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徽職時其所為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其心誠而志篤他偽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章者法司究其源朕將謂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而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犯者為密而機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吁難哉於斯之際可偽而不為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為光禄司卿爾尚益盡乃心潔淸飲食五味均調慎始慎終毋怠

吏部尚書王敏誥

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無疑於臣實由臣不致疑而能成賢者矣統寰宇設官分職惟吏曹為六卿之長可不精其選而索其人焉爾王敏雖周旋左右未久見其施設誠為允當今特授吏部尚書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昔君之典禮謂人臣有功勳者制有生封死

贈其骨肉之親有功勳者甚有褒焉特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朕之姊貴遂爲駙馬今因兒貴至列公班邇來長往當贈以王爵受之於冥冥封隴西王謚恭獻爾中書如勅施行

追封寧河王鄧愈詰

人臣於世死而不忘者有二何謂死而不忘者二其一者謂生秉忠義磐石國家雖死之後君不忘其忠國人不忘其正功播史冊名垂千萬年之不朽雖死是謂不忘也其三者謂生不忠於君而盡政害民將危其國禍及其家雖殺身之死君尚不忘其姦國人怒其惡致姦頑名於書史與忠良之名同流傳於後世永不能泯滅者亦謂不亡也所以忠良者千萬年稱忠良福及其家其姦頑者千萬年刃及其項禍及其家亦如之者今爾衛國公鄧愈生秉忠良將歿而復建戰功朕昔行賞與爾有誓生封公死封王朕思前勞特追

封爾爲寧河王謚武順於戲名傳天下福及
其家可謂死而不忘者乎千萬年不朽者乎
爾當亟直於冥冥宜哉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朕昔寒微生者爲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
宅之難吁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已
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葬
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今懷
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爲義惠侯乃爵於冥冥
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人之處世家道興隆必夫婦之良德而然後
昌其內助之功尤大義惠侯劉繼祖妻婁氏
非獨夫之仁惠外施實由內助之功曠闊曩
者朕寓居是方家遭流疫父母俱亡無地可
葬因爾夫婦憐憫困苦樂惠斯地以致朕
皇考妣陰宅於是至今難忘特贈爾婁氏於
冥冥爲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服茲寵命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已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朴實有古人之風操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不濁靜之而不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爲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勑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父爲太常少卿父文昭爲禮部尚書故諭卿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寃寃者也

封康鑑母朱氏誥

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勇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庶咸寧前都督僉事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祿夫人惟長子康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勳夢寐難忘授明威將軍廣西護衛指揮僉事其母因子貴今以朱氏爲德人

安慶侯仇成封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禄世守者各有等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禄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輕重也爾大都督府僉事仇成從朕渡江所向皆戰每必當先爲敵衆而我寡爾效力於當時後彭蠡之戰爾巨有功今已年邁朕思前日之勞特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禄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宜懋哉

永昌等侯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禄世守者各有等差爲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禄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輕重也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已歸雖首惡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入勢孤力寡將

自消矣今特封某官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禄大夫柱國某侯食禄二千石以貴
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中書如勑奉行

申國公鄧鎮誥文

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必賢能以輔之所以賢
能輔之者在禦大災而捍大患斯守昇平之
良臣也至於創業垂統摧堅撫順忠君澤民
者生則振威華夏歿則名彰後嗣雄哉嗚呼
斯善成於前者也朕初帥師東來爾鎮之父
年雖居幼體態英邁肩羣將之列耀武揚威
轉戰豪雄神風凛然立俘囚於麾下每戰有
之所以行賞驗功亦同乎最故生受公爵死
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今洪武十三年
服制已終朕思愈勞命爾襲封爾恪守前業
毋晦勲勞是成於後者也庶不負朕體哲王
之道欽哉欽哉

致仕官誥勑文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

柰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斯所艱爾某久歷諸司久司某事每稽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蒼顏皓首縱有自強之志終是年高故加陞品以養老於家今授爾為某官致仕爾往欽哉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萌者由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冒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群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數上下精神愈靈今前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爾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曲阜知縣孔克嶓勅文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傳

德明道終身不受禍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
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
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
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
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
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伸卒其官
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
當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
以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
宗派分明以爾克當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
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
儉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聖
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衰英靈常存子孫
承之爾宜懋哉

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詰文

建昌之境密邇四川當漢同居諸夷樂土官
守是方者必仁智之備方安諸種無義勇之
而世祿者也前平章月魯帖木兒祖世守斯

土傳至月魯帖木兒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將西南經理其地而月魯帖木兒順天地之革命弗驅兵民以禦敵乃率僚屬以歸格上下之鑒見昭境内之民安斯為至福矣爾兵曹具由中書中書筆詰授以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封印仍統舊部以報来誠如勑無怠往欽哉

貴州宣慰使宋誠詰文

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居禦其方者非德足以化頑勇足以捍侮則官守不宜況歷代命世守者必初從之義篤竭忠之勤不辭方膺是任如或不然曷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某之父當朕命將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膺斯任永保世禄今命爾襲父前勲當撫恤諸夷選能禦侮以安是方則於爾嘉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詰文

西南諸夷雜處羣居古至于今雖稱每以事大之禮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始終

者耶朕統寰宇經理西南惟邏邏氏者額者平日習讀漢書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論之篤於正一之道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今授以普定府軍民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聽朕命爾吏曹速爲施行毋怠往欽哉

叅軍府叅軍詰文

馭兵之道微司所以者機無暇時謀出萬全智人不測觀靜識動察姦料僞在知人於顯微之初制之於首萌之際斯可謂馭六軍動靜而有方所以歷代設兵政而或叅軍實助若之慎密也若得其人則京衛寧謐致九重無宵衣之憂宗社磐石之安非其人不獨失機悞事而軍士强弱之不分混淆難用賞罰不精月支無別弊出多端斯罪之大者也智人職此時謀日慮知機於機人之先料出姦頑之上則稱職矣今特命爾某爲五軍十衛叅軍府叅軍爾往欽哉

諫官詰文

語善與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爲易中志以爲艱所以今古名世者罕爲此也然朕嘗命儒者誦諸通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之伊尹傳說身心寅畏故以格神之詞而敷奏仲虺佐新運而明革命之道未嘗不以幽明之理表正人君今則不然者何心非精一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泛應恍惚頃刻乖違所以不易而艱上志之士精誠無二動合神人辨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革而神明知四時序而陰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之所協也今朕司言者命爾某職之特授其官無某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名於世吉哉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詰文　翰林典籍吳沉勅文同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柰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蓋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爲

斯所艱然昔望於瑯溪亦老而已猶有非熊之兆而乃與周八百爾某年雖高邁特授某官宜往欽哉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　武英殿大學士吳宗誥文同又與東閣大學士吳沉誥文同

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本賢之德所以輔景運三百有奇未嘗文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賢君子行文之盛今特倣宋制以諸殿閣之名禮令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補民同宋樂文並歐蘇然久未得人朕甚歎焉邇來朕觀前其官其才頗稱任授以某殿某閣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吏曹速爲施行母怠往欽哉

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彝叙大展奠倫協天地陰隲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無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途橫蜂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

師孔子明哲心樞[illegible]智定真析僞以成詩書
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
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
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
通上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其嬰疾長往嫡
長子訥服闋來朝今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
曹如勑毋怠往欽哉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歷代先聖賞有功官有德相傳至今凡有天
下國家者未嘗異此道而能服海内之民朕
統寰宇務體前王之道官德賞功前宣慰安
配建功有年今勤勞於建昌地方宣朕所以
可爲至功矣特授建昌衛指揮使右封印署
事爾兵曹速爲施行毋稽往欽哉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制刑之道始至聖發大仁及其行也才非王
佐喪非惻隱何克先聖賢之制斯非貪愚要
名者善知若官得其人海岳無震湧之災

天無紊度之曜百
營農樂種樹百工
寰宇人皆居於壽
當致有彝倫不整
是皆刑當其罪也
馬朕嘗命官職古
法中罪何小人無
國殃民愈治愈亂
智之士特授以司
言但願明理條章
欽哉欽哉惟刑之
以詰諭之汝往欽
川循流四瀆弗溢商樂經
技藝無不美其仁所以盡
域之中是蓋謂官掌刑者
而自倫攸叙不理而自叙
仁惻於仁人至聖之道行
仁義法加善良病
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
冤之職資善大夫刑部尚
仁法並施而允書不云乎
恤哉朕不簡辭特意不二
欽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四

誥命

中書左右丞相誥 左丞右丞相同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哉蓋冢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爲重要所以庶職爲重要者爲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欒菩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

幸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爲人臣異此道而他殆爲則衆職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爲易惟得人爲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今爾某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爲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

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均調玉燭海内晏然蠻貊来賓朕與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爲邦之柱石亦爾嗣之嗟隋安得不賢智者歟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詰同知與僉事同

朕惟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凜然務他不及之筭懷仁人以觀勞苦今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爾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不但行營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爲難之夫行營於

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
防姦於承平其事寂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
心無鏟觀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內外
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
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
謀而忘算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
夜飲以士則失教練之方以隊則無知虛實
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
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斂迹朕於斯
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於無兵豈輕
授職事於無智者爾某祖有開拓之功
爲大都督府某官爾惟懋哉兼爾韜謀頗達特命
御史左右大夫詰中丞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
古之君無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
乃天下治其中古之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
儀及其居則九閽之要禁似乎幽遠人莫可
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修而刑

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閽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内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未真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說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閽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蓋爵人以官寄之以耳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彝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爲斯道之立今朕有天下其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踈與古哲王比和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閽爲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閽爲虎豹之縱橫爲由則上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某非愚下之才特命爾爲御史臺某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 少卿同 丞 敕亦同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
職以典掌之使壇壝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
奉上下也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
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
以爲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
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神悅
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
者惟
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
愚而不知者將以爲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
以神明目無視而爲無怠多而敬少非獨一
身而不福又必將来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
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某明習禮儀恪勤匪
懈故命爾爲太常某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　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
糧蔵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
以司之且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

世人云可謂愚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爲四海用所以民爲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內以供之豈不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爲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贊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廩有餘庶職稱備而軍足食民無橫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之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戶口之增減允當備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詰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彝倫而攸叙立條

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領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永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蓋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非法也所以禮之爲用表也法之爲用裏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劒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蕝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人神務得通今古博群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

乃爲是任今朕命爾某爲禮部某官爾勤黜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詰　侍郎同

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之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爲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刃必

利兵行糧草爲之先橋梁舟車爲之堅前期使道清傍無斃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無用然畧無因公託私肥已害民之僞如他非忠良者必假軍務爲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千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馬致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内奠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爲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辯地理之遞遞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

刑部尚書誥　侍郎同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爲善而無患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否從者既而法行則

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否善者
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
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
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
之法不如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寃而
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
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若以斯君臣言
之心非不道蓋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
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為世之大病於國可
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
於已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為也非聖非賢
小人姦人則不然矣何也若非聖賢必見淺
而識薄所謂謬矣小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
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國身焉者何謂
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以受謗
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
者不法干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
家者也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

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盖愚人仁不仁愚名治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莫甚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其貪曰可今特授爾為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偽焉

工部尚書詰侍郎同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令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慾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

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
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為工部某官
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詰少監同又與
監丞敕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
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
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
人君欽畏之所以黃帝立人以司之宵晝仰
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厥
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誡無
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曆數之精專
識氣候之否泰尤為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
筭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為某官於戲
罷寢而露月星非蓋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
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慎哉毋怠

翰林承旨詰 學士 侍讀 侍講 直學士 侍制同
修撰 應奉 編修敕俱同

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

致禮節於上若言則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五經博士以令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非博通今古已身已修已家已齊善惡之人美惡口無擇言行無瑕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輔君殆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不安得居此任而同君遊乎朕今特以爾某為翰林某官爾當一前人之道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祭酒詰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祀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疆暴而不穀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崇

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
代祭之其名曰祭酒吾以祭酒之職潔牲牢
淨廚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
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
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
也況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
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
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
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

焉今特授爾某為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
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
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　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
其戎始軒轅其馬黃帝是析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乎所
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
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牽犖

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為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群孳之際必健健而配弱弱而應色辯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群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調而致嬌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辯強弱混淆及其用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群馬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為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某職其官爾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詰　同知　副使　同判　僉書　同

漕運之設啓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馬若江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至其所於斯

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贓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人而求之惟爾其念曰可今特授某官爾往毋怠以政來聞則功録焉

尚寶卿詰少卿同與丞敕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僞之士安可識於尚寶者耶今命爾某為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潛而深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詰使同知僉事千戶百戶同衛鎮撫所鎮撫敕亦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

聖而安衆庶爾其
朕命夙夜毋怠以
稱斯職爾惟懋哉

功臣庶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
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
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已後於洪武七
年朕於畯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
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被堅冑
晝提三尺之鋩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
飡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
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
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
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
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
依故敕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後有能捍
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內
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
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凜然威風

大張則功蓋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
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為某官使知前
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
欽哉

都指揮使詰

都指揮使與同知僉事同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
用焉所以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
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紈扇
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
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其教養如法
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角金
使進退熟而刺劄使弓之弛張箭之端曲甲
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
也養者何養謂不奪其給不已勞而勞不閒
而閒使有而有不致違禁此養之道也或云
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
難布兵候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
外出外姦內入毋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

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
備若此之爲方警石國家今朕一寰宇倣古
人法守在四夷詼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
非如前人豈稱委令爾某父兄前功在冊今特
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詰
昔者二帝三皇之詼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
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
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
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
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
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詼方面大臣流其
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
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
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
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
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承者朕命也
民休戚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

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傳詰

古者諸侯王君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傳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啓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之時武相或傳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傳點閘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傳如忽有警則出為主將傳與指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慊韜謀以控姦頑是謂設武相傳之道在斯若非忠良而毅果豈稱是

任爾某從征多戰特以爾爲某國（副使與僉事同）傳當精衛
護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哉

提刑按察使詰副使與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
國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
律則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
安故獄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
設郡縣以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削剥之
貪因若是自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

道以鎮覈之若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
爲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
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究
潛蹤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爲某處提刑按
察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詰同知與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
所咸享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
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

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非賢昭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祿及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斂取無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有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祿及者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國之後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

然非君不得人由人須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天命也所報者立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爲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若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於天下若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祿其

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某爲某官當立身
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高皇帝 御製文集卷第四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五

書

與元幼主書

皇帝特問元幼主曰自伊父子北往至今每有人來皆稱流離無寧衣食艱辛未知是否誠如是當較之於知命者方乃可全不然東趨戰而西殃民喪已成之士馬圖不可得之資非善保者果若不信昔者彼居和寧朕發六軍捲甲趨三千里之戰果會獲利乎以此

觀之當爲已戒而自存可也朕與彼本爲勍敵何以書教之莫不似乎有詐不然古人得天下豈盡滅人祀決不如是所以繼絶世舉廢國是也曩因彼先皇知天命而北往遂得善終且中國實漢朝之故地胡本不可久居今我朝炎運方興之時若違天命而來犯恐自就囚也即目買的里八剌非昔日買的里八剌近二年以來語言自能發潛民間見爲牧童彼若來取即當發還誠不有謬今遣使

特問至當審之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曰上古君天下及名世者至今歷數興亡又非止一人前者元失其馭群盜暴作爾元君昏臣權終不能定朕乃平之以致更元社稷鼎治黔黎今已七年中國頗安且曩者兵戍北塞遣將安邊不期耿拮揮好殺貪汚是致同人而異志乃有小雪干等畏死北徙實朕用人不當非來歸

者不誠今耿指揮累受刑責法尚未已爾諸
人還曾知否只此可見朕之本情何如昔者
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過匹馬單戈那有百
萬之衆今也諸番入貢朕擅中國之富成兵
百萬軍民樂用以此觀之朕非誠可動神人
乎爾聰明宜詳審達者識之
天命有歸人不強違此順天者也今遣使記
問餘不多及
與元臣乃兒不花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乃兒不花爾遣人大同
來言欲於平地駐劄意在臣順於我却慮前
日犯邊民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
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是安民而已
豈有懷私讐以傷物命且爾等本元之臣彼
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爾
前日犯邊各爲其主爾何哉去就之機在乎
識時今者入國觀光誠與不誠亦在於彼記
至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乾象下察人事

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與元幼主書

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溫中等者頡頏日廢生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剥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一勅令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驅駁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予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予又不知輕重若何予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為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

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乂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終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奧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與元臣禿魯書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所云爾心意在不屈而不順將以爲守中道而爲良臣吾不知果然乎若如其云爾不成者有四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人臣君有難爲臣者不守君而自處遠方此見之且爾素爲元臣累效力於王家曩歲隙一生君臣彼各又將三年矣以人臣論之凡爲臣耶逆耶此不成之一也方今彼元運終天命不留幼君昏而邪正莫可知爾若固相而

不離左右父之非為讒所殺其流竄遂方有
不可逃不成之二也即目孤處沙塞步騎不
滿萬數部下者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
衣人將散而爾獨不能居不成之三也若嚴
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不敢旋足吾又恐
爾為部下所戮不成者四也果如吾言不得
其死明矣當此之時不知勒石於何庭垂名
於何冊以此觀之則忠順兩亡其為丈夫之
志歟小人之迷歟有此者悔之晚矣若以吾
所言以爾所自度力不及他無往則開心助
我豈不待爾如勳問不多及

與驢兒書

記諭元臣驢兒三月間罕帖木兒火者歸言
爾見於長峪駐劄又起營東北然此將軍果
能終身事爾幼主乃世間之美事忠臣之道
人神共願者朕恐爾事有不得已若入人彀
中柰何當此之時忠不能顯乃枉姦惡之名
惜哉今爾所守疆封與吾邊將旌旗相望甚

不多遠若不通一介之使則恐將軍他日有
進退兩難是為丈夫於世似乎無機若通信
使進退自由則有無窮之樂若不從吾言他
日幼主一失爾群臣中強者自立弱者從之
即為臣下之臣以英名論之美耶辱耶不然
強者自立有不服者必驅兵以幷若乃力不
及兵為人所有命為人所害妻子星散身膏
草野比通一使進退自由吾不知此孰丈夫
之智耶愚耶將軍若聽吾所言則結我為後
着他日遇難則來依是其時也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五　終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六

敕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江夏侯周德興
江陰侯吳良等

古有移民之道為產少而食多所以狹鄉之民產少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其安生理且厚可見昔君養民富國如是誠為良法也前者胡運衰豪傑起蕩廢中土民不聊生朕與卿等帥六軍東保江左二十有一年立綱

陳紀平荆楚定吳越中原席捲將如律民無
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為蕭疎前者移
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使各耕農田而實地
以壯京畿恐斯民之衆下人不能馭特留卿
等督責其事而提調之近聞南安侯俞通源
惰事弗勤闢田之役擬作三月通算日工一
夫止闢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狀未審何
如方今霜天在邇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
夫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
外未知悅乎卿等開國老臣特示以利害惟
卿督責之是便

諭岐寧衛經歷熊鼎知事杜寅西凉衛
經歷蔡秉彝甘肅衛經歷張訥等

勑爾西行務持漢家
移從其自擇近知彼中事簡文案不繁爾甚
清閑即目秋高露墜結而為霜衰草連天又
將飛雪蕝野若不諳練暴入其方則肌膚為
之析裂若欲樂是方度酷寒惟狐裘可禦然

備行今遣使馳驛齎衣往賜作禦寒之用設
若備寒不固又不可輕取上下紊亂憲章貽
笑後世卿當篤聽朕言善保歲寒九年春交
者至爾歸面聞

諭征虜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副將軍濟
寧侯顧時及諸侯等

前者孟秋勑爾舟行代將軍頴川侯等歸以
解風霜之勞八月頴川侯已還自爾去後至

今又三月矣即目季秋將盡彼中動靜尚未
知亦不見會無的知胡人消息否若未知胡
人情狀當差的當人有機變者跨輕騎數十
潛形深入襲彼之人務知端的不致疑惑古
人之用兵也惟務知彼知已以爲上策以朕
細料幼胡今年得種羊馬頗牧彼中有遺者
安得不以爲苟延殘喘之上計且得養力休
息設若彼中無識者捨休息之上計馳疲乏
之軍廢漸少之騎來冦邊境爾等慎督三軍

一皷可俘獲其盡若彼不來爾當堅諸隘謹
斥堠潛形獲訊以靜朔方

勞遼東都衛指揮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朕
功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
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特命指揮馬雲葉旺
等帥精兵東渡深高金湯蓋遼陽以安黎庶
北夷罔知
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冬十二月寇我金州指
揮某某苦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蓋
諸將深謀扼險惟爾遼東諸將忠義干天得
獲渠魁不負委託宜鎮方面於戲練兵保民
在歷代之必先祀
天地以會百神欲人之多福北虜無知尚強
虐善豈宜道哉

勞大同都衛指揮

古之守天下者君德臣能故忠義之士不待
君督其事而自勤是故功著史冊垂名不朽

今朕有天下封疆四際遐荒各以臣守卿當
北鎮身被酷寒晝驅馳於戎馬夜慮擒謀心
神俱勞而無息朕甚憫焉今者首春氣和堅
氷漸薄塞草將萌胡馬瘦而乏弛卿當解甲
以候薰風整雕鞍以待秋至控弦執矢觀釁
而動卿其慎之以制人

勞西河衛都指揮

卿守西疆今已九年矣恩威懷惴於戎羌號
令嚴明恤士忠心昭著於朝野朕甚嘉焉
時當初夏特遣人往勞卿宜慎恤邊戎晨昏
毋怠

勞海南衛指揮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
下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
寒時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
耶今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
某往勞

賜誠意伯劉基還鄉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絶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群雄鼎峙孰辨真僞者誰歲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羞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勑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至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禄此國之大體也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

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
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
颺去戀巢之情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
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
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栝蒼共語兒孫
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歟

賜署令汪文烈劉英勑

古今名爵奔走天下豪傑者愚夫未達以其
不知其志罔識其意焉朕本農夫家貧喪父
母身當幼冲百無所措幸隣人汪姓者保護之
無地可葬幸隣人劉姓者惠以葬地以安神
靈及壯可以作爲元天下亂乘時得人歲久
衆集所以定群雄平禍亂臣民推戴爲天下
君上尊
四代爲帝墳稱
皇陵以報劬勞此歷代必然之理其設官尤
重所以重者保山陵奉香火也於此之職朕
猶未官今汪劉姓者見勤農於鄉里其人尚未
立名特賜之以名曰文英勑授從仕郎署令衛

謨

皇陵於戲古者帝王以六行教人爾善其一尚逢如是況備行者乎爾文英可謹遵朕命以傳永久以勵後人宜令准此

命功臣祀嶽鎮海瀆勅

朕聞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立命所以謹百神之祀乃國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群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上天后土之眷命嶽鎮海瀆之效靈安能如是今者新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當報謝古者君狩方隅詣祠而祭朕爲新造邦基民生方始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奉犧牲祝帛於神所故茲敕諭汝往欽哉

諭晉王勅

世之有血氣者未嘗不以飲食爲命在常人則常之在人上者於飲食必重其事而精調

之庶無患矣然飲食固爲人立命其飲食非
操饍者亦不能成其饍矣若欲美而不傷非
精調者不可前者命爾之國聞道中忽責操
饍者吾甚驚之且吾氣雄而志壯率群英平
禍亂未曾姑息凡人有犯輕重必使各得其
所以然惟操饍者小過釋之大過詳審而議
之若非犯分則又赦之果犯分則罪而棄之
弗用若罪而復用之則禍矣蓋爲保命之要
也故不輕易爾卻吾操饍者否止一徐興祖
者操吾饍二十有三年輕易不厚之吾平昔
甚不忍于事於操饍切記忍之保命也爾當
蹈吾所爲勿輕易吉哉

諭中書天象勅

洪武十年十月初十日熒惑犯輿鬼主冢宰
凶貴人當獄死不爾則火災朕嘗切思
上帝好生故愛德人而象之使省不覺之過
改故爲之慈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以
德穰災就中亦爲兵事正在西番教河州嚴

備禦恐無知肆侮

命中書議律勑

刑部尚書奏卿等衆議有司三考若過不及則律皆一百徒三年衆議曰未當闕改同貢舉非人律罪止八十朕知卿等於律詳明矣尚書復云市村小民行使僞鈔元律杖一百倍追今卿等欲以太重將輕之朕恐因小惠有大患他日鈔無用矣以朕深思熟慮律合如前不許別議其倒印鈔而無律欲收入漏印律當哉

命中書免淛西秋糧勑

洪武九年淛西水災民人缺食朕遣官驗戶賑濟至洪武十年雖是時和歲豐却言小民九年缺食借利太重既還之後仍復生受荷天憐憫今年好收若不將九年被災之民全免今年秋糧不足以救艱難爾中書下戶部如勑奉行

命中書誅戶部主事趙乾過期賑濟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去秋荆蘄等處水
災特差戶部主事趙乾前去早為賑濟何期
抵所在不念民瘼之艱難却乃爲一已部事
之繁假公在外坐食廩祿自洪武九年十二
月至今五月將終方纔賑濟了畢以致過期
饑民餓死者衆詳情度理法所難容雖經斷
決亦合處斬

命中書賞賜北平等處軍士勑

朔漠多寒未秋勁風先至朕戍邊將士必狹
纊以重裘方度歲寒其北平永平大同山西
陝西各處官軍禦寒之衣早為之計今六月
將至比使抵所在給與之則草木黃落鴈南
賓矣上中下賞賜次速發行毋稽

命中書整理甲冑勑

甲冑之成非易爲而速得也比成鐵而咸器
者艱哉且鐵之成剉山取礦鍊石成汁凝精
爲鐵然後入良工之手千椎萬剪方乃甲冑
成焉若不時時整理恐廢前功今陝西之甲

其數甚廣差人前去將見在水磨者務要常
川鮮明有線穿者當以皮穿或臨期而用以
便壯士俘囚肆侮者
命中書誅知縣高翼勑
朕聞天爲民而生君
君爲民而職臣臣體君
心而問民瘼宜乎職馬
遍聞賴上縣知縣高
翼視民不如犬馬既無
察民之疾苦而層簷
峻宇於郵亭若不就縣
誅之恐神有怒餘者
杖斷役之法司如勑而
往決之

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勑
使者自安南歸即日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其
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
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
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尚虛禮令
安南國王省已修仁
命中書勞苗人勑
治國之道在禮君子安野人正所謂無野人
不養君子無君子不顯野人方今平定之初

往年來庭之人當此之時畏威而至或
惠而來日漸有之朕恐三衙大臣失勞問閑
知緣由使觀光者素手而歸則恐禮君子之
道未當且三苗之為民也昔在堯舜之時尚
未欽服雖有來格之云不過暫朝而已昨日
頴川侯將至苗人首目及解侯王來者幾乎
輕易發行理合重勞加賞然後遣歸彼方必
將來得人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六 終

敕

命中書西河等處中糧

嘗聞凡有中國者利盡南海以今觀之若放通海道納諸番之徵貢從其來商市舶之所官得其人取合古徵則可比十州之曠稅朕新定華夏邊戍勞民西番之地中鹽所得之供甚薄遞來三佛齊胡椒已至四十餘萬即今在倉椒又有百餘萬數可輕定價錢出榜

令好利者往西河及梅川兩處中糧可免腹
囊之民轉運艱辛若果可行作急爲之

命中書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至京朝覲
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爾中書下禮部用心譯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
歡心勿使有缺故敕速行毋怠

諭中書却高麗請讖
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長使
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君主中國當

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
高麗國王王顓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
也其王精誠數年乃爲臣所弒今又幾年矣
彼中人來請爲王顓證號朕思限山隔海似
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爵前者弒其君
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憲章者乎好
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敕施行

命中書諭高麗
自高麗國王王顓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

孫世世願爲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弒弒後疊差人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爲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特勑歸還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爲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爲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爲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但廣詐交而搆禍

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弒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絶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赦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發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顓被弒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讐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柰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爲陪臣

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時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觔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端為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吝此必弒君之賊為之將後多許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

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須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蕞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比漢唐之為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敕施行

大祀禮成諭中書

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不過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然祀事之禮嘗聞起於聖王所以有周旋

上下稽首鞠躬或進或退獻牲致帛酹酒奉
羞甚爲愧懼之至矣若以朕親行聖王之禮
法依眞位之儀其於敬神之道無乃褻瀆而
華餚之過乎是反不誠也且人不誠者廣暫
誠者有永誠者少若措禮設儀餚過事生禮
繁人倦而饗祀之神弗安非禮也昔孔子有
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斯昔禮
過而且繁所以仲尼特發是言朕因周旋
神所十有一年見其未當於是更儀殊式合

祀

社稷既祀

神乃歡今洪武十二年合

天地而大祀

上下悅若不敕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
而文之何足以知

上帝

皇祇來歆來饗福及黔黎者也

諭秦王府文武官

王府設官本古之道惟文章之士以匡王之性體務欲端方朕封諸子頗殊古道內設武臣蓋欲藩屏國家備侮禦邊閒中助王使知時務所以出則為將入則為相因靖江王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和甚有欺凌指揮之意於是令武相若有警出則為將護衛指揮副之歸則不管軍馬錢糧刑名其軍情事務文武議之但則閒中導王以善其中書省草茅行移是致錯朕旨意難為聽命者令後如敕施

行

諭丞相汪序班敕

傳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序班奏昨晚一使自山西至一使自太倉來省引進將至與名姓且曰郎中教只於此處候丞相提奏引見已而終不見郎中復喚於是不敢引見是有丞相怪責不由分訴刑及二十而膚開甚枉之因序班奏枉試詳之若為上者教人正其事而後罪人不行其事此累刑

罰之中乎

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敕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御史臺奏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孟兼言布政司倒換錢鈔事來云以民倒不許軍倒軍倒不許民倒若以如此為之是布政司官有所作為特與軍民便利褒之艱難意思如何今張孟兼輕薄小人必欲致布政司官觀透所以為人少有笑慢以致此等小人不顧生死阻之公政之事特來誰聞今敕御史虞泰前去孟兼杖訖六十就鎖項前來再行問罪到奉行

又

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則必亂也朕不聰明以小人居大位使當要害是小人特要害侮君子害忠良今觀此徒誠然有古聖人忌避不才之者洪範亦云臣下無有

作威作福者其無知之徒擅敢大作威福以
致滅亡然自今已後卿等獨守前誠為國為
民　　

神天必昭鑒焉朕更謂卿等言勿畏強而自
弱勿恃大而耻小於斯慎守吉哉

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

世人之於世雖聰明智慧得之於天性然成
人之際若不教習而經歷其事恐於事未穩
縱使發行之後自覺其非急為之改又恐不
便前者朕特令東宮躬親朝政以練其心志
近者朕恐事不穩當又行親理已數日矣朕
與卿等議今後諸衙門一應事務必合經由
東宮與爾群卿等決可否然後聞奏庶得嗣
君將來作有道之主卿其依朕命而行之

命知衢州府事文輻

爾文輻承朕命知衢州府事奉公子民毋造
後愆則汝嘉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

嘗聞歷代為官署政者多被姦吏所侮亦能作弊互相陷害忠良有乖國事朕每聽之切齒忿恨近於六月十四日山西布政司實封到来内云姦吏無狀今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會緣由於市曹中典刑毋得猶豫不決敕到施行合殺者徐瑗其唐禮吳鼎任瑀袁文禮四名若可殺時就便典刑

賜文學趙晉致仕

孔孟之道卿幼學壯履雖在有元君不卿用惜哉空懷抱而未舒也及朕繼大統物求方正惟卿名播中土特遣使召至以輔儲嗣朕觀周旋未嘗失儀啓沃之道諄諄皆二帝三王之制若此以輔君君非仁人未之有也朕自得卿宵晝有不勝之喜柰何年已七旬邇来聞苦老疾誠為可憐嘗聞人鳥將終言善鳴哀況去家數千里俄而有疾豈不眷屬之思乎因如是令卿歸於戲孔孟之道卿能體而導人名彰今後亦此道之力焉既行當詳

審調理釋結自由惟智人為之吉哉

命桂彦良職王傳

孔孟之為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蓋謂務懷才而抱仁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為聖賢之稱非人強稱由陰隲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何隲也且孔孟之賢聖也當時奔走天下志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期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陰

事在七國縱橫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如爾桂彦良心淳而不詐本固執而不變其為人也善其為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校之愚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為能士也今晉無王爵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時切於入仕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録為規毋作聰明務欲靜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道

務楊善而使之以由善常論不德之人當使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切記在心則王佐之才足矣汝往欽哉

勞翰林承旨宋濂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一復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遣禮部致食糧及酒肴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肉以養神方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家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耄常德邁群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米肴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敕諭

諭遼東備禦

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且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率舟師廣

重載揚帆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樞正欲整兵來哨已被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但凡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舉大運既至當火速差人星夜前去云以備禦然後上糧則無憂矣

諭群卿督工

爾群卿等督工已有日矣工將成就之期更當善撫梓人早爲完備明旦實朕父母劬勞之時前人皆稱萬壽節日往年爲有司因此而擾民已下令止之爾諸人來日勿以此而怠務是謂不可明日皆不許離工作所猶當謹之毋怠

諭寧夏衛指揮耿忠

人居天地間凡智者必慎修天爵而勤於爵則禍無門而入福可得悠久也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都司報寧夏地震且久時刻數之將過半日其所災者頹城壞屋

於災異可謂甚矣爾耿忠乃功臣之子弟前者爲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敕守極邊所統者皆非慣戰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爲首帥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乃成功業就若恩威謬有歸着則恐有變切防此等陰構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軍內多有小巧智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爲所惑則無患矣故敕諭之

勞臨洮衛指揮趙琦

西戎比虜頑不遵化每調兵討皆俘獲來獻雖節次總兵官運謀籌算及諸舊將用命以致如是其指揮趙琦世爲藩將累朝皆有勳而致名今琦自歸附以來奮身將隊北征剗罕腦兒西征甘肅又西南追伐朶兒只巴於安定王地方今遍南征川藏皆從征勤勞特差內官前去有官羊所在令留二百羝賜與之所司奉行毋稽

諭辰州衛指揮楊仲名

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不遵教化朕命爾楊仲名帥兵討之但知兵行日期其所到去處至今未審何處特差內臣吳誠詣軍前觀兵說話爾其遵守施行的當消息令人來報

又

三苗種類不仁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年朕特遣爾楊仲名率兵進討果有韜畧十一月初一日飛捷至京不覺朕心懽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吕玉親詣軍前觀兵閱勝爾其用心以制人勿怠忘哉

又

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屢起盜心久爲民患今命爾楊仲名爲總兵官率辰沅等處官軍及土着隘丁兵夫人等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深制人之韜以稱朕意其辰沅等聽調官軍悉遵節制

違者以軍律施行

諭安南使臣阮士誧

爾阮士誧入貢來朝父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違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燇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諭元丞相驢兒

洪武十一年六月七月九月三次遣人北行兩爲吊祭一爲與鄉等行禮自去至今杳無歸者正念不知存亡忽十月二十四日邊將送至平章完者不花回恐路途有阻特差內臣一名同行直抵丞相下處見了幾或使南來卿以智量之信鄰邦爲此令平章完者不花回恐路途有遣使道經本處而乃擅將平章取來豈不失

勞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隲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是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敕諭

諭年幼承敕郎曹儀及給事中等省親

朕聞上古至智之士所患者五馬患同庶人而不超於庶人患無學及學患不齒於志學者雖齒於志學患無官及官患不忠於君既忠於君患不能盡孝於二親昔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爾承敕郎曹儀等初有司以生員選入國學已異常民之子矣未及數年授之以官不止齒於志學又出於同學者矣今各言歸由有云省親者有云家無尊長往摯妻帑而來居者斯二者人之大倫也前五患已畏而行其三矣惟志與忠

未審若何果必欲患其志則當思孟軻三五
鼎之厚薄也民之享也無鼎乃微官之享也
有鼎乃貴智士既知有鼎食而貴則必遠寒
微而忠君矣爾往省悟之吉哉

賜魏鑑等守服家用

朕嘗思之昔古創業之君必由群英而興又
必以賢能而治爾魏鑑曩職炎方雖歲月未
久亦不見贓私以干憲章縱使占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爾臧哲曩職桂林雖歲月未久亦不見贓私以干憲章縱然嘗聞飲酒太過每有失焉且古人欲全其身名者若一德則日省月修必備而後已所以賢能也卿年幼以其無酒施設一應事務已能者矣○爾徐中曩守案牘雖職事之微而乃身居勢要未嘗以勢要臨人亦不見贓私以干憲章縱使占之賢潔者不過如是而已

自卿守服至今朕未忘也儻經許時恐所用艱辛特差人賜卿魏鑑臧哲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徐中米五十石鈔二十錠爲守服用卿當恪恭以孝服滿來朝分理庶務爲生民福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高麗使回

爾來者承玄玆之詐不得已而來誑今命爾歸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

之讐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太半果敢輕視乎

諭曾秉正等

孔子有云致知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累朝名臣及士夫君子能成其名者皆因履此道而不妄故美矣今爾曾秉正等職專詳審內外文書當否奏聞行止是其務也別無相干行移其正官首領官吏皂隸皆應設之人已有員數其奏差之設非所宜也且奏差之職奔走四方傳遞公文方是用而展其功今不當有而有影射頑民不當差役況使居幸位食廩祿非助君之道故敕臺以問之非君命而爲理乎職專可否而已非道乎

諭罪人曾秉正

朕觀昔帝王之用臣也無疑而臣有奸者奉

君多智是有作聰明之舉採人主之意因是
罔知所以是非喋出離間親親斯古人所以
陷身殺姓由是爾會秉正性資聰敏幹辦且
能方今出庶民習儒業果若是者罕矣所以
爾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其計出多
端自欲深根後程乃有效古殺身之姦豈不
愚哉且鰥寡孤獨古聖王恤此以爲先爾誦
聖人之德學賢人之心其是非曉如黑白却
乃不守所學而構洪於身朕向憐才能免死
免竄使還鄉里爾讐四歲小女聲曰爲資以
歸是其心之正也乎於此之際不才之機可
見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爲
人之父實難種於世故閣之不致生人陷人
是其罰也

諭中書賑濟京城孤老

今春雨雪霏霏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
思昔居寒微時當此之際衣單食薄甚是艱

羊此時居九重之衣貂裘覺寒若是其京城孤
老又不知以何度日爾中書下府尹令各三
等給鹽以十觔爲上如敕施行毋稽
勞河南府守戍陸齡
西崤函東虎牢龍門襟其前黃河帶其後四
險固其守疆不言可知矣然卿戍此地勿以
四險爲必然畫當勤率軍於屯所夜則慎守
城隍身心雖勞必終世而無患可爲全人矣
勅至嚴號令遠小人親君子勿敝下人功

諭太師李善長

爾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昔當擾攘挈家草莽
倉皇奔走顧命之不暇時朕帥師東入滁陽
爾迎道以從事待以腹心用如手足朕無上
智于爾爾或小疵置之不問遂成名世之英
才無乃朕忘相從之久乎非也朕報功之誠
惟人神共知今卿年邁故精力之爲可期不
審爲何同小吏而枉功臣而乃寅昏定擬詭
語符同朝奏此非臣下之當爲傳不云乎人

臣無將況國有定律奏對不實者杖以心欺誑者斬卿謀欺誑法當斬首然行賞有誓爾當三免極刑今無患矣止削祿一千四百石爾其聽之克謹後誠庶有嘉貞故茲敕諭

又

昔者人臣修身潔已靜性存公確言行之相孚端表裏之如一然後匡君未善以治生民未聞符同小吏構詞飾非惟以欺誑及至事覺意在捨身受責時頑強巧而面對無知此豈智人之所爲朕若懷猜篤疑思古姦頑之不善務要防微杜漸爾何生焉前本降敕釋爾所犯爲爾寃頑復加若是今聞認已之非爲朕憫相從之义思姻親之重枉法以恕爾其懷之故茲敕諭

勞江陰侯吳良

昔者朕與群雄爭命卿藩東鄙既而徃戍高深城隍沃野開闢當是時朕用事於荆楚樂無東顧之憂遂滅荆楚之妖雖諸將効力於

西卿保東藩爲重終首尾内姦無出外姦無
入可謂智矣天下平卿爵侯封乃朕報功也
前者第七子槫封爲齊王特與卿結姻就命
卿如齊肇造宫殿今將新年遣人賜酒禮以
勞齊王幼而無知亦將也專人行禮若體之歡
心則英豪之氣暢矣故兹敕諭

勞致仕承旨宋濂

卿多積德以致高壽康寧雖居致仕戀闕之
心甚切不畏嚴寒宜必斯時而至特賜日用

故兹敕諭

諭翰林修撰劉泰

朕聞孔子之論孝也親在遊必有方斯可謂
孝矣其人子之道仲尼明之朕昨與卿暇遊
東苑與之語詢及尊長眷屬之幾卿對昔之
族屬甚廣因兵太減親戚杳然猶存卿與老
母老母方今八十有奇除卿外别無侍養見
居淄川卿云至此朕心有警吁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今雖君天下宵萬民二親已逝恨不

生全得奉溫清憂寐於心感感卿毋年邁云
無他養豈不動孝者之情因是敕卿自意若
欲奉來就養或棄職往侍皆從所由勿拘故
茲敕諭

命太醫院官代職

醫善七表八裏及觀聽而診視者尤不如時
運之亨泰病者之命堅若櫛輕疾而捍浮疫
則醫之善也民知醫之妙也或醫之遲蹇縱
是輕疾亦不能愈也必待他醫而方瘥審斯
醫者病者安得不有數焉然或有回生者亦
不可知蓋出乎尋常之外則人莫知其所以
然也前院判郝志才醫行濛梁時朕病篤其
郝志才針以調其氣藥以理其中以當時之
言不過回一微命耳今則君命也此果醫者
能耶朕命堅耶不然彼醫與朕必合乎天理
而有是焉故職醫官數年今壽高筋力不能
自強特敕子代令其致仕未幾院使葛景山
院判鄭德亦以年邁皆以子代然官於位者

以三年爲滿今葛景山職上官十餘年矣今
以子居左判而代其職其郝志才之子陞院
使鄭以子襲其位其劉李雖勞已深正居壯
年弗代餘有老醫林陳者未有深功年雖有
壽弗代中書吏部如敕奉行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

嶽鎮海瀆之祀今年秋報之禮特命爾效仙
人等詣神所在奠以牲醴祝帛爾其一乃心
志必欲神交汝往欽哉

命使齎帛祭歷代先聖

朕惟歷代先聖立綱陳紀相繼爲君朕制祀
禮已有常規今秋在邇特遣爾奏差某等體
朕至意齎帛各詣陵所命有司涓潔致祭汝
往欽哉

命中書召李思迪

前丹徒知縣李思迪爲牧守縣治而乃不仁
死於非命者而縱兇惡法司究其由而無賊
私一謂迁所吳一謂貪吏之所侮無干賞命

之條而當失入之法杖斯矣方已數年矣中書差人特敕召還職國學以訓生徒使終天年如敕毋怠

命中書禮部訪求卜士

昔在列聖之時群賢濟濟皆耳聰目明日究方寸惟治世安民閱冊之所載覩歲月之所行甚哉以勤之所以以公之所以終日乾乾履道不息無不及也凡興民之利除民之害雖耳聰目明下愚有所不及猶謂恐之而且見疑斯所以聖賢亦不自恃其能特設無上之誠幽通鬼神決興息以福民書不云乎七稽疑擇建立斯用卜筮者也斯所以欽天畏地意在幽通而默相之此其所以用天理者也朕當大位缺斯卜筮以決惑疑爾中書禮部行諸布政使司廣訪多求至朝驗用故玆敕諭

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敕

九月二十五日午時直門內使報占城國王

所進象馬至於承天門合無發付何該朕聞
知甚難容輔弼者且朕居中國撫四夷若夷
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
前者爪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
而已使者因之其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
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
不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
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爲泛常豈不法所難容
特敕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

又

敕問中書禮部必欲罪有所歸古有犯法者
犯者當之此私罪也今中書禮部皆理道出
納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貢事問
又省部互相推調朕不聰明罪無歸着所以
因省部緊窮緣由若罪果有所歸則罪其罪
者仍前推調未得釋免

廢丞相汪廣洋

敕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

久初務事軍中凡有陷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疊至兩番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坐居省臺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役民處所工之巨微茫然無知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畧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於中書憲姦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爲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侮決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桑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敕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敕諭

召前按察副使劉崧職禮部侍郎

臣弄法肆志跳梁擬卿違制之責適者權

姦弊露人各伏誅卿來朕命官禮部侍郎故茲敕諭

召山西左參政傑斯職吏部尚書

保身固位無補於君者甚非良臣卿前朝之名家今事於朕已有年矣於事未見剛明通來露其過若欲究之慮恐可惜特赦爾過任吏部尚書馳驛前來毋稽故茲勅諭

命戶部定俸祿

稽古建官畧知等第其於品級次序自漢以

上未聞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禮始於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祿之重輕亦法品賜食之朕觀古之無品也則以祿爲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於文質之道雖華朴有殊亦模範之可經守之不紊履之不煩今也任官惟賢食祿法品勒石昭示命戶曹司之毋紊輕重之條依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故茲敕諭

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

朕觀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爲眎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而終天年或爾著書立言傳之永久以訓愚頑斯若是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於後載以其德重而意純故不磨也爾美和歷多難而無易從篤先聖先賢之至善斯非泛泛之可比愚下之可知云何盖昔元纲之方弛英雄角力於江右他非至智者朝東趨而暮西就殺身者衆苟全者寡方今在學職師者群然邇來命有故者京師弗居許以白實不旬日閣各言因由者甚廣朕命弗留十去八九獨卿侍朕左右日與同遊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然觀其所以終是年高不能自強何以見之因首步同童不忍任之以周旋以卿歸老然卿去此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全於善解者罕之今卿始也良終也善不亦美乎

賜吏部尚書劉崧等致仕

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善良而毋淑德專慈

愛以訓成已而壯矣則志於四方若或時運之應期致君垂拱利濟群生斯一仲尼之道其先賢者豈獨名於千古卿等學問過人善備剸繁治劇之能今各年高或當智盛者正宜助朕措安柰何昔新造之初綱維紊亂誤罹憲責適者人神有變朕於寢食不安命卿致仕於戲克已消慾君子道長匿禍含寃小人罪甚卿等去朝必担懷而端志故茲敕諭

命王珪職翰林典籍

昔者哲王一喜由賢出智由能生所以禮賢待儒正欲論道經邦前者御史吳興宗以爾王珪學問優長德行兼備內外如一朕允所奏差人詣舍以禮來朝珪令至斯年已六十有八比呂望之興周未老較之公孫弘助漢正壯然朕觀珪之精力若與之同遊論道登陛佳景遊目騁懷則決不能同往若職以翰林典籍坐院中有宣則至或問則答是其宜也

珪職雖小朕命東宮賜坐閒中講道悉爾丹

衷沃我儲嗣於斯可乎果如朕命汝往欽哉

命御史審決罪囚

西風肇露肅氣當權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斯二儀之常經亘古今而不異未嘗倒置者耶今以爾監察御史某出巡審視以決棄市者爾慎法凋榮毋獲罪於人神故玆敕諭

又

風搖木落露結將霜斯化機之權由此而當時故所以顯榮枯應節候孰物能背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棄市者決焉今命爾某於某處審實干憲章者爾慎法天時則陰陽焉汝往欽哉

勞致仕營田使馬世熊敕

卿州里長者本鎮鄉人昔於擾攘之秋孰知天命何如所以無知者異志或從張或他往斯人輩雖皆鄉里意不戒從皆已滅矣當是時惟卿與單夏胡四翁獨不棄卿里之寒微挺身合意率衆來從朕甚嘉焉嘗聞福壽康

寧適者忽聞微疾未知痊愈否特遣內使勞
爾羊酒爲成穆貴妃以報生前之恩卿其樂
之永爲多福故茲敕諭

命群儒議建言事敕

昨忽聞沙門上言自云爲教門事朕弗許而
因禁之少時開書視之實爲本等宗門所以
言僧多不奉教汚處其俗況僧寺田糧役重
特上干朝堂意在免僧寺道觀稅糧差役有
此無知令左右究其所以是僧昔職運司典
吏而上言朕欲進人言擢爲縣牧而乃不循
軌度居徒役遇宥而歸其人志不力田業不
商賈窘於鄉里於是乎去鬚髮作沙門所以
特與僧便因是朕責之且本僧昔役運司而
不能清煮海之課過擢爲縣牧既不詢民瘼
而干憲章僥倖遇宥觀斯情況補朕之功甚
少蠹政害民之心如淵泉焉令收入禁何如
處之請決

諭王本等職四輔官

朕觀上古君臣必正直無私心同氣合方乃
上悅天心下忻地祇致海嶽效靈於是乎經
邦論道永安社稷利濟生民臣亦昌焉朕本
寒微遇天更元運偶與諸雄並驅逐多難遇
深艱率英俊自中土渡江東來造基於是君
天下子庶民十有三年朝無輔佐良臣以致
道乖政靡弗獲太安於是訪近臣而求士得
爾諸儒來朝朕欲洗心滌慮與賢者志同永
安寰宇今將旬有餘日彼情難知丹衷無究
若或用之儻心懷異志無利濟之誠則
昊天昭鑒加以禍淫又何救焉故敕爾群儒
等若果心無異志誠可會神與朕同遊以安
天下故茲敕諭

又

昔有莘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傳巖之野者在
朝君仁民康斯二賢疊出於殷商致君六百
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
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而求士召爾王

本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人天卿等慎之同安盛世故茲制諭

又

卿等受斯重任朕與卿等民生繫焉可不重乎且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豈不天人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論四輔官王本毋陪祭敕

祀神之道非會人也古法刑喪不預禡旗之祭在邇卿極刑毋列班

問斷事官敕

五常之道重莫重於君臣父子然而夫婦之道猶爲甚焉邇來關中漢中民人告失妻於妻家數告有司不理其夫親捕姦夫今有司止將姦夫作私茶爲由解赴京師不以畧人

妻女爲重朕特命爾理今不見來聞果何詢
焉敕至晚朝來奏

命方常職御史敕

朕聞昔人懷才滿腹抱道衷盈一時志不能
伸致是窘於衣食困於羈旅一遇君者用之
竭忠報効務公無私終世不忘其恩特致君
稱仁於海内固爲賢者矣爾方常自云窘於
生理來朝今命爾爲守院御史出納一道之
務深察幽微敷奏毋隱

諭祭酒樂韶鳳敕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
歷代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
爲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
前代命爾樂韶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
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之工不但稱此職任
甚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賢之濟濟焉汝往
欽哉

諭國學師徒

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斯二事既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曩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曾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理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焉所以學者學其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特者特其所真誠如或理道之詞未嘗拘禁所以戒慎女言者今去古既遠失其傳又以此而助姦愚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也且以李思迪焉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理縱非果

誠相信乎萬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曰召同遊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問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游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畢後未嘗效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祕其所操耶柳持其所能務獨善其身耶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是故敕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諭幼儒敕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朕於暇中觀幼儒權官人皆空度光陰畧不見志出於群者且諸人年俱未滿三十所讀之書不解旨義其於字也少知運用束手閒目一日一日而已嗚呼惜哉孰不知光陰不待人之逸也所以自幼漸壯自壯漸老自老漸衰自衰至於歿終無

立行名身之道而乃同於常民耳可不嗟乎
於是命內官給紙筆令其各日進先儒古文
一章特以習熟期將來之善作或四書一章
使詣前而講以觀利鈍導迪理道也明日入
皆以文書來進其文多韓柳書皆孔孟朕聽
觀之間展轉艱悶其勿儒多尋行數墨者有
之粗知大意者有之細察尋行數墨者豈不
同於愚夫者也其粗知大意不究其精者是
同於無志也何以見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

柳子之文無益也而幼學却乃將至且智人
於世動以規模則爲世之用非規模於人而
遺之於世亦何益哉其柳子厚之兎司牧邑
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朝夕妨務而逸樂斯
逸樂也見之於柳子讃美也其文既讃美於
亭此其所以無益於民是害民也非學
人而弗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柳子
之文畧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却乃
詠亭之美乃曰因山之高爲基無雕椽斲棟

五彩圖梁以青山爲屏障斯雖無益文尚有
實其於白雲爲藩籬此果虛耶實耶縱使山
之勢突然而倚天首然而揷淵橫亘其南北
落鼈其東西巖深谷迥翠雘之色繽紛朝鶯
啼而暮猿嘯水潺潺而洞白雲嵐光雜藥旭
日飛霞果真仙之幻化衣紫雲之衣着赤霞
之裳超出塵外不過一身而已又於民何有
之哉何利之哉其於柳子之文見馬退山之
茅亭是爲無益也其幼儒無知空踰日月甚

謂不可戒之哉戒之哉

諭群臣務公去私

朕觀孟子對尚志所以志也謂人處世同民
隨群逐隊斯常民也故超出之所以超出者
去諸不善而行衆所善然而尚爲尋常之善
若於志所由來必爲無上之善斯乃志之盡
矣所以古重務本而去逐末漢令商賈枝藝
不衣錦繡乘馬特存斯貴以重有去君子也
朕自即位以來十有二年設官分職各務所

司終未見人但見身受重名慷私在職或忘
理衆務心在貪商或賄賂公行不知身名之
重俸祿之優以致殺身書不云乎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斯聖人授心法之要賢人憫愚頑
特紀冊以教後人至今頑者不行愚者不悟
雖有聰明者怠無尚志泯於崇功廣業愚頑
每被殺身古人之尚志在務功名匡君之攸
濟人利物今之人不然惟在怠尚志務易利
專速違此所以人心也啓之未嘗善行之必
殺身以其利之易厚不知害也道之說日行
月紀終身不忘兼善之德務欲超出建崇功
累廣業行斯數事身名世家厚祿其德似薄
其違似遲斯小人之見若是也昔聖人以爲
無上之道故行之是以孟子專尚志小人難
之今之官吏有不才者巧以舞文姦以弄法
紊亂條章是致身不名世家不豐祭殺身而
後已其立心尚志有何艱哉故玆敕諭

諭舉到人材

天之所以命人主者爲蒸民之重所以命者
命其必治者也若以天人量之則天道遠人
事邇以此言之天何命人主者不貳其命而
能成之何也此所以天道幽微下察無遺其
神妙鑒觀必非一朝夕而辨是非今朕詧
材承
上天之命法古之道統育黔黎宵晝自思人
心之險姦禎者衆數制弗改將焉泰何故救
有司訪貞士授之以官使職守所在爲民加
福何期校官任事者忘修福民之德務在徇
私殘害其民當犯之日殊古制法縱之以寬
若非生成志人君子其學道慕賢者莫不從
而肆欲以由之所以謹法如古犯者律如條
章然雖如是其作聰明之徒及愚蠢之輩終
莫可禁此令諭之不明耶柳實有司所舉之
不當耶邇者中原江西各布政司皆以貞士
至期已有日矣朕不暇親問特敕問之彼眞
士人皆庶民歲受官役朝廷得失有司利病

莫不周知若既知朝廷得失有司利病朕授爾以官當匡朕之失去有司之病則彼爲官非賢者誰諸貞士聽之永其志而職焉爲朕福民乃受命之利也

諭戀闕臣僚敕

朕聞古之爲士者志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爲世之傑者也然亘古至於宋元若此者書載不多但見不才者衆其於忠孝者甚寡可見今古得人爲難若或得人爲易其識人亦難朕自開國以來九有之邑篤遵列聖之所稽罔敢更置其設官分職損益不同代代有之朕前數年間敕諸有司訪求民間俊秀入學教養以備將來其有司如敕連年貢到民人子弟出入一二等約計千人自洪武八年間朕觀年長者許出學權行歷事幼者考課作養至洪武十三年春丞相胡惟庸謀逆事覺朕親閱諸生命齎丹符出驗四方取勘事蹟至三月將終驗先歸者

何如驗問內有多詐不誠者甚廣四是點選
欲將俊秀聰敏者或職於近侍年長者職於部
臺及其點選之際人各以故來陳內有眞故
十去其六七有等無志之士非故而托故又
一二而往朕靜坐忽思若是驚然異歎不覺
出於丹衷自以謂空眼略無至志之士少頃
衆中有數人身心戀關意不忍行故歸告朕
仍復原職侍朕左右嘗聞古有賢士忠不舍
君意不欲離雖死不忘所以謂之忠也有等

誤遭責災君不能釋其忠臣之志也猶不
怨正所謂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
潔其名者也古之佳貞之士有若是耶今朕
千數人中得此數人非
上天之將欲備輔嗣君者何因是有感夜卧
不寐由去留而發焉特加賞勞以表戀關忠
誠也

諭儀禮司序班等尚志敕

昔老聃職周朝專紀事歷年甚久所以量寬

智大由乎目事之多驗是非之廣未幾周政
不綱度關西遊尹喜異之留著書五千言所
言皆鑑人君諸侯之失自著書之後雖云西
往實莫知所之言傳至今語奇句奧智哉詭
使老聃生於周盛之時君若信而用之其臯
夔稷契無乃與之並乎朕所以引老聃而言
者云何爲方今爲士者無觀況之智無出群
之心故之言也且目前微職者居儀禮任
行人或游度日或汹湧從時暮歸而寢朝

朝如之若有志者觀朝廷大宴群然列坐上
公者誰其洶湧奔趨而奉事者誰所以愚者
頑然不知朕觀若是不能無憾也若此之輩
賢能由何而出假使有志者奮志觀列坐者
若是豈不自云登樓之道吾已得矣在誠心
一徃耳其道者實階十八吾居八級焉樓之
道有級履最下焉不患不登樓患中級而旋
今登級者不少中級而旋者甚廣朕忽述此
爲無志者云耳若或發此志者於事弗能於

心不公徒然有志化爲虛名今愚移者多舍
身而僞爲無舍身而僞爲國家何以見且舍身
僞爲者心貪行狡命且不顧何有國家肌膚
者耶歷代爲國家而爲民者皆舍身以從事
無僞爲無家憂爲其衣食足揚父母身榮家
貴耳以其舍身舍身之道非死之謂也惟在
公而已晝夜恐事弗周慮身弗立憂君未仁
此其所以忘其身而慮君民者也僉曰即今
微職者有人焉朕不覺咲而謂曰行人奉命
而往所在惟賄是從序班之任朝錯暮差互
相頡頏一班行尚常多謬他事安能善耶故
未輕選待彼出群用之豈不善乎

諭各處巡檢

朕設巡檢扼要道驗關津必卜民之樂業致
商旅之無艱然雖法古之良能未經點督今
特差人詣所在諭以巡防有道譏察多方有
能堅守是職鎮靖所司役滿來朝朕必嘉焉
故茲敕諭

諭天下有司

前者姦臣亂法事覺伏誅初將以爲中書御史臺朕用非人是致上干五星紊度下戾地氣而節候乖常既以明彰法律掃除姦臣想天下諸師有職掌者必人各精審其事與朕共治昇平安黔黎樂雍熙於市鄉故於二月初一日發丹符出驗四方令有司將連年秋夏稅糧課程從實具陳無隱以奏日來聞不以文繁敕諭分明必各各職掌者以忠誠來聞去逾月而使者歸有司官間有發忠義之心者即以排年總日來奏以致歡動朕之衷情其餘各各有司皆以舞文弄法窺探朝政不將自洪武初遞年諸色錢糧歲歲開收之數報來故犯憲章今再差人各抵所在務要縣不通州州不通府府不通布政司即將自洪武某年本郡入籍當年直至洪武十二年諸各項錢糧金銀疋帛盡數報來當該佐貳官首領官各一員吏一名與齎等者一同赴

京面奏仍着落本邑鄉村耆宿舉力士年當二十四五者二名前來克校尉若新官到任毋習前非如敕奉行

諭出使人員敕

敕爾出使既如所在毋枉賢良毋美惡人新官方任道尊以從實勿習前非若舊官在職務要督責分明若有虛詐買免從實回奏爾若凌辱新官者斬能察舊官非者驗有實跡而乃賞焉汝往欽哉

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

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餘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龐俗者居官亦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豐之大必敬

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
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官爲祀事
缺鹿醢以牛醢代之被人所言禮部奏云凡
祭品缺者曾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
求而在官者不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
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
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耶
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
境内所産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
缺若境内不産及商人無販賣者從缺毋代
爾禮部遍告諸司如敕

諭御史

朕設察院職兾俊禄忠良以爲耳目之寄今
御史設員既多必定一員守院内則承號令
發布於四方納四方之來文以達朕聽特分
道十二專十二人掌之以知事之首尾凡欽
奉鞫審事理與同本道諸御史詳問明白奏
朕結絶若本道御史有差當自爲果斷毋得

因循不決以招後悔

命應天府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讃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儔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説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載大藏未嘗有訐逋逃於廷致慫於水火者耶況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柳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敕奉行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敕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

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
者東逵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覲禪天
目西游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
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
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
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往
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
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
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

不遒成也哉

諭故真人張正常嗣子宇初敕

昔之能名名於海內始漢至今所以不泯者
蓋爲禦災捍患之妙功遠於君利及於民故
有不泯者爲此也邇聞服制且終當正教中
之首率徒以修符至一來朕當諭爾爾其不
貳其心則上下格矣

敕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君子守信以義從後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興此理道之行者也今西番指揮何鎖南自附以来信義甚堅前歲命往烏思宣布朕命遠涉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命如敕今年以家小来京合加禮待使足養其親下程来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温人職雖微心亦

懷誠眷屬亦也至京下程来一十石麥如之

命中書田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若與安南往来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由豈不有便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歇三年来貢其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来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諭元相驢兒敕

邇者人自上河来言及今歲丞相少染微疾於私頗滯既聞之後深為丞相之憂何也蓋聞人之有疾者莫甚於此其有說焉者三儒曰寬慈釋曰定業道曰宿債是三說也虛實不可知又曰若此非福人不可解否衆德

難以釋卿本忠貞之將聞名久矣今知若是
為羨所為特差人齎藥餌往治丞相無疑而
服之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陳叔明敕

敕諭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入貢之禮繁
所貢之物廣煞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
以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
生嗟嘆為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
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
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
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
若欵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来毋必
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
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
如戒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
真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臣行人
歸特諭王知邇来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
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敕諭

諭安南来使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陪臣阮士謂来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敕諭阮士謂士謂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命内臣與阮士謂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謂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内臣既達爾邦其宴之間異端非一比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

於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窓通雖曰窓通地不足以廣疆入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若我中國有道内安四夷守分何敢事大之来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慾洪武十一年阮士謂来朝及其至國觀況似非有官今爾等来若敢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来朝亦也無虞通来朕失務德人神有變

惶懼無已爾勿戒干故茲敕諭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

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壽賀禮甚厚若觀物之厚更期日而至非占城國王誠意極專其来使奉命之篤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然覽表閱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且云失去物件及有白曹之僞朕所以戒爾兩國毋得深構仇讐以安生民今一願終無休息果何如之今再敕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生莫大於好殺者好生所以莫大於好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之道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且爾兩國之爭是非吾所不知但知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其安南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已而已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矣如其不然必欲驅兵連年善戰彼此勝負

固不可知如鷸蚌相持漁人獲利是故或彼
此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
直臘入境難之甚者也朕書至王當脩睦四
鄰之道以是服非則可毋特彼是此非是謂
不可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
惟吉故茲敕諭

問高麗貢不如約

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年而天更朕代元為君
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

東夷固恃滄海內絕其王貢不如約外攜民
禍必三韓之地有為故為故若是歟命使往問叛
服不常其故為何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神樂觀敕

開基守業必勤政為先趨事赴功非信誠必
責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
謹斯二事而
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
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生民以祈福而保己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祭於社稷之禮其受之時必思神洋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所以成肅公受脤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方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檡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做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来

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
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神
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
潔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與觀之不但君不
勤於祀事其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
茲勒石想宜知悉

翰林侍講學士李翀敕文

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洽民非文何以昌化

所以文助志士志士行文之理文所以備載
萬物闡演幽微無所不至昔有唐之有天下
時和歲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内之
事者必内相之慮勤以致遐邇来庭外戸不
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聞之心踴躍而歎
肩之何用賢之道弗齊致遺賢於遠邇故若
是今特命爾某爲翰林侍講學士自任之後
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

翰林編脩馬沙亦黒馬哈麻敕文

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方冊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入胡都得圖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軋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戲軋方之書秘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爲翰林編脩汝其敬哉

諭征南將軍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

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
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
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
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
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敕諭

諭左參政張紞左參議韓鑰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
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
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殁
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
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欵治安非出
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
是率故茲敕諭

建昌僧官敕文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
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
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
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已法界制外道

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
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
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
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
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
力寰中之修者甚廣今建昌僧某慱修佛道
善馭僧民其方土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既
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
吏曹如敕毋忽

諭僧純一　敕

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
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
聽從故　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
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
而由佛化慱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
翊王度是也爾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
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
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修

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倣雖不獨處窮
居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因爾僧
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歎氣力以
扶持意在罪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已孰不知
財寶既集淫慾並生況釋迦非大廈而居六
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
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
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
故不答特役之今脫爾行令有司咨

尋名山悟善已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
宇可不比佛之為道哉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敕

爾諸效仙人等律已脩身道法清虛之玄去
貪嗔絕妄想一精奘以步昂霄為斯清淨特
命奉
神於嶽鎮海瀆爾其洎潔乃心供犧牲祝帛
於
神座汝往欽哉

神樂觀提點敕

朕設
神樂觀備五音奉
上下神祇其敕居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
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曰道士凡此
者多孤處雲居棲嚴屋樹是則宜真修也晨
昏目心以去玄鑑宵晝仰觀俯察以滌宿世
之寃愆措今生之善行俄爾有知則倏然忽
然躡雲衢而神遊八極往無不達交無不接
如此者安得不與
神通故有飛神謁
帝直謂人詞者斯可謂修之至也今見修道
士某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
即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
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

神樂觀知觀敕

朕聞軒轅時崆峒有修者其教獨善其身而
已效之者往往逮至漢天師張陵致神倏忽

飛符役劒轉斗移星其斡旋造化人莫知其
然今之道士祖而效之雖未若是人皆清淨
已命正官掌領觀事尚缺分理者部諸樂生
斯可職而奉神彼得樂於脩鍊者也神樂觀
以聽陳舉今見修道士某可授清淨五音領
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使往欽哉

諭延安侯唐勝宗

古人之將居成平而有無功而受賜罰者相
傳至今代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
成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罰者不能禦患於
成平失捍侮於卒然故事論前功勳消怠惰
是皆明著史冊賢人君子孰不見之洪武十
四年越中山賊嘯聚林藪深爲民患特命爾
延安侯唐勝宗即兵進討逾五月乃平今年
春歸賜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攻城不易
守城尤難卿能禦成平之患宜加勞之故玆
敕諭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爲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嘆羨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谿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閩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傍即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勳

忠不怠禦侮安民非卿者誰故茲敕諭

諭右軍都督僉事張德

古人爲將志在智無遺策信在無敢後期勇無當前仁撫下使懷恩伸令嚴而必不犯前者東瀏山民嘯聚命卿爲偏將軍與延安侯同往逾五月功成今既凱旋賜卿田一庄子孫世祿故茲敕諭

諭太學生

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魯

有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
夏之烝黎偃兵未久創業未周惟學校之設
國之首務十五年春命工曹會百工以搆廟
學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師於是
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
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今師生皆至若
不敕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
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於學者志
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驟固守
仲尼所云四非之箴慎日經創以治歲月不
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
身不易耶通聞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
特紊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
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若體朕意而學
者飯至而食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
燃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
非此禮而問道則繩愆廳紀之特敕禮部條
陳警戒諸生勉之故茲敕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遥晨進昏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來蒸瘴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疑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横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

丁是時檣傾而舵摧歆良工以完之冥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兹敕諭

諭征南將軍顋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来云已駐祥泒未幾捷報摧堅敵於黔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悦者其金齒不戰而率

士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
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佾之邦
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勳著彤庭英風
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
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歉勞以飲用柰何山川
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敕然耶故
茲敕諭

釋湖廣黃州府同知安貞

諭湖廣按察司九月二十五日未時奏目至：京爲安貞被猾吏所陷按問如律在法司守法之道故宜朕原貞由皆非私也物皆公用況房屋一定不移之物牀榻櫥橙之類雖可動移既成又居公廨係官之器其貞他日別遷豈將在官之物隨行若以如律治罪則今後官居無如民居官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民其陷害官長猾吏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敕至安貞復任猾吏刑来故茲敕諭

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三員

朕聞人臣之忠義者未嘗狹蔽人君而為患臣者也前為地方撫屬不明敕鎮撫畢安詣衛教爾為忠良智謀之士豈料信從蠻夷暗受賄賂賣棄地方及至措教之際妄行捏詞面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的決降充總旗朕思前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若的以前罪決之朕心不忍然而罪皆釋免理當調守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待到即行毋稽故茲敕諭

諭刑官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

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
雖飛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潛毫釐洞見其真
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倡
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之所志也汝
其敬哉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
心仁吏如律事則河貌廷艇東注無摧山裂石
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
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鱉游園林如此則
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来奏河水瀰
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為之一空朕於日夜
究心河水為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衣
食既缺將何立命況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
今特命駙馬李祺齎朕敕命往所災處所優
給其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
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諭琉球國王察度

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為國環海為固若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所以事大之禮興自朕即位十有六年王歲遣人至貢本國之土宜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来致謝朕今更專内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符賜王度金銀印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鬻焉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敕諭

諭翰林檢討李陞

嗚呼君子脩道而有不幸焉曰老不遇也壯夭也疾甚也古今於此三不遂志人以為恨朕未然其説俄監察都御史以知人情舉卿詣朝朕令試之試者奏卿人才矣朕亦親出題鍾山之景使發方寸之靈弗逾時来呈覽之言雄句壯氣宇豪英朕思任之必國民之利當任之時卿訴疾甚步趨艱辛猶未深信但今職翰林檢討以省步趨之艱幾月目形

體聲貌果疾之甚也況聞卿老母年邁特敕
卿歸故茲敕諭

諭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
天恐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者主之以育黔
黎遍来使者自海中歸云及琉球三王互爭
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
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
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不然恐
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敕諭

諭尚書開濟父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開蒙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
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
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顧若是國民
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
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
子為國為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是翁平昔
之志況今日之耀朕幸翁来多方更訓揚爾

祖宗保戒

社稷故茲敕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脩或云神爲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脩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欵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脩者爲神而脩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虧而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来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欵達之以妙已之虛靈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奥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博然迷於是而已不變矣再引道之清虛與校

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睇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頑肯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即智人也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即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後累劫之冊褁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噫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噫眹聰者不以為可將焉求諸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霄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

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
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
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辯而知
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
焉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
非相要見覿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
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
脩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
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為快哉斯
愚不知旨故特以為然或聰者自以為利根
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
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脩者以為經之泛
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
燈於嶺外畫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
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為譏乎審者以謂
不然動靜動靜以為天下樂是則以為智人
便信則以為天下安化則以為天下幸行則
以為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

佛之故鐫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網設弋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陪不為多減一陪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脩行者磨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脩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脩者期驗歇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愆重嵬山信之乎邇来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歇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

而為定業將欲去難實艱於解分是何行
哉皆不務請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
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座收糧五百
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
升盡為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
以謂不足今来需者甚溧陽庄如之朕准其
奏而歛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
者半隱而半出亦云庄所並無司者至於再
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
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屬其司者此
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歟於戲歛世之不可
絕而絕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為苦
心志而勞用婪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汝復
志哉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沉凡夫舉此
必歛出類拔萃而異仄陋也又智用之而知
無不知以之而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
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

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沏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脩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惡忿於蚖虺蜴襲於覩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敕住持誡若是乎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何蓋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泚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為集金帛構是非要虛名不立實效甚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蓋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蛺蝶之尋芳遊蜂之捕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飄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啖膻味甚於蜂蟻蝶乎今之罪也在奏愆匿愆觀喜怒乘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餚已非斯身亡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廚下以足衆僧饘設粥飯有厭不備味於湯

調致使衆僧饑虛口澹則法司施行矣古玄

敕諭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右丞阿魯輝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遣使入奏為海西事云卿阿魯輝差使窜澡皮等伸情意言及烏者野人歸誠朕甚嘉焉且卿所守地方東隘野人南險高麗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無甚艱厄遂數千里以神馳寔交雖漢河西實融之誠何出卿右今特遣使齎朕至意往勞故茲敕諭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樞萬靈如影響則用已之際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不息之道豈不倏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示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以其禦災捍患也爾正幼年當節脩節潔精魂思與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茲敕諭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救

諭安南國王前者占城之役祗候內人阮廷檜留於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淳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矣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敕諭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三月初二日捷音至京云二月十八日審寇潰散餘者見行追襲然此其守禦洮州殘池當仔細定奪今擬西番已得地方寧靜其河州兩衛軍馬止留一衛在河州撥一整衛守洮州岷州原守軍馬且不敢撥動但留鎮靜即目鐵城等處人民多不曾納糧當差地方多有積蓄令軍人收取以為自供其洮鐵城長陽地方人民切不可留一戶在彼爾當

依朕前屬一應首目歷歷解來乘此軍勢不
可再三一了便了爾有隨征軍馬山西已行
發田甚是的當餘有西涼寧夏未見發田敕
文到日遣田本衛京師陝西河南軍馬令步
軍挾人出來軍馬可盡數在彼收拾零碎西
番然後田還可矣敕諭曹國公西平侯及藍
玉總兵等官知會

又

西番人性多不懷德畏威有之今遍大軍至
彼各各星散就其前日所有少有降者不過
面從而已非心服也敕符到日云及諸將知
會毋得私已容留一人在於洮州地方後為
民患彼中人戶多養馬疋務要收拾乾淨不
可令人作弊其十八族地方亦養馬多除端
王舊管當差不科外其餘包鎖南等一了不
曾當差人民見一戶出馬一疋少有不從致
之嚴令或遷離本土若令及一二人必有從
令者首目絕不可容下應有發來庶無

本處事務都了可令峽洮陝西等處官
此就札豐州免致再三動衆此事在於彼中
定擬朝中所料未可必然斟酌奉行

又

三月二十日鄭佛兒至京將到曹國公書所
言事多係大槩内言轉運艱辛民力生受更
言洮守不守恐久遠難為轉運然此處地方
皆係漢唐備邊禦侮要地既逐去本處賊徒
若不守禦將又為後患必須守禦其地方
人民一戶也不要留在那裏如今守洮州就
將所得牛羊多撥些與軍折作二年官糧也
可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阿卜商走在
何處若無處尋他時他共在黑章咱地面那
裏有他親多去那裏問要頡嗉子不問到那
裏也要拿他來如敢

諭曹國公李文忠敕

奉行

即今四川土人以妖惑衆倡起延及舊日明
氏僞宫人等皆乘時為亂京師大軍居下流

急不能樸捕到四川非兩月內不得至爾若
回在陝西可摘撥官軍遣官率領由棧道星
夜前去樸滅爾若未至陝西亦可早回定奪
庶免賊熾以安蜀中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敕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馬其遷選調遣辭強弱
知險易發放有節進退信期度行卒一之勞逸
察司隊者邀功若防姦禦侮非止一端於斯
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其於機也甚密特以

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馬謂裁其
事耳今府僉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督未
職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
府一應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一同奏奏
若府官及大小軍職少有不如律者即便究
治若有功并如律者奏毋他隱奉敕往治欽
哉

諭御史大夫丁玉敕

前者大軍入西羌萬山將松州已行攻取修

城守禦宜甚是威鎮西夷今議得松州地
方山多田少所種不足所用若令四川民人
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苻到之
日可設法抽出軍來四川撫養一會或於保
寧立一衛或揀何處緊要所在立一衛鎮靜
四川

又

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
天意以相四川且妖人彭姓者潛妖遯跡暗

搆愚民已有年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
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
未出境上聞妖作亂乘時蜂起以四川各衛
并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
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卿跋涉崇山宛心
日夜甚為艱勤然卿未至四川指揮音亮等
帥軍不律近聞李指揮律如軍法其弟音尚
未典刑特差人詣四川斯二指揮必不可恕
亦當律以軍法夫國之用將也以備捍大患

而禦姦侮如斯不律者安能食祿受官刑不
輕恕於法無疑如敕施行

諭信國公湯和敕

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
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
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
侯黃彬其有管領馬疋軍士均調與南安羣
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務要的當北土消息
常川要知十分南北都要仔細常差人北平

山東往來探聽毋得急慢謹慎謹慎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敕

六月初十日報到高麗龍州民鄭白等率戶
以五男婦一十五口来降朕未審爾二將軍
識否且高麗今古稱東夷越崇山之險僻居
海隅其風甚詐人性多頑況彼奴主分定民
人樂土豈有捨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
弱於我若此一二年間如此者又將疊至深
有智焉若我無知其信又非小小敕符到日

省諭来民加以公文送回以破彼姦通者中
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其東夷接境在
我切無生小隙使彼得為口舌若我正而彼
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来降切不可
留況春秋有云無納逋逃如使互相匿納何
持乎歟須當發回

諭遼東都司敕

古之能将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内有姦臣
外有詐敵間無入焉奏差来言高麗行禮事
既非慇懃致敬之意實萌間諜之由斯高麗
也今古稱為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
交必離重交必絶未有始終者也所以者何
其性謀人者多安人者少豈不識彼書之語
備在前書并都評議使司公文斯不明之言
自漸而進其知備乎然與外交者可謂三國
羊祜是其人也餘多為所害故臣子無外交
之理

又

音漢唐之四守也滄海之東三韓之地人多
狡詐不懷恩意而乃叛服不常非智德之將
戍守斯地其鴨綠之西北斥堠於金山夔張
調騎控朔漠以撫女貞雖備也恐虜邇者為
女貞高麗入歸者衆朕將授首帥諸職未知
重輕特令營陽侯至定遼相度與爾等議可
否量重輕使之受官食祿今年四月營陽侯
歸奏彼中事勢及齎到奏目雖列有等第朕
猶恐弗精再差人與爾等議果來文的否若
的無他論則下注授之以職若有不當則火
速明白寫来奏聞朕當決之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葉旺敕

朕觀高麗之為東夷餘書未詳其性俗備載
漢隋唐宋諸史誠可驗也其巧詐多端叛服
不常以其輕薄也當漢隋唐宋大治之時其
高麗未嘗不為邊患以招兵伐今高麗逆賊
弑其君又詭殺朝使及內官人等不久遣使
飾非可謂信乎前者不令来朝彼堅執不聽

及其與之期約而乃不遵所約其狀顯然止可各固封疆使其自然今爾等手握雄師戍守遼左不思制人之術而萌為人所制之機果何智哉高麗既不如我約令却使者歸高麗則當復以禮成差有名望者來朝則事大之誠必可孚於我秉令貢不如約又詐以虛文行移入我邊守雖曰其性輕薄於斯之為深有機焉爾等不止於邊擅令入城又擅令同周誼来者先歸此必諸將甚中奸誘賄賂

動搖朕細思之則他日為彼所害於爾者又非淺淺今後毋令擅自入境如有來者止於邊待後使歸首將不許見今後若有真賊前來仍於邊上止歸不許入獻且令自為之爾等如敕毋得違為以干憲度

又

禦邊之道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量度奚張威武孰使懷恩斯二事必見機而作庶幾制人前者高麗不如約是後假以計

稟事件差人詣遼覘視公留周誼在朝遣通
事歸爾等善待縱之以此人親賫周誼書往更
約以完禮來貢若此去再不如約而乃妄差
人來就邊止回不許入境且高麗昔在漢隋
唐間時降時叛時出輕騎擾邊若善與相交
既久彼又密令廣齎物貨招誘戍兵故事在
漢高帝時雖不的爲實衛滿同於高麗若此
今縱與之來不可不備也故茲敕諭

勞西河衛指揮敕

西河之地勢控戎羌蕃漢同居儀風不一土
民性勁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地非恩威兼
著者何能畏服者耶爾某官自朕命往戍幾
年于茲威聲遠振蕃漢寧居近悅遠來皆爾
之功特敕勞之故茲敕諭

又

河州之域也羌戎雜處蕃漢同居鳥鼠一穴
之地亦邇焉其土人性務爲盜殺伐無時非
智謀不臻卿當守此必外張威武內懷多仁

則羌戎服矣爾其慎哉

勞西凉衛指揮敕

朕惟凉州之域北控胡人於朔漠西南制羌戎於鳥鼠同居之所卿守是方即今暑退金生嚴凝之氣將至慨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勿怠

勞寧夏衛指揮敕

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界之以為險柜趙宋者趙元昊是也今戎大將軍掃清沙漠朕命卿守之山地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慎備秋高縛胡必有日矣爾其深謀哉

勞北口衛指揮敕

朕惟幽燕之北群山輻輳以斯口稱為古北戍此毋以險自憚必斥堠分明務在制人不制於人智哉

勞四川衛指揮敕

川民之所以頇其恃在四山環之昔所以蠻

叢魚鳥專之以為國為此也自秦得之後每
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爾守是方務懷仁
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敬哉

勞福建衛指揮敕

八閩之地曠民好嘯聚凡守此者非智勇者
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善
繩頑則為將之能者也戒慎之

勞海南衛指揮敕

曩自戡定以來人皆臣服然當此之際必居
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者命爾戍兵炎地
固守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
深忘備肆逸特遣人往諭且滄海之曠也人
將以為險朕謂非險也其海濶迤西及南諸
番蠻貊國無大小環而王者不知其數矣海
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游奚知善惡者
耶必加嚴備乃無警於民策之善者汝其慎
之

勞廣西衛指揮敕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多烟瘴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暑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饎勿使瘴癘有垂卿其慎戒之

勞昌國守禦千戶敕

東滇中有奇甸環數百里民有生於是者樂於是是以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牧之戍兵以護之斯土海環四維非舟不達所以防者防水賊也前數年命卿守此久失存問特遣使往勞卿其相機防禦以安吾民故茲敕諭

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

朕起草萊削群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通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敢姦弊疊興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因事被問未畢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見目之悉係浙右儒士奚奭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歌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

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
尚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
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
然賊吏貪婪如蝇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
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
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
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彬之父
家書意望管局宇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
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
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
人父者如此詔能出其右者勸善懲惡移風
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賜詔
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綵子五疋川椒
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依舊應當里長其子毋得再役欽哉
閏三月　日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八

敕命

考功監令敕 丞同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

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
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
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柰何空眼無知是
謂得人之難爾某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
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
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考功監令戒哉
戒哉

中書舍人敕

書之原由来八卦始代結繩經倉頡而備用
博便天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
者艱為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
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陳三綱而立五常代
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
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
無知後書之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
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
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群
英以書備救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為

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馬今特命爾某爲中書舍人勤政毋怠

東宮官敕洗馬中舍

前代擇人以從嗣君事各有任所以任事者何謂發先聖之聰明闡哲王之心志以基將來人主之厚德若斯輔之人必通聖智廣學問則可令洗馬乃先驅之職中舍乃周旋之士於職雖微若非端正豈可近乎今以爾某爲洗馬中舍爾其動靜合宜問對誠實則身家昌焉

兵馬指揮敕副指揮同

今之兵馬司即宋軍巡使其為職也禦風火察姦盜禁城人衆謹關鍵驗出入使真偽俱分餘無狂暴以廉善良之居若膺是任非機智速疾人莫可測者豈輕授爲然世無全才爾某顧遑變通特授爾某官毋得假公營私以積後愆務公勿怠

翰林院典簿敕

翰林院之設歷代本官賢志文學之士然而

代制君命出入書籍官吏俸給日用紙劄上
下行移若非案牘之明則無稽於歲終有愆
於諸職事者故有典籍之設今朕命爾某爲
翰林院典簿爾當奉行毋怠

翰林院典籍敕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
專掌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蓋謂
紀載先聖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
而知之若非永固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
以司之正欲精匱閣之方明數目之多寡易
於檢討今朕命爾某爲典籍務勤勿怠

國子監助教敕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
子及民間之俊秀君所以教之者欲國之
人才備故有人繫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
徧教特有助教設焉職於此者必得頗通
性理勤覽群書方稱斯職非若是而不可某
今授某官既承命勿怠

王相府長史敕

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故有長史之設其為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周知導王以仁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某今授某相府長史爾因儒吏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良若何止以目前之學用爾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聖先賢之道往輔之勿怠

王相府審理正敕　副同

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縄愆謬故法不外施此諸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為某相府審理副正既承朕命當讎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務公勿私毋怠

王府典寶正敕　副同

昔者君天下符契為先所以取信於臣民也今親王朕授之以寶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某為某府典寶副正爾尚恪勤乃心日奉勿怠敬哉

王府典儀正敕　副同

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以爾某爲某府典儀副正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

王府良醫正敕 副同

古者諸侯王皆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爲某府良醫副正爾當一古人之法以永爾職爾惟懋哉

王府工正敕 副同

工正之設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庶不致曠費料材而濫役也今王國各設工正所官以爾某爲某府工副正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毋或慢慎哉

王府典膳敕

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所以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

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重順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可令命爾某為某府典膳爾宜敬哉

王府司醞敕

酒以奉神明於上下悅人情於古今所以重酒以設官為斯若膺是任者必清潔其醞所滌利其用具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上下方稱是職令以爾某為某府司醞慎哉

生藥庫大使敕　副使同

古為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朕亦有生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者方為是任今以爾某為生藥庫大使爾某副使爾其收貯如法出納精專爾惟懋哉

抄紙局大使敕　副使同

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大利天下然製造之法不難欲人無犯豈不艱哉所以不難者一蔡倫之工於今之時孰不為之國之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僞故設抄紙局

官人於斯使督工有成抄造充精妙得人而後已今命爾某為抄紙局大使副使敬慎毋怠

織染局官敕

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良臣以司之則民無橫科色疋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汙職者則民之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使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為之命爾某為某官爾當公務業誠保身慎哉

高宗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九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

策問

問聖學

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即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

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
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畧無有礙匡君濟民無
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
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
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爲教臣之式明三綱列
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理
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
享國且短爲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
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
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問天時

朕聞聖人在位則天下安和四時序五穀登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甚寡者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此果若是乎果若是則何君在位天地
之鑒致然也夫何堯湯在位之時二君皆聖
人也却乃堯有九年水湯有七年旱當此之
際民之休息莫不善殃至甚然否于斯二事
但嘗聞云耳畧不知水旱始堯湯某年其灾

消禍弭亦終於某年諸儒博習聖經典籍必
能周其故以陳之且當時君聖臣賢何故國
民之災有若是之危此果民不善而致然歟
君不德而致是歟抑天道運會而使然歟如
此者去古既遠亦必時陳之但以方今天道之
變又不知何如耳曩元不經天下橫兵十有
六年災傷民命者非止一端几死者兵機水
火大疫流行中原之地十喪六七至今方定
九年矣水旱時時必朕非仁而使如是乎當

詳其故朕親覽焉

問刑賞

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
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
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
百君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
夷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罟張密網絕於
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稽歲棄市
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歲棄市

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梃代之稽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果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又古封建有功德列國天下民無爭臣不篡君或讓焉於斯刑賞使民憂而憂樂而樂致國短長者朕不知何特諭諸儒比論可得而聞乎

問堯舜禹啓

唐堯虞舜之書凡儒者皆誦之明之二帝乃大聖人也其為壽也高其在位也久以其大至智則化被天下以其德則澤及萬物其為至智者不言可知矣其為聖德也不待辭而昭明矣夫何不毋均之化慈不及之雖書載毋均之不才猶且不能使人無惑也且禹亦聖人也功被天下法唐虞之制規矩焉國祚延長當衰老之際天下何不益之讓乃啓有之者何敢爾論之

問天地鬼神

天地變異鬼神顯寂此之機可得而聞乎果能陳其本末則當言天地變異其態何如鬼神顯寂其狀何若於斯變異顯寂由何而生因何而靜故敕問之

問人臣言行

人臣匿有知而為無知揚無知而為有知公私乎未親率而言易已親率而云難果知易難乎仲尼之學必精之如貌恭而秉不果言行而心不良識見乎測難乎予等幼習至壯閱文既多當備陳而辯驗之

敕問文學之士

昔秦皇去封建異三公以天下諸國合為郡縣朝廷設上次二相出納君命總理百僚當是時設法制度皆非先聖先賢之道為此設相之後臣張君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為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鑑秦設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君國

者其故在擅專威福而致是歟抑君怠政而有此歟校之既久恍惚其端特敕問之

又

朕嘗觀物昧於造化惑於的理特以雲生之妙敕問之理何如也嘗云山川出雲其雲也一動一靜何如斯指山川而言雲也又碧天四際窮壤無翳俄霽漢間倏然而黙雲蔽於太虛此非山川之發理果云何若是而妙乎

又

朕聞昔之叩角而歌者謂嘆時而作又一士捫虱以論形勢而觀利鈍是二士也智者請爲之論

又

朕觀上古聖賢之言冊而成書智者習而行之則身脩而家齊爲萬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窮經皓首理性茫然至於行文流水架空妄論自以善者矣及其臨事也文信不敷才愆果斷致事因循將何論乎

請論之

又

權衡之制升合斗斛之法止頑民之狡使良善者無憂雖然頑者愈加奸猾善者尤被其欺瞞官以爲必善民以爲必然若以權衡之制不善升合斗斛之法不良觀斯制度其所由來遠矣今商賈計多布民詐廣未審何法而可制之哉請爲之說

又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爲善所以爲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爲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也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遊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之所以言令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

難易乎請為之論

又

朕嘗仰觀俯察知七曜律度於窮壤浮天而東行天以健而不息紀分野而遊乎地上而西馳山崇海凝雲飛星列川流不止淵清弗渾四氣消長歘原其造化何自終未得人以明今文士至朝請陳理說

又

天道窮窿而廻遥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焉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也前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為首祀次以宗廟社稷下再酹於山川朕觀若此古人將以為神之靈必然而祀焉果悅惚疑信而祀焉且神之為神也或寂或見果隸災福焉今敕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哉

又

昔堯舜之絶傳其舜禹之衆合周武之不綱

殷湯之兩廢其故由何而致然

又

嘗聞上古列國於天下爵分五等其於朝聘之儀貢輸之額辨是覈非孰職以專之果有無之可析乎請明其說焉

又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歎出類拔萃必犯患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若必以出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昔於彝倫之序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爲之論

又

昔漢制商賈枝藝母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

久矣未識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日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諸生詳而細對

又

吁時上之志奚不我知其由我不德而致然耶抑士晦志而有此耶嗚呼艱哉君子得不易我知人惟彼蒼君之照鑒必或福志之將期然通來云才者群然而至及其用也才志異途空矣哉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函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昂霄會玉毋於天京釋乃歛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刼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人爲數九十

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沉其一傍曰鬼神不
洩機仙有尸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沉迷
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減者
此豈佛仙有無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
英俊群然博才者衆特以二敕諭之敕以捨
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
皆兩圖諭由已而敕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
以陳之

又

朕觀如来修行雖苦之至但亦載而道成其
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効之者莫知至徼
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
繼之或幻而或真神通盛効之者亦莫知源
何夫子之立教彝倫攸敘效之者可以探其
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論

嚴光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處心有邪正不同者有沽

名釣譽者有濟人利物者此數等之人但聞
其情狀不分高下所爲皆止有二說邪與沽名
名利物此四士者莫不止有二說也夫邪
者類正與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一說何可數量如昔漢
非獨女奴惡萬狀而爲餘何所知且邪正沽
爲而不爲爲邪邪之諸事不誠而爲邪可
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
少爲君者憲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
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
大禮落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巖
濱水以爲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
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爲奇哉在朕
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
今而奔走天下豪傑者是也禮記曰君命賜
則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
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
罔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
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姦詭其如鬼神何

且彼樂釣於水際將以爲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曠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且耿弇鄧禹之賢生稟天地之正氣孝於家而尊於師忠於君而理於務當漢中興之初朝無禮法民尚徬徨其弇禹者助光武立綱陳紀磐石國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焉此正大之賢豈不濟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於古今者爲此也嗚呼千載之邪正莫不尤朕泛說乎達者識之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遥

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
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
者送供以飯諸僧食乎長老對曰近日並無飯
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
寥面壁以觀想為然何故周旋精舍衆口喃
喃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
不過釋迦慈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憶愚哉
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
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
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
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
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
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
以不慮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歎識西来之意
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通諸惡
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
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顧口

熟心懷惡毒歲月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
却乃誦經以欵釋之可乎譬猶國之律令所
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狂惡
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于唐宋元列聖
相傳觀斯之道豈不天地者歟或曰民有善
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其意不墮刑憲又
知却乃真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
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捶父凌母考之
於律諸犯者悉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
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諷者
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来上聞幸望宥
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
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
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
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
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人
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
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酩酊

之酣嬉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来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来東土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衝太虛察九泉之機遂

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真傳其說可爲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王二清與聃共三曰三清說大羅虩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與僧悟禪如是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

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真

福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不聞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汗甚於民反累宗門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蜂蟻論

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居穴處之兩般有衙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巢有戶有守土者有殿有尊王室之綱甚嚴者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意高下尋花覓

蟻衆其巢室就集焉為飡如人之集稻糧也飛野無隊者何也蓋身有銳鎧騰翔上下凡遇諸蟲蟻有相犯者彼堅甲而執利器有智謀而橫行天下也此蜂之能者故出無群隊也又蟻者穴居有治宮室門戶與蜂相類宮將建近於九泉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回而闢戶巡防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木之上衆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小有膽有毒蟻微群結繼行氣類相感治律過人蜂蟻如是人類犯法何焉靈乎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陋老子已有年矣執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

而麾仏宜又非昺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
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爲前好
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欵稱三教者儒以仲尼
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
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
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古今
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
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
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翕民
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
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
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
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
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
不信若左慈之幻操藥巳之噀酒起貪生者
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絶鬼神無
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
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尚

者從孔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
絶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
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
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
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
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
教有不可缺者

甘露論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兆人
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
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爲善之
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
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絶筆舜得鳳凰來儀
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
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
所以憂惶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
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

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爲害必逼其
身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
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
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爲良法也即
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
上帝於圜丘當日省視壇塲道經松下忽見
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
將以爲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
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
餳糖誠然天恩下隆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
矣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敕儒臣
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
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
以忘危乎朕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
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
晨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爲之此皆
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

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爲必然者也

時雪論

淋淋漓漓之謂雨大地瓊瑤之謂雪此果雨乎雪乎曰二說皆雨雪之文言也洪武九年十一月冬深既久清露不結河水不冰是時不正也昔人有云均調四時其機在乎生靈之主朕思之惶惶俄而風生八極雲暮長空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翩翩飛舞雪墜九霄曉來闢戶以觀近山玉砌遠景銀粧此天地嚴凝之氣至矣今也時令既正仁者尤可思乎曰可所以思者富貴貧賤當有守思之道曰守者何曰當此苦寒之際衣單食寡者但能守饑寒而不妄爲異日安矣良人之名出矣必由貧賤至富貴也曰富貴者當此之際綺紈纊服紅爐暖閣重裀列鼎若不思貧賤者亦可得而聞乎曰可且富貴者當此之際無衣食之處他日必由富貴入貧賤也此理之必然有不可逃者朕聽斯言特以時記之

七曜大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驀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翰考功監丞郭傳人皆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一細爲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說甚謬吾觀蔡氏之爲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爲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巧其性僻而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爲然著成文者有之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

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
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書古先哲人之
見話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
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
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
乾旋之道但知庸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
天象是以以已意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
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盖謂朕自起兵以
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
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
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
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欵明休咎特用心焉故
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
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
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
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曰當繼
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
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為理所以

順亂逐逐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晓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窮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

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稽旋理以郭傳黃鄭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為之論

鼠蠹書論

鼠之為物性盜竊俄有被鼠盜去倉糧者初未知鼠若是其糧主歲終但見倉虛疑有人盜視之不見人盜之蹤跡也時四顧其倉見壁穿地竅謂傍曰斯何若是傍曰鼠之窠巢也曰鼠之為物何施曰鼠乃萬物中一物耳其性務盜糧主曰倉虛糧耗莫不此物竊之

乎曰然糧主既聽斯言其怒恨恨不已正怒
間忽翰林典籍至見糧主怒非尋常試問爲
何傍謂典籍曰適來被盜典籍曰吾將謂人盜而乃
曰非人盜乃鼠耳典籍曰吾將謂人盜而乃
壁鼠耳吾觀鼠之爲物與人相類何以見人
盜雖曰無禮尚有智盜有非智盜鼠亦是爲
且吾官守典籍務欵完書清類是其職也近
者鼠入書厨將已完未完之聖書十嚙八九
甚爲我罪吾乘一時之忿欵驅群猫而盡捕
之且未舉靜慮此皆物類所有者其性若是
柰何性雖盜竊若附倉而巢依糧而窠則爲
物乃能無禮而囓之其罪安可怒乎必驅猫
養身之計又何怒哉其聖書非餬口養身之
以捕之一日縱猫入室其鼠皆竄所在有入
壁者有潛地者有緣於梁者吾視其猫猫乃
瞠目視之皆無所得吾將謂猫無用矣驀然
有慮噫斯書昔聖人以此而利濟萬物若有
知覺者必不廢若愚而欵廢必神靈護焉今

鼠無知嚙書將盡乃無一神呵護此果柰何
吾又思若愚甚者雖神亦不鑑怒若必鑑怒
亦何益哉吾試忖之此非嬴政入鼠之類中
焚書之心未已耶果鼠無知而若是耶不然
鼠雖性盜竊所盜者必於鼠有益則盜今書
於鼠無益乃廢之非嬴政之爲鼠者何故疑
而論之可不刑乎

鬼神有無論

有来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
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
間日悲號於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
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
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
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
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曰爾何知
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
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
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

窮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迺既化於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之道必有爲而爲夫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何故蓋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

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畧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麋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灾害不萌垂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

無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無所依者惟冤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於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敬助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柰何認僧差矣爲何蓋爲聞僧善者及住持名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與布施若善果有徵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住持名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黨類私利益

用非理亓端寺頹而無補於前好善者亦加
禍焉於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
差若善人歎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於方
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是慕道之心所以方
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頹靡疊膝禪房
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歎了心性以化世人
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之凍裂雖酷暑蚊
虻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井使
俗人見之則衣頹而形稿故所以世俗耳目

無所驚眩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
好善者求佛雖真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
不爲凡天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
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
源源焉

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
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
人然釋迦本同於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

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住世應真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生方今雖有僧閒能昂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即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地獄昭昭於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妾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於世祿及其家貴為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廈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欵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爾晛嚴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清虛之境

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清風於翠微深處吟皓
月於長更歲覩山嶽之青黃目百川之消長
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亡非獨
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
之無知止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
地獄豈不兩皆邇耳若僧之不穀兼通漏未
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
赴淵之愚者矣爾必歆異此道而傑爲湏知
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
播寰中若歆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
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
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賤之
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鉤於腹此其所
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
當深思熟慮剖決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
以官未審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泯而實
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宦彊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而化天下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爲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世人於世善獲生全者託以彝倫攸序乃爲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備而守行之不亦善乎

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爲之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來其應豈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

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終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羨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弓擊而效之今世之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爲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菴受人之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爲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於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

況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於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值秋遇嚴霜而盡稿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窩下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寃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於隴畝商交於市廛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隙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蛟蚋之吮身無敢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艱於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既生既長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沉見人之造非也如睹昕之醉未醒如中睡酣而未覺以致

罪重尼山慈深曠海愈墮瀰漫無由自釋佛
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
在消慈而息禍利濟群生時乃登雪嶺而靜
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
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
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
復醒睡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慈惟修善而
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
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

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
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
乃有廢道積慈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適聞
天界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
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敬敬之
道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於周旋不敢
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昇
之周旋於諸佛之前於禮未宜於勤苦不當
若以今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歟

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愆矣俄而有來告者昨晨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不聞鍾鼓之聲虛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瀰海於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天生斯民論

天生斯民二儀奠位於子丑則萬物資生於二氣闔闢之期惟人生氣之精英者也故比出萬物是變通而不已況衆乎既衆且靈互計而不已而有吞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斯民之有哉然非斯民之衆而有愚頑者非人君之育亦可也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之治非人君之治斯民亦何措安其育之之道大在人君持守斷行焉若非持綱守紀而安善良則良善慌惚而弗寧若罰惡之道不

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亘古至今刑加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

雲生論

嘗云性理不明在乎講而已然非智者不詢非賢者不明若愚頑者罔從講明之道則終世而愚昧若世之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乃善之善矣通者符出四方令有司至賢良方正於廷朕親選擢之意在布列諸州職爲牧守以利黔黎夫何至廷者衆若與之語衆口喃喃艱分利鈍因是敕問雲生性理以觀學之盈虛性之俊陋良久敕備諸儒承敕而往作爲雖然朕以已見而發問亦以已見而自明夫雲也者天地之盛氣也若或陰陽

之嫋而乃雲形爲形則千態萬狀油然而生也在乎山蒸海涌奔騰上下靉靆四維斯山川之出雲成而變也出本川澤歸則絕迹此鬱倏雲蔽於兩間而不歸於川澤瞬息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所以天地盛氣之爲雲爲時蒸而節至山川有若是而興起也且天地之晴明八荒澄肅斯二氣之平和浩蕩之勢息逸俄膚寸以浮空必大化之有爲特以雲生霧長消息於兩間雖結於太虛必徵起於山澤故山川出雲雲本乎山川是也

原刑論

刑罰惡之道古制生人非至理不仁至仁理五刑備用於先必庫匱於後所以至仁爲所以生人爲非至仁理備五刑而無遺善惡惡善始徵終亂愚私愚愚不知而反聽私故違而禍仁有以謂刑中我以謂刑中有以謂刑

平我以謂刑當盖聽用中平刑用中當所以
非仁不仁仁不仁非仁矣哀政簡慎稽之死生
生死甚哉艱哉幽察而後已詳明死死本生
復生甚哉輕重重輕至仁理刑一二三惡滅
愚私理憫違一生惡四

A188179

樂章

圜丘樂章

迎神

仰惟兮
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 叶 幸來臨兮壇中上
下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悅聖心
兮民獲年豐

民依時兮用工感
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
兮以歆

進俎

庖人兮列鼎殺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
酒行初獻兮捧籩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
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殺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
朗朗兮上方況日吉兮時良

徹豆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
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煒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轅兮駕共抗遥
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

進羅列兮詣瘞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
物全於上感至恩兮無量

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閘香烟
繚繞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鸞瑞氣兮
應結樓臺以徵秉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
但以臣兮固請願嘉烝民兮永懷

奠帛

臣捧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
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映燎炎兮煌
煌

進俎

庖人兮進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徵秉兮
獻上曰享矣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為烝民兮
永昌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雖敬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
悃用斟醴酒兮載簠觴

終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穀羞
兮未具將何報乎神功

徹豆

俎豆徹兮神熙鑾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
雲衣敬奉行兮弗敢遲

送神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
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穀羞玉帛兮瘞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
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合祭天地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二十日改定

迎神

荷蒙

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踊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天垂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畎畝兮東帛鮮臣當詵醮兮奉來前

進俎

庖人兮列鼎殺羔盖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牀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

終獻

三獻兮樂舞揚毅盖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
朗朗兮上方況日吉時良

徹饌

俎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
留兮佳氣昂匪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
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望燎瘞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燄發兮煌煌神變化兮
東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合祭社稷樂章 洪武十年八月二十日改定

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崇民
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
来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春告秋拜年豐

奠帛初獻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臣
將疋帛兮獻微秉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予令樂舞兮再捧觴頴神昭格兮軍民康思
必穆穆兮靈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千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憧予
今稽首兮欣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俎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
祥普降兮遐邇方叅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氤氳氳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
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捧殽羞兮詣瘞方嗚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
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樂章

迎神

仰瞻兮聖容見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
來俯鑒兮徵衷荷聖靈兮蒼生有禦瞻諸帝
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

秉徵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
效勤捧帛饌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歆享方旋
駕兮雲程

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再瞻再
崇群臣欣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

再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
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

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旋宮予心眷戀
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蹯雲衢兮緩行得遥
瞻兮達九重

徹豆

納祼羞兮領陳粢民樂兮幸生予將何以兮
崇報惟歲時兮再瞻再迎

送神

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鸞輿冉冉兮歸天宮五
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佑兮樂年豐

望瘞

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珍羞禮帛兮薦火中望
瘞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樂歌

大祀六奉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既定虛其中而為寰宇是時人生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

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
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
減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
而增減其事者秦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
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爲萬世綱
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每聞昔君欽
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怠於敬者及朕即
位以来命儒臣遍歷群書自周以至於宋元
皆考祀事之典既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
祀之時惟
宗廟頗合人情及
南北二郊以及
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也且不如人情者以
社稷言之古人以
社為五土之神
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因之以生而
乃一圍中各處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

之意也當行禮之時先
社固宜而又先奠
社之配位然後方行
稷神之禮此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
人情者也況朕自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欽每常憂
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
眷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於是有洪武
十年更
社稷於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
就簡一壇合祀以奉
二神神乃我眷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
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祀
皇天

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成朕命
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祀
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
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
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陰祭之於至陽
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且掃
地而祭其來甚遠言及祀
天地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
天地之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
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言之若以斯祀之禮
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若人執
古則有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以今
言之世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常卿
每歲祭
天地於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遂
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廟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于壇山川

草木不搖江海息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於
昊穹獨露大降於天中纖塵不動銀燭光舒
而燄挺香烟裊繞而淩雲殽饌芬芳柴燎烟
昇上達于九天斯必
神之降臨合祀之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實
其事而歌詠之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倫聲格

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赤霓而爲裳稽首仰
瞻遥迓兮耳聽金玉之鏘鏘

帝臨世而閱民兮蒙臻百福而海內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戶

洪龐之戶闢兮擁丹鳳之挾車兮角端前驅
地祇之旌幢麒麟而凜凜兮於昭穆穆而聖
以騰驤護衛森然而來兮惟格勤以趨蹌爲母
皇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格勤以趨蹌爲母
之慈而爲民兮合造化於乾陽予率百職以
候臨兮惟菲禮而願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旛幢
繚繞於太虛兮護從鸞輿而至下方惟五星
月照耀兮通

帝左右而龍旂傍引領以欣觀兮威威而衛
帝行

第五歌

嶽鎮從駕

旂幡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海濟
之會兮歆
地祇之来降陪神逕於幽篁飛蒼龍而儵然
聖而相從兮擁山鬼以先導蔵翅首以候来兮
兮清塵導道而妖魅蔵翅首以候来兮
聖皇爲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
天地之臨祭兮老幼相將而仰
昊蒼日吉而時貞兮麾雲縹緲於
天堂柴燎烟焰而福給兮盡寰宇以芬芳民
歌且舞而跳躍兮俯仰乾坤以荷
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呈天

后土之既臨兮享祓羞而羙椒漿思陰陽之
合兮如臨已而穆穆洋洋躬竭禀以趨蹌
兮周旋三獻而奉觴皇皇
三聖之優游兮眷予牧民而為王惟
天地之恩無極兮報獨父母之育相當雖欲報
之何已兮但法常經而頗臧

第八歌

鸞駕回旋

氣氳氳而馥郁兮樂
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睽冉兮
天廓落而
地洪龐目遥送而俯仰兮鸞輿升降而達玄
黄慕神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燁燁而耿光願
民之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筐

第九歌

升降殽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殽羞備納而供勤昌以

之而祈穀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
天門

地戶之茫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大禮
之既成兮必時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薰風蕩蕩兮解炎備朝紳兮懼恐弗專夜沉
沉兮星辰團圞皓月輝輝兮馳天稽首頓首
兮遥瞻孰知
后土兮何然

昊天
昊天鑒蒼生兮來儀
送神歌
諸侯趨蹌兮肅齊列郊壇兮次第金石絲竹
兮方携早彷彿兮鳳凰来儀俄冉冉兮慶雲
飛恭遥瞻兮俯首低靖沉沉兮
后土降臨時
地祇兮欣喜吾民今歲兮樂雍熙臣率百職
兮羅拜壇壝感恩兮無已惟父

天兮母
地

思親歌

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
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
去有時不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羽翎硬萬里
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監相隨雛知返哺天
性真獻欵慈烏慟惻仁人而不如烏乎將何
伸將何伸吾思昔日徵庶民苦艱憔悴堂上
親有似不如烏之至孝精獻欵獻欵夢寐心
不泯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二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文

萌賢篇上

昔軒轅既平亂後治國事繁職臧蒼專出納理百辟帝知務甚於蒼形勞以豪稀往裨之出入公私稀如所在蒼迎而與語謂稀曰稀之來帝命也紀繁無遺無知有知非理以理非道以道非成以成非施以施非工以工非仰以仰非俯以俯盡之矣吾不知

嘉誰必稀知所以然歟稀曰帝命裨之何敢不益而又公私焉安不如命善善惡惡靡行靡止善幸臧行致恭恭竭及明元首良股肱稀自當許之是時蒼令庖者豐殽漿者美酒具陳氷陸特以觴稀稀既盈腹遂拜而退明日從蒼出見蒼戶頼其左扉右鐏不樞是致宵晝關閉不如稀記之矣從蒼終日公無可爲至暮而入稀教闔者至梓人完其戶及蒼復出見戶闔闢如式呼闔者審之曰斯何爲曰稀之所以效公私也蒼聞之惶惶四顧若無所措詰帝而訴帝召稀責之曰完戶之勤公私乎稀曰至公帝聞而釋之稀既出帝闚目蒼容髮鬋衣垢時乃懷歸入見夫人侍兒謂曰公事不軼稀之過上相衣垢慾在夫人髮鬋容陋失教侍兒時夫人耻侍兒聽來日稀遥見蒼出神清氣潔肥馬朱纓人裘相應民具樂瞻相謂曰斯上相也皆曰然曰昔若是今若是始何焉中有人曰必門人也晡時

歸蒼共稀食稀視蒼食器不潔居處多惡稀
教主宅者如之蒼自外入見
宅院昔積塵無有階下青蕪已除異而問於
主宅者曰斯若此而由何對曰稀之所以教
我也蒼怒復奏稀於私有諂帝乃召稀曰若
此何爲也稀曰至正帝釋之一日蒼家人趨
市與鬻者互異濂其時而有之鬻者但圓其
目而視終不與較稀知令付所該少頃稀聞
蒼妻之父兄子弟內外親戚恃蒼秉政無

爲民病者徵而皆捕之帝覺召稀謂曰上相
之親過有巨微卿畧不有別俱法之人情乎
對曰私公也帝釋之昔稀未有之時蒼之門
人親戚病民者衆帝枉法安蒼蒼無所知自
稀與蒼齊後蒼之內外肴屬凜然規矩王綱
大振閭日稀入見蒼僕隸已由忘出入歷門
中道稀縛而付有司俄蒼之妾有犯夫人稀
特數其罪而出之主院者報稀之所爲蒼終
不語亦色無難及待稀尤善忽姦臣莽蕩者

誣蒼帝信之將命獄蒼蒼聞之免冠跣足待
罪雉闕之下帝召稀問之曰蒼若是奚爲之
曰臣聞神農氏有奸臣乖於群職是致政衰
曰奚不治稀對曰臣亦聞之海濱之醢鮮者
鼻不知臭其故在何其在日處之而已夫人
君之不知其姦者如醢鮮是也固枉直枉
非忠忠非也帝曰若稀之所言其莽蕩者與
蒼孰是非耶稀曰帝其信疑乎服斧乎曰言
是非則斧之稀曰罪莽蕩釋臧蒼明之矣帝

曰斯是非乎曰至公私於是戮莽蕩於社右
晨朝帝曰嗚呼七曜昭昭經緯之度不失寡
人之幸也稀知帝憂乾象有變時水星出東
并司者聞之矣時蒼槩聞命歸無所爲稀謂
蒼曰斯人世初世也鳥獸多而逼人洪水汗
漫而鄣民生理隄防之蒼如之工乃就帝心
悅明年值歲歉無食帝未旨稀先之謂蒼
曰民病矣上相樂無憂乎曰非無也憂何爲
曰生民之道何難公以民持杖而從事於山則

火徧之牽習而從事於水則涸漁之其鳥獸
魚鼈奚不為生民之立命者也蒼從其所以
利若豐年俱朝蒼之行也巨步舞袖由內戶
中道而進稀見牽蒼袂欽蒼背蹴蒼足謂之
曰君門也蒼曰下戶卑道臣民必由之所稀
曰然則然奚柰何君之內行門無大小皆由
之此皆君門也雖在下卑臣者罔敢肆步故
有入恭出慎所以施於規矩則埶陶於模範
則合然後禮天下則民從期在何期在先式

也未聞已非禮而令禮天下未之有也蒼聞
稀之言色惶心佳自謂甚得其助者朝之日
帝嘉蒼善用稀國事貞重賞之蒼聞命拜而
謝賜未及蒼弗辭稀曰上相帝嘉善矣蒼曰
然稀謂曰毋色嘉毋色善稀聞之德在葆光
不知光由何而耀時蒼噱噱而然之謂稀曰
帝若是稀繁至此孰可孰不可曰上相之禄
萬鍾理分也當為而為職當也君以敕勞之
知也上相感而謝之能驪龍之抱珠兮奚不

二而一者歟今之賜也過喜受也過分非明非賢彰之蒼曰如之何稀曰且匿他若此而匪之朝之日帝賜善成者百金蒼前而奏曰善成祿千鍾工雖善職當也宜勞以敕不勞以祿帝曰是還有說乎蒼曰臣欽復命臣聞君之道善不加賞怒不行刑二儀之道也所以喜賞則過之怒刑則甚之惟君謹之惟臣戒之帝曰善哉蒼之至言也蒼歸稀從之蒼謂稀曰昔帝命稀来吾與首期之事若干今

也曾無盡施乎稀曰已而矣曰民治乎曰常行化守永治此道不二二儀也帝聽生民日安世道日治斯由蒼之賢稀之智於是命稀稱五教帝暇日召稀謂曰前以卿從事於蒼凡四復命寡人以卿為至道畧不有校今請陳之一何至公一何至正一何私公一何私家也必以王綱而整鎮之是私公也四公二至正為帝齊大臣之家三私公本臣下之至公私曰一至公之說為帝齊大臣之不齊

私者稷蒼門人也蒼得罪帝命稷實之稷之所實從實不從僞是公於朝明於蒼是公私也是私公也公私也百無不道哉帝善之一日帝憂蒼無裨者以碣后從之后往蒼逆而論之曰后来如帝命乎一蒼志乎益蒼志確之蒼出后從遊於野時蒼有牧豕者在邇其牧者晝寢豕四散后見之及蒼歸后後留爲牧者代其司良久牧者醒后方歸蒼審之曰后何後我而至后曰上相牧者晝寢豚散後之也蒼於是仰天而噓無屬鼈代時刻故後甚哉勞乎精誠之篤有若是耶命家人陳水陸盛殽羞以慰后待后既畢后再拜而去是後蒼家事之巨微莫不求而理之說闇者以合之其闇者無納無不納一日蒼家人盜内財非用闇者臨門而捕之欲獻之於蒼后見之乃曰彼爾同道也以同道而不睦者兎也

小過不張其得在後閽者諾曰物隨往而可乎曰不可經人止物其爲善也亦諾之明日朝帝曰靡德靡貞寡人之不幸也帝之斯言爲緱山氏有將因若是罷朝歸蒼檠聞帝命后尤檠之及蒼越門而入閽者謂他從朝者曰聞帝命乎曰有之曰事之巨微曰甚閽者請裨易閽不亦兩能乎時蒼大笑而奏罷后裨之職明日閽者指視碣后唧唧撼首謂曰

餘士求不朽之名非白首不能期之今爾不數旬而永其不朽者志哉乎

萌賢篇下

顓頊治臣喬松慱納士而家役之及久也不才者去之才能者留之其才能之衆中中有人彎環者半智半不智松惜半智特不去留教半不智一日松誤失政事一間日省將奏明其所失環半謂曰事既失矣法既往矣君既無知雖不奏何患之松曰不然臣之道其

在竭忠若是非而隱是欺也若明而不盡者是瞞也使君之非而臣又飾其辭而辯是謂頑惡也如臣非非君誤聽非而將非之其默然不辯束手陷非罪是罪君者也所以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明之非過失則辯之是仁君者也環與童人者出遊抵供御用者家目其人所訛者皆御用非彼所有人曰斯非所有而有何之其人卒難隱悔以實告之曰盜得時環人爲松爲家理而歸環先至不言盜故人餘半日方復舍松請環人共話松曰嗚呼貞士吉我而吉君致吾兩憂兩不憂孰知其端環曰家宰何憂爲何患身君之不利如環等私徙家宰何憂家理不備其人者謂家宰曰人聞先公而後私善之善者也通有供御者盜御用而訛之當罪之不臣松驚謂曰獨見也他同之曰環者共驗之矣松審環曰驗之曰然曰何先歸而弗先是非至誠及我環曰斯非環預也默然復與人語曰環曰非預也彼所從事如

環非預也如之何的明之是有說乎人曰冢宰及人皆帝臣民也更且帝專殺活兼執與奪煞數事亦冢宰替益之矣人與之理私而更理公是成宰之賢就帝之仁也安有冢宰理天下門人無知是豢犬羊也松聽之吁環生之所以不過世俗之一理財耳終無補於我去之

啓忠篇

或野人問觀人於孔子曰敢問夫子之觀人乎曰云其所以則與之語曰鄭索逋逃於宋不與欲良騎樂工然後與之鄭如其所欲以瞽目良騎如宋大夫皆悅納所與獻所逃是後日歌舞聽音樂樂鄭之與一日樂工令相者導過宋朝樂工當朝即私馬相者曰朝堂樂工曰朝無人馬於是乎溺朝堂矣宋智人公孫傑謀與衛閭曰大夫不忠矣吾輩言之衛閭不荅公孫傑獨謂宋君曰大夫非臣也為鄭所嗤宋君悞自此之後凡言意盡

者皆是之獨徽閻終不言而乃目他人反含怨於君傍曰足下宋君之臣何憾君若是曰君不我用耳吾嘗聞之宋君多失庶官皆匡盡用之宋君明矣獨足下朝野不聞輔佐之政宋君弗用足下豈不智君者也足下何怒之有耶各有所司事非我干野人謂徽閻罪君者也

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栢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某年符於東方或登峯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俄

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歲月以至如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交輝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鵬鶻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舉於戲盤太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眇江湖信哉

夢游西岳文

徜徉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遥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昇峯頂畧少俯視見群巒疊障拱護週迴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淩空其豺狐野鳥黃榛狡兎畧不見其蹤跡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遊岳

頂忽白鳥之來雙鶴異香之繚繞管絃縈竹
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
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
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
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
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
雷吼諸峯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穫年豐遂舉
手加額豁然而寤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
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韓愈論風伯文

吾觀韓愈論風伯之文知其爲人也似乎欠
博觀明道理格物致知循末審其精且天地
不威怒怒則風雲雷霆是也夫風聽天地之
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揣萌夏則長養秋乃
結實冬則斂藏非風來可至如時君不道天
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之威
飛滄溟勃上下揚毫釐於天外振嶽瀆以生
音徵神祇驅雷電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

赫然雲生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輩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恩至精之言以為文永無疵矣

駁韓愈頌伯夷文

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壯字奧且有音節者甚不寡文全不誣妄理道者鮮矣吁難哉朕閱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及至檢閱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倫夷之忠義止可明並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乎日月又闚乎天地旌褒之尚無過於此何乃云日月不足為明天地不足為容也是何言哉嘗觀上下四方曰宇生存來今曰宙二

儀立極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宁
以天地初分為垠来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
也大矣哉天地明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
日月於文則句壯字奥誦之則有音節若能
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
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
不朽已千載矣今為我論識者莫不以我為
強歟設若不以我為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
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庭是也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
至於今實無而有難覊難羈縻爾風之妙微不
能使人無疑至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
忽又周旋人物裊娜樹枝或曰非風也乃樹
窈窕之威儀非風之所致爾飛槁葉走黄沙
動而静静而動高而夷險而易窪而隆見如
是之奇將為人信乎人又以為不然爾何怒
之速也滄海氣雲六合岳鎮為之音浩浩然

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風矣爾方釋忿
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播萌五穀如雲如浪
作薰解民之慍何藥可奇至如却氛埃清宇
宙明日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不功乎今
也民之感恩且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以
斯言故敕爾想宜知悉

扳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
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備天下國

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源朕知僧之
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欲出爲我用瀛曰恐無
改益之由此而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
此乎朕謂瀛曰云何如是觀人古賢人君子
託身隱居非止一端如甯戚扣角百里奚飯
牛望釣於磻溪徵隱於黃冠此數賢能者未
必執於本業而不爲君用朕觀此僧之文文
華燦爛若有光之照耀無玄虛弄假之訛語
句真誠貼體礼門之學安得不爲用哉

闢阿奉文

每聽儒言及觀書史切見歷代之興人才濟濟匡君益民歷歷昭然朕雖憂慕安得而至耶特以未造閱江樓名令諸職事試作文以記之諸人聽而往即日文成群獻於前既而張目一覽文章雖有高下其大意則亦然所以大意亦然者何不過皆誇樓之美言工已成覽文之後不得而無憂吁難哉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而好戰鬪忽宮中婦人徐克

家用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庠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於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於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關至妙者隻輪飛錫長空笑談定往化克頑

爲善默佑世利其功浩渺非苦空寂寞忘著
欲絶塵事者莫採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道
者精於儒正黙論間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
及有僧名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
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有意文奇句壯奚啻
於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僧之善
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
人矣朕是許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
文思意果如濂言然僧所以求改改益者非也

容者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
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但觀唐
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人才可見矣或一二從
者所問所荅不過順其欲而常其美惡不諫
焉以斯人之心猶思膺上爵而名揚於世傍
有信乎曰然曰何以信之曰但見衣冠濟濟
身書雄偉豈不人才者歟今制云乏人矣此
群然而同遊者何物也曰今之同遊非昔君
之同遊者昔君之同遊皆和而不同者今同

我[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和者曰既知如是曷不黜之曰未可也曰何不果而從其迂曰不然待彼自省耳若或一省朕得人矣何下歷代人才之盛歟

詼諭文

朕嘗以事勢觀人以時宜較之何有職之士愚之至甚誠爲惜哉且姦貪者勇不畏死於時宜事勢畧不以爲然其正直仁心者徒知此而不知彼於事勢時宜但知其膚爾是以惻隱仁心顛倒而用矣豈不知上古聖人驅羆象而逐虎豹未嘗有逐麒麟獐鹿者也或問禁師曰爾擅降蛇而得善至既得蛇而殺之否師曰殺之可殺放之當放朕謂師曰蛇乃人所惡者爾言有可殺而可放者可得而聞乎曰可所以殺之者某蛇所以放之者某蛇朕以師者誣說試復問其詳謂師曰得蛇之後盡殺之可乎盡放而不殺可乎師曰皆不可臣擅得而憑神殺放亦憑神苟不依

神其有咎焉嗟夫陰翳幽穴中一微命之蛇
爾人將以爲無屬也以降蛇者言乃有屬焉
故生殺不敢妄爲以其有神也再詢儒者朕
每聞湯聖人也去三面而祝之令有生路果
然乎曰然曰豺狼欲左右而容乎曰不然以
其傷物命也嗚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仁人
君子不解而倒之邪耶正耶省哉戒哉利益
矣

省頑丈

嘗觀古之賢愚者清濁之分善惡之別曉然
矣但近視目前職事者渾哉若以此渾字言
之莫不方今有職者不知賢愚善惡者歟非
也其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皆知之爾然今
人之心法古賢善者少效古愚惡者多則賢
善者無同愚惡者有何哉蓋爲不治艱險之
覆身日習澆姦之篤故賢善之性日消而不
立執迷之情日生而愈堅吁難哉所以古人
以畢而致高以愚而致賢捨此而取彼守虧

而樂安時人以為易歟難歟嗚呼不思慮患
以防危務姦頑而覆命修德善終生膺上爵
揚名於世君子履之小人棄之惜哉惜哉孰
不悟歟

縱參鶴文

東海有来貢者姓瀛名洲所貢者仙鶴試取
觀之及其至態貌與常鶴同何足為奇貢者
曰不然若知其內方識鶴之異其人但言此
而往未暇詳問以歸鶴救內臣雜參群鶴中參

者去其翮日夕與入相狎凡鶴皆去其翮同
時而又生參者不拘聽其自然餘月翮翼乃
全時居五六月群鶴抖擻颺去翅不遠而墜
與民狎民不知將謂野者故鶴多中矢彈者
惜哉參慤懃數月一但如是而廢參者曰俗
鳥何戀曰爾何知俗鳥對曰智鳥必息六月
若扶搖值春秋所以假天風而各乘其氣今
俗鳥去不依時故如是也尚有未去者數放
將必神鳥也朕又觀之乃瀛洲者進其鶴丹

頂玄裳縞衣墨足日三朝而四舞鼓翼無時
如此者又兩月而臨中秋數雨過而天青黃
花香蘆蓋白風高而翅輕朕坐苑中忽聞九
霄之上有鶴雙聲張目仰觀見鶴一對搏風
而振翼旋若羊角扶搖而上翕忽其翎漸覺
微細其身將摩青之際形若蠅蠓之狀斂翼
而東下不知幾千萬里是鶴息翼之處因觀
智鳥致吾有歎所以君子之於當世能善事
而動善時惟瀛洲之鶴可體也且鶴非時不
動止是繫[illegible]其時至乃舉事成豈不
智鳥乎

尚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三

碑

皇陵碑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

曰昔我
父皇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
灾流行
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
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
裳浮掩三尺奠何穀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
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鄉依
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
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
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
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遥蒼汪
氏老母為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馨香空門
禮佛出入僧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
計雲水飄颺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
仰天茫茫既非可奇佐影相將突朝烟而急

進暮投古寺以趨跡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
徹啼夜月而淒凉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
落魄而佚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
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
載年方二十而殭時乃長淮盜起民生蘧攘
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遥盼乎家邦
歸仍復業于於皇住方三載
初起汝頼次及鳳陽之
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彰
云及趨

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
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
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舊臂而相戕知者爲
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
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而
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
愚朝暮日日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攫
不得再攫再驤移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

去棄戈與鎗予脫旃隊馭馬控轡出遊南土
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業是匡不逾月
而衆集赤幟敝野封而盈岡率渡清流戍守滁
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遊獨存駙
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
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
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
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
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群雄並驅飲食不

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義是尚
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群
雄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不振乎
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
師飛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
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入疆命大將軍東
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伊洛崤函
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
而爍若星鉆 而驅乎井陘河山之內外

民庶咸仰闕丨臣定可耆笙簧玄菟樂浪以歸版籍南藩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徵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戚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絜乎烝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淚筆以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顙時時而來饗

閱江樓記

朕聞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華夏之君建都中土詩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詩云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詢於儒者考乎其書非要荒之不治實分茅胙土諸侯以主之天王以綱維之然秦漢以下不同於古者何盖諸侯之國以拒周始有[illegible]之分茅之胙擅稱三十六

郡可見後人之古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觀之豈獨如是而已乎且如帝堯之居平陽人傑地靈堯大哉聖人考終之後舜都蒲坂禹遷安邑自禹之後凡新興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勢以居之故有伊洛陝右之京雖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時君生長之鄉事成於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稱中原者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勢有齊中原者有過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盖天地生人而夫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馭華夷弗寧英雄者興云擾擾終未一寜民命傷而日少田園荒而日多觀其時勢孰不寒心朕居擾攘之間遂入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來棲江左撫民安業秣馬厲兵以觀時變又有年矣凡首亂及正統者咸無所成朕方乃經營於金陵登高臨下俯仰盤桓 成擇為郡民心既定發兵四征

不伍年間偃兵息民中原一統夷狄率寧是
命外守四夷內固城隍新墨具興低昂依山
而傍水環繞半百餘里軍民居焉非古之金
陵亦非六朝之建業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
異乎不過洪造之鼎新耳實不異也然宮城
去大城西北將二十里抵江干曰龍灣有山
蜿蜒如龍連絡如接翅飛鴻號曰盧龍趨江
而飲水末伏於平沙一峯突兀淩烟霞而侵
漢表遠觀近視實體俊稺之狀故賜名曰獅
子山既名之後城因山之北半壯矣北孔若天
霽登峯使神馳四極無所不覽金陵故迹一
目盈懷無有掩者俄而復顧其東玄湖鍾阜
倒影澄蒼巖谷雲生而靄水市烟薄霧務而翳
鷰人聲上徹乎九天登斯之山東南方有此之
景俯視其下則華夷舸艦泊者檣林上下者
如織梭之迷江遠浦汝汀樂養翁之徑釣平
望淮山千巖竒聳群嶁如萬騎馳奔主月天之
外極目之際雖一葉帆舟不能有敝江郊草

木四時之景無不殽紛以其地勢中和之故
也備觀其景豈不有樂也歟朕思京師軍民
輻輳城無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鐵騎動止萬
千巡城視險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為
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
誠可惜哉況斯山也有警則登之察奸料敵
無所不至昔偽漢友諒者来寇朕以黃旌居
山之左赤幟居山之右謂吾伏兵曰赤幟搖
而敵攻黃旌動而伏起當是時吾伏精兵三
萬人於石灰山之陽至斯而舉旌幟軍如我
約一鼓而前驅斬溺二萬俘獲七千觀此之
山豈泛然哉乃於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
山為臺構樓以覆山首名曰閱江樓此樓之
興豈欲翫燕趙之窈窕吳越之美人飛舞盤
旋酣歌夜飲實在便籌謀以安民壯京師以
鎮遐邇故造斯樓今樓成矣碧甍朱楹簷牙
摩空而入霧朱簾風飛而霞捲形扉開而彩
盈正值天宇澄霽忽聞雷聲隱隱亟倚雕欄

而俯視則有飛鳥雨雲翅幕於下斯樓之高豈不壯哉噫朕生淮右立業江左何固執於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原會萬國嘗云道理適均以今觀之非也大槩偏北而不居中每勞民而不息亦由人生於彼氣之使然也朕本寒微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且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東南亦如之非際沙漠與南相符豈不道里之均萬邦之貢皆下水而趨朝公私不乏利

孟夫子改述文以記之

又閱江樓記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萬千之學猶不能做今年欲役囚者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興朝無入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急即日惶懼乃罷其工誠令諸職事妄為開以記来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以試其人及至

終無超者朕特假為臣言而自尊不覺述
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
子山柜險而柜勢朕欲作樓以壯之雄伏遐
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爾先為之記臣某
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人之君天下作
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此王公設險
之當為非有益而不興土階三尺茅茨不剪

誠可信也今
皇上神謀妙筭人固弗及乃有獅子山柜險
柜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較之而後舉且金
陵之形勢豈不為華夷之魁何以見之昔孫
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卒不能擅取
者一由長江之天塹次由權德以沾民當是
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侵江左
豈假閱江樓之柜勢乎今
皇上聲教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

情効順險已固矣又何俟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之所不爲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

歌曰天運循環百物禎須陛下納忠款而欽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真人之命四海咸安至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

君壽南山

觀春光記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巳漏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是日也春雲靉靆群鳥喧呼堤邊之柳微黃裊娜垂條萬線影拂清波致叢魚之來戲而蝦蟆之屈橫遥觀四山之翡翠深岩幽谷必群芳而萬類其坐殿庭知百花之初綻何也蓋京城四

謨皆山惟鍾阜主山也居寅艮適當春初風
多東發由山而過殿諸芳之馨隨風而至故
知山之有蘂其春到必然又見新水潺潺水
族躍於淵飛走者巢顛而窩叢雖微命之蜂
蟻知陽和而闢戶識交泰而措房觀諸物之
得所必蟄龍之將興正農勤畝畝之時國圖
大治之初士人習業之方然此春之所以堪
憐堪愛者爲何由日光之漸長也君子之學
道竭力於斯時儘有可爲所以古人惜寸陰
者以其春光之難得也不然今春既往學業
未周雖有來春非今之新春也但秉鑑窺顏
壯者蒼而少者壯壯觀於此者寸陰可不惜乎
若惜於分陰者尤爲上士其蠢蠢之徒止知
有春秋而已加歲蒼顏又不知其時已過矣
嗚呼稟天地之精英達者可不慎歟

感舊記有序

予因督功中都經滁陽乘春之景踏青
西郊細目河山城雉如故懷壯成此今河

山雖是依然故人首面移顏花木謝而再
春人已蒼而不少感彼此之時勢執筆留
心特叙困興之事以為記

息驛時閒登豐峰而臨下觀四山以環滁識
歐陽之不謬昔雖駐斯當揮戈角逐之時何
暇遍遊今戡定禍亂定於宇内時逢民福之
時故得暇遊於舊戍景多故迹川曠而水紆
醉翁亭下釀泉備酒榻飲者酣黄精巖薇扶
老以澤顔民淳風厚閭巷情歡因覩民之樂
天于今始見歎往日之危難何下萬千之數
當有元弛綱之時氛埃渤於宇宙鴻濛於中
原群盜縱英而馳騁蕩民命如驅羊予潛草
野奚往而何藏守食餘粟度殘生以候時康
殘胡遺士於諸營祝天以保衆利劍以除精
射檛槍而清太虚摧堅壘而安厚土謀當有
志之初於是乎張皇六師九伐威於海内不

幾年間偃兵息民時亨亨兮日月運行民欣
欣兮樂歲康寧符應兮有準修德兮在古與
今豈崇朝兮飄風何終日兮驟雨景物異前
河山如故既定亂以安民猶得思往以閱今
足當年之初志述而爲記

紀夢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
威福海内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
天下紛紜其年汝頴蘄黄民皆爲逆次年徐
宿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
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
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
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
墻無立堵可觀至十八日兵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
然時官軍久不見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
心萌矣俄而胡帥
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
巡不進惟是四境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

爲亂民獻俘於土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
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
城合勢共守以招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
胡帥攻之則如蜉蝣之撼石柱識者以爲胡
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
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繫絳以廢生不出
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
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
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
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
出境以全生以珓授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
以守舊則以一陰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
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
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
報我陽珓予備糗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
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
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

曰倡義必亥予心甚恐願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徵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旣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集六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

後三年發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忽夢居寒微暇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者徐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少將近忽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杜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幔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次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脩髯人世罕見畧火回顧於我仍在西北余尚無寒微中天神旣去急歸告

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寒微之時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裹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上皆如牙齒之狀特教我行不數十步明个南途逢一乞丐之兎袖者來露首及兩肱二股首項一竄兩耳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未即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靄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遊新菴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建庵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

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荅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日習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間數帝畏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帝畏地獄懼八寒八熱

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慾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庵將頹焉朕嘗歎息蔣山住持寺者自建庵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華庵者乎故空景美而庵頹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真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

願登天堂入壷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内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之機徴而理秘時難辨通致令千古觀於諸帝臣之紀録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汚名罪

囚天地間爾尚弗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来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須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塲若不解而至此糜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嗇嗇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脩甚有大焉所以脩者宵衣旰食脩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叙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

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脩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安得不永爲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貪僧以百劫未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貪僧之右又丞相捌思監至齎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凶禎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乘供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脩行多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惠

於君孝於親無私於已公於天下調和陰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變理陰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刻剥於民欺君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肯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庵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於此僧曰富有天下肯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

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我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後更一住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来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五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遲嶝嶇高下今者嶝而平嶇而直坦逶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遲而已其庵架空幕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戍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於峥巔玉鶴巢桐而每顧深隱翠徽縱有飄風而不上遊人遂樂禽獸情歡煥然一新觀斯創造庸愚者弗能噫有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我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於已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庵爲僧所新僧爲庵所名人能知一軀爲囊神之室以神脩軀若不知脩軀以軀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西征記

癸卯秋以巨舟千艘載甲七十萬是日天風東發揚帆泝流西征荆楚檣旗之後纜解舟行時兩岸諸山墨雲鬱鬱隼左雷右電江潮洶湧群鳥萬數挾舟翔焉少頃有蛇自西北浮江趨柁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若是歟果天不我捨加龍神運機則西鄙之寇如豺狼之被猶不旬日必至於麾下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一蛇浮疑柁後畧不畏人如此終半晝不異斯急流之所疑突然惟之見船未巨皷枚恐妨戰鬬即令不在將施神廟語既皷行復視之莫知龜蛇之所在已而師行由梁山磯其江陝隘巨舟輻輳見對立嵓山惟石穿空奔濤峻急樹生崖畔礙鳥道以披雲罷觀之後駕艨艟飛帆暮泊蕪湖之西江天風漸作水陸音生驚濤泊岸氣起濛濛是夕止趨就纜至旦風猶未止仍泊是江遥見江心一山梃然凌空酋然插水首有潮焉惟諸將輕舸如鐵梭而上下朕謂左

右曰若是者何如對曰是山之神擅禍福以致是所以諸將往禱焉須臾日越樓陽渡濮武射蛟之於是浮游而前數日所半晝抵皖城勉舟不戰水陸固守朕命諸將以舟繫水以步疑陸鼓譟而進不踰時空其江盡爲我有於是宵晝弗停次日午後兵三彼負而我勝友交戰再衝再折凡若此者抵潯陽之下與彼交諒遁逃遺將伏降朕命能者葺城守之班師建業吁兵凶事耳聖

得已而用之朕命甲士露鋒刃比縛首惡以來前其良民安無血刃潯陽以平民獲康哉上帝默相兵無血刃誤遭者耶荷

蘭亭流觴曲水圖記

古蘭亭流觴曲水圖一卷俯清流而弗湍仰茂林而幽靜亭坐一人下視游鵝一袒一皮二人露列流側一授一接松下二人一撚髯而問一凝卷而聽巖傍一人神倦而伸身澗右一人一手舉卷一手握筆挾牘竹間二人

一捲軸已成一回身以軸而授老竹下二人
一年邁屈脊抱膝棄卷而息一臨流而採盃
澗北二人一據膝而問一以手印地而聽又
竹邊二人一收卷而捲一紐頸而觀詩底一
人安筆硯整衣冠而坐其頼川庾蘊過酒覆
盃交睫不開僕者撼之參軍楊模隔流而躍
如伶人狀王獻之攝衣而慙王肅之將俯流
而取觴司馬虞說凝軸以言呂系側身以手
踞地而聽后綿酩酊握卷坐寢孔熾酒後

卷仰觀劉密袒衣攘臂以取覆盃王玄謨王
彬之相揖而搆詞謝繹搔疥王徽之舉幅執
筆而書勞夷擊盃鵲下徐豐之玩鵲遍觴華
者停盃他視曹華開卷王蘊之攘臂肆坐卞
迪迎流欲觴謝萬回顧長松曹諲舒足回顧
華茂袒衣執筆呂本握筆搔耳虞谷捧觴而
勸他者孫嗣掀髯而態度袁嶠之讚他文王
豐之開卷誦之首有童子十人侍立者二主
器者一擎瓶者二掬酒者一盥盃者三受酒

者一中者遺滯盃者一末有童子五人捧發
者二呼盃者一縱盃者二一卷凡六十人內
鳥一隻其或吟或詠或醉或眠或俯或仰或
起或坐或舞或取或趨或止曲盡其態尤有
異焉皆始於一良工之肖方有名於筆鋒之
下是可奇也由斯知晉代之衣冠人情之風
美有若是耶故於洪武九年秋七月記

盛叔彰全畫記

朕觀世有萬物者易者至易而不難難者至
難而不易吾嘗謂定矣一日入裝背所背者
以數器足五色於前疑其事而懷之少間遙
見背生盛叔彰者揮毫於古圖之上於心惡
之將以為今古人異藝況此圖歷代祕藏之
物物皆上品安得而輕著筆耶於是特趨而
俯視見古畫一卷名曰上品於中山積水廢
間有存者極其神妙令人美歎甚恨不全何
期盛叔彰運筆同前色如初著故曰全畫是
難得也試問斯人彼以全畫[illegible]妙唫此外更

何曰他無能而亦頗心盡山水曰彼固既成舊之於市人有買者乎曰近年以來私乃甚亂方定人各措衣食而不暇爾當篤其志而務斯他日買者如流之趨下可衣食終身毋中道而廢囑焉馬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洪武十年夏四月有僧自遼之金山越海而來其僧關內人姓王氏其歲出家於某寺受業於某師師與其名曰智輝字曰朗然其智

輝慧勤於座下周旋若干年後長成志在東遊元都果而行之得達至某寺某年拜指空於某等未幾大將軍兵下中原入胡都智輝東往欲渡鴨綠閱金剛山未遂初志而留禪金山其地北接曠漠彼處人少寡禮義尚殺伐況人徙氍氀廬而北行深入酷寒智輝自思此處地方每歲冰凍平地丈餘智輝乃曰非茹腥羶而不處居此方今國有君茹腥羶而家

當此之際天不歸而奚
攝雲山而西向四月渡滄海於登萊當月至
京師朕召見之與語其僧問荅聰敏辯然有
丈夫之氣豈比泛泛之徒於是勑往天界使
寧神以禪暑未三月乃曰吾日中一食樹下
一宿今居大廈坐食頻人豈不福將薄而禍
臻乞居山僻處願得力耕火種自爲生計以
度天年實吾初志也於是許之不旬日其僧
來謁而辭賜齋於西華門上朕謂僧曰爾今
既往同行者幾曰同行者有天界將山二住
持曰送行乎曰然於戲矣哉世之學業者如
二山之住持雖非通漏之輩其尋常之僧遇
之安有相待若是耶今爾僧向後果堅貞於
釋氏其名必不朽矣特爲之記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
幾冗之一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
及至方丈亞視兩壁間

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松下一軸撫
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鳴呼住持者志哉
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
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潑
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
足而坐可謂奇矣動脩者一也又了經於松
下對月於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
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
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
寞而已斯四軸六人一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爲
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
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
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死中見有數
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憩方丈顧
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
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
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
焉

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

天繼元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窓牖保誌之刹其營脩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勑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某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縈且左包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狐燈而侶影鶯囀崖

前啓脩人之清輿飲潔流於山根洗鉢於澗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芳之萍云之若是既聽斯言朕懽忻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百工聞用伎以妥保誌曜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鳴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建道場不憚勞苦一心歸向自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時某甲子工興至某月日時工曹奏朕

爲釋迦道塲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
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
若是有犯役者五千餘人爲之柰何朕忽然
有覺噫佛善無上道塲既完安可再罪當體
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青災一赦既
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
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之深乎然是時
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
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
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
謂衆生悞柰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
言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柰
何然一日潔已而往禮視去將近剎餘里俄
谷深處嵐霞之杪出一浮圖又一里既將近
三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
然左羣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窮拳以
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
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於崖畔

洞雲射五色以霞天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而恐惑人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有龕雲水有寮齋有大厦香積之所周全莊嚴備具以足朕心矣故敕記之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椎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窮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

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閒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奥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之以一已之見似乎果又久之見本經云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須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覩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内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嵬巒脩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採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

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採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辭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非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冊裹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

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群雄並起於吾之命如履薄氷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

日攻詢訪慱采志人中積群言加以比較是
非其中所言當者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
人之善行因斯人有志聽懷今爲我學而爲
斯人惰其學況平日解悟差矣是致作事倒
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以
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
教臣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
薄德卻乃揔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
宵晝弗敢自寧但見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
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註以繁辭評論
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已之見總先賢
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
故爲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鑰
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
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

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冀窮其
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
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
測窺其哲鑑不得無惑況如來之教指實言
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
態罔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斂之則毫
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斂
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
知其垠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

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
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
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而化示
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
是藏斂光不鏡時又畫象而舒形金容示現
妙音博被抜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
於三塗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
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
有謗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

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
符堅持忍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
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
漏彷彿其盡久必躡昂霄而凌烟霞單萬歲
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繁之
差謬欲定真祈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
土孤笻廣漠履險隻征朝飛凝雪以迷空生
逕難分夕風浩瀚走黃沙以幕川孤進前蹤
冒氷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
觀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五印之寶刹越恒
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雞足之巒
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
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典宥
罪釋慾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
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
芳秋蘂香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倏渡滄溟
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禮官以定議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母則無服又引子游

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非及宰予閒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

今之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廢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

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七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荼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敖王中宗享國

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毋無服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茫然哉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衰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君怠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洪

武八年八月無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
濡民雖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人種植至當
月二十有七日申滂山氣上升江烝海湧陰
抵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
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淋盡大地足滂沱
祀后土於北郊明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
然而往來雖吳道子施描方今之畴畫豈足
盡其考態蓋天開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常
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敕儒臣賦詠之故

亦爲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河量山澤通氣兮天雨洊
而至滂三旬陰霿兮過夷又將有傷兮或殃
俄雲歛而天霽兮民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
種而水秧朕握乾符兮何祥但時和歲豐兮
世道爲良今喜雨霽兮大祀列張臣僚賦讚
兮鑾鏘朕將稽首兮拜遥蒼家給人足兮秋
收冬藏皇祇兮洋洋惟願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
且如爲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
見災異萬端餘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
言朕過告既出矣逾月潘臣上書者山東布
政使吳印察政宋善闢鈍山東按察副使余
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潘卣
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
山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傳奎台州
黃巖縣徐季清安吉衛軍丘綏守禦莊浪指
揮僉事李景山西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
闢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傳奎李景八人計一
十五人准其言者吳印宋善
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謙徐季
清丘綏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
是後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
書一萬七千字朕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
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
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荅辦集又云

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召問之爾爲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荅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臺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爲國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

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諺已往分明見
陳可紀其為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
致仕為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
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
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手
曰旺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
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
之事皆有之為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請
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
足不他往但新建一室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
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
休官尚欲實封為陛下補闕耳朕既聽斯言
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為之
詩焉

閭鄉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倣老禪不語久
之知實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
著向後文章跡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
終老爾惟全

心經序

二儀又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卤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卤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群生今時之人

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普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卤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

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為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肅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滅

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為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為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偽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嫉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

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執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錄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決事也繁其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誤不免有之況見淺識滯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慾於後若能覽前過誤日加警省脩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福也若已不能省更加以子孫詈罵不律其好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如之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擷類而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歷代藩王事跡編而成是子孫不改過妄行引必為善書方編未成抱恨後為庶人乃云不

古牽今內多含寃屈之矯屋忘金帥之高樓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

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死於桑林有若是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使耶其父昔之凶惡之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矣書既滅編當布示吾諸子使觀賢不肖何如旦朕蕭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群雄鼎沸吾棄逐鹿之與群雄並驅一紀于茲方斂群雄於鋒刃之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徒因是杪導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斂雄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警戒目前深慮積愆已重今德薄才踈恐不足以補過消愆有累吾諸子孫即目日已年邁精力有所怠為天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強力為之然自平禍亂以來心役神疲此際施為終非精細必子孫見此增脩厚德消平禍亂之愆人各膺夫福祿此朕之幸也且歷代諸帝之子多囂囂不律以致為他人離間親親身受大禍者一為前人之所

作二因後人之不脩愈加增惡見怨於
天人者也惟我子孫熟省察而慎之戒之同
良於世不亦美乎

相鑑序

朕嘗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
紀賢不肖政得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
所以自脩春秋之書其書也惟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覽是
書知其所以然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
惡之紀雜處群書所以不能精知利害也因
命儒臣纂漢至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
爲賢姦兩書使智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
舍雖是非已往於千古繞開卷猶見之於目
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不從善耶故於洪武
十三年冬命翰林營繕成書令工刊就以利
後人特以爲序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老聃有云

死而不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人若目諫
其事由生之所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
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何也蓋父母之親天
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孝之既明矣然後
乃能事君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爲姦惡者以
其孝爲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
事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
此其所以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
焉如不累焉身當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
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也或父母已逝而
孝猶篤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孝在安神
冤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慾連
父母有所不知宵晝思音容而不復見常以
爲傷心安敢不忠君棄富貴而累祖宗也哉
朕觀諸賢在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
呼不亦難哉惟智人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

嘆息其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殺身權姦為類一日試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云何蓋聰之至極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初出庶民本布衣之士一旦人君權用之身貴家榮名彰先祖位居一人之下更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覦人主之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之恩為恩返行乘幾愚弄執

不知人以誠推己以僞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滅姓也朕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由生之在餘辜千萬世更何靡滅者耶以至古今永為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姤或否是陰陽也故有溫
涼寒暑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
以氣之温也當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斂於天
陽氣下降而漸出於地氤氳兩間已而又天
氤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濛濛
山蒸海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養萬物斯
爲暑矣所以晝則老陽對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
以其至陽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
入厚坤嚴凝之氣微降穹壤所以小海罷蒸
而斂湧江河息氣而不騰於斯之時厚坤土
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晝則雲氣靜
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素
輝皎皎可不燭而夜瑩以斯觀之蓋謂陰陽
交姤之氣息其嚴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二
氣涵養之時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嚴
凝之氣正當之時却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
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沙走石揚塵簸

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爲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字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既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乎土乎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間此氣之濁也清涼之氣始於秋而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於斯澄濁當未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人於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者也故無他

晴鳶搏風說

世鳥之繁卵人者有數獨飛鳶卵人觀之似乎與人近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蓋鳶性生

而若是機樞而智圓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之多其鳥日得食甚少意好扶搖但得微食則整翼摶風摩青弄翻每日暮而投林晨蒼而出樹凡風和日霽薄近人烟是其智也至如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鼷鼠以充腹斯鳥之志將以爲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鵰鵬無過於此一日得少食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唳聲悠悠樂羙飡於鼷鼠自以爲他鳥何與並之忽霄壤間舒翅凝睛歛翻而下如星奔銀漢風聲若雷爲隼所見鳶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睛於樹隙以窺斯鳥之何往正恐閒俄黃鶯自柳陰飛來謂鳶曰平日吾身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鳶每近人而取食張翼而騰歛翼而下擒鼷鼠吾將謂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而過爾鳶早歛蹤而潛林偷睛於樹隙以觀一隼何其弱之甚耶不知爾之摶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
楮繼書之以至如今忽時聽讀觀之陡然毛
髮爲之惕豎何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
猶稱王業艱難若使之四時失序天道愆期
九年潦而民無所得七年旱而種植無苗以
今時民生較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爲命故
孟子有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爲的論且
方今之時天下歲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
之不足者亦有之若加九載之水或七年之
旱果何生焉此非相傳之訛史筆之差難爲
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位之時內有水九
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論必契智
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天下蒼生無
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
調獨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當爲切慮冬
煩少思蓋春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
可不均調其時設若反常道而生變則洪及
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必有原所以原

者何天下無收則民火食民火食則將變焉
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使強淩弱衆
暴寡豪傑生焉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
之朕所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
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
然而立驚畏如是為此也俄九年夏四月初
月將終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必工役之繁
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後將終半難息無可
柰何於是再省於已旁及他務救百僚以檢

祭之使之伸冤理枉施行間次日天鑒我愚
昭憐衆庶倏墨雲以蜿蜒阿香奔車
氣湧海波上升神龍驅雲以蜿蜒阿香奔車
而掣電微雨降而塊無破薰風和而條無鳴
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黃壤雖未見終歲
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而紀之
歌曰
薰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潺朱楹爨麫小
滿根已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

經物物舒英大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溟
浩蕩波不驚吾因帝鑒蒙雨澤敷至群僚璅
掌傾踏歌旋轉天下平誠可悅人皆寧尊賢
敬老歡相迎小車轔轔閒倚輧來賓宜入我
帝京霄晝山海進垣途暗無實惟願乾坤永
貞泰良臣世世常佳名

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 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
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

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
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
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中
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
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
往視之遡流河上足月抵汴梁當是時機務
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
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
坐道上有儒臣侍制李思迪者侍其傍皆當

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為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為之說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州是時春水方旣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至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淪東注旣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焉其湍物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於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兩降有時巨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

亘之水將消忽然一
喑鳴鳴又少時間水
井狀上通天氣下至
水爲旋轉急甚中有
霏臨岸沸沸觴人其
而湍或曲而折或繞
或怒急而雪浪成堆
而揖摧或巨魚一尾
里之程若胎龍矣之

亘之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喑
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
霏臨岸沸沸觴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
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觴岸
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
而揖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旱十
里之程若胎龍矣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

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蜒之以一蜒則瞬
日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
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
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
間河狹流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
蕩西堋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漫亦宜其然歟
此堅柔之所申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
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滔滔
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

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
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
畏之祀之爲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挾直
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
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
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
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
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
既遊今思復述以爲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
政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
是也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
夏變秋秋變冬冬此四時之化如春之化以其
太和之氣流行凡世有血氣交生生者草木
之類無不以時而各見其形如夏之化當長
養之際逢此大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
化也秋之化當結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

有不結實者冬之化當酷寒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者此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宜而爲之則身安乎蕩蕩阻其宜而爲之輕則致殃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故以其閉塞之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周身若完其肌膚而金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道不過則無虧矣若肌膚有損傷而驚於骨者略

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風中之燭矣何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太和之氣運用毫髮無有不經緯者譬猶橐籥而運行也若橐籥一運傍有他穴則橐籥敗矣匣無用焉人之身如匣口舌耳鼻爲橐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穴橐籥一動風他往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既責之後而歸行陰陽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瘡口泄氣由患口昇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

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爲民時夜則然燈閱古書則腰書力田家奉頗厚其惰者同時而民其爲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爲志士清高一日詣勤者曰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足下與吾同道何不如我之優游博覽群書以待明君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道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爲之惰者曰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角況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爲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爲計而專其以農雖畧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

先生之學矣其惰者飄然而咲往一日君知二人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

各職以官皆侍鴈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爲臣也必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恬寢所以者何且凌晨而趨不敢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起此其所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有若是也其勤惰應斯職斯二人當爲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其惰者美色佳容一旦歸

事則憔者容容者憔矣或曰斯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者誰曰君惰者耳曰顏貌巍巍精神光燦者誰曰昔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於筋骨操其心志惰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放縱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爲民時因勤家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惰者因惰家奉頗薄

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爲慮有三一爲慮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一也次爲丈夫於天地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也三爲恐學不博不能爲君之用慮之三也所以顏色不盛爲此也其惰者奉且薄却乃顏色美爲忘志而不慮苟得澹飯黃薤足以美其腹矣腹既飽矣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何異哉顏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呦呦食野之草斯草乎料乎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日捕至令食料而牽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神去肌膚是由不苦而苦也艱扵牛之爲物也亦草之爲食當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一旦駕犁耕於畎畝主以料飼之甘其牛也精神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者斯皆獸也其所用有異事在涉與不涉耳今勤惰二人皆人也難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命勤者職水部勤

方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職也君賞
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罔知
布種之時宜其以民之利反爲民之害妨農
害稼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扵即詣
勤者君謁其人課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
簡今之用也何過吾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
問得何聖人至精至微之道曰無他經不云
乎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然熟則
熟矣吾但知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

且吾防水之道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
以順天時吾乃職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
炎暑潦水大作使之隄防即天時也冬三月
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澤枯涸堅氷實地浙
可以隄防也順其時也其水之性使往而往
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汨亂
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惰
者既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
若無簡藝精專以爲用不亦妙乎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馬又產得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馬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馬負圖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之而數馬使世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騅蜀主之的顱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爲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亂忽爾太平人不知良馬之功至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其主何幸有時牽今矣以今言之斯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金玉之輅以奉南北之郊有時負主以狩四方問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奇物也以朕詳之當穆王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疲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

而鞠棄死者斯八騎也近世以來凡馬既多
良馬甚少前歲西蕃戍將來言邇來西戎忽
生良騎一色如墨雲凝於太虛風動駿翻獵
獵雲開霧合尾搖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
樞則視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椎然四足風
生以臣之度可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
命使西馳以諭酋長酋長惜良騎而
晦之使者因數馬之狀況酋長密邇邊陲聽
命之所不能隱蔽言來日進及其進也盤桓
不捨於是以馬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
之貌態如其言者今三年足不能爲我之用當時
敕所司牧於鍾山之陽今三年矣所司來奏
馬之足疾日已痊矣陛下可試乘之以洪武
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因命儒臣以爲說
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述其云耳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稟之者
非也人云猛虎觀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

之一俄然仆門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見獸則見食矣急趨而搏略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無知耳且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以巨比之則豢貓不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而悅跳躍之狀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群喚對則吻張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草偃獸為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亦莫前以其無知也何以知其然蓋以其產於野非人可近彼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廓邇村店逢人而搏食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甚為民害時壯士聞之彎強弓挾勁弩持戈伏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捕虎時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

重門擊鼓而進掘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力鬬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強而鬬強其損非彼即此可不戒哉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受人豢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兕虎麋鹿狐狼獅象且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者終爲人患乃無益於世其麋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麋鹿爲殺蓋亦祀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爲農之上功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土巡守封疆而備侮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適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橫

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忽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云二物相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耕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如者不如者何耗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首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弼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今古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

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遐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我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羙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辭輕重兮毫釐

僧道衡說

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先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汝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爲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

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朴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爲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爲名曰玘曰太曰朴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爲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元氣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然

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百川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窈窱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為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為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亦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隲然後獲昌所以陰隲者利濟群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為陰隲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隲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為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為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蓋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懲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修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悲辱所修者苗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三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閒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修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啻其根洪武十年有

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群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之稱楊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頷下遒髯如綠線其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春之夭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瀣之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今敕往而興教必稱職焉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或曰畏寒或曰畏熱傍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寒盛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其甚也又南向不失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爲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

不寒不熱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
今之人善觀鴈善不能去已之惡從已本來
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二儀既判萬物生焉物生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爲朔漠之
之殊人言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
地遠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
秋斯正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爲朔風
之所使二爲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

當育雛之時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
來雖不期然而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
地南方弗產謂何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絕
人盛夏清凉水草甜嫩得以自由生子無擾
是生此地也雛翎方硬秋風初發所以南向
者地將凝雪水將堅氷所以避寒也不南生
者云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子生人擾酷暑
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爲此也於
戲鴈鳥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智同

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普逵說

朕有臣曰普逵其爲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普無所不知曰逵斯普逵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普逵也若以此爲名之無知其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盖然斯臣見休官於家猶且思朕之切扶笻而趨凡三晨一朝傍曰黑髮白齒搖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皆若是奚由朕化之乎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臣以之而爲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吉人天相其必兆先斯臣昔逢元季豪雄角立漢獨能倡義旅以保生靈當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迎鋒橫矛魁魁然而赴赴旗張鼓

譟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之汪
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
徒然哉

仲若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學出於人曰若斯果誠說
之謂歟誣說之謂歟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
右其人善變應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
或然理焉以之而理焉理不物濟棄之眇之
而或不可斯人可以居山慵已演清談愚愚
者又足可訓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教者
語然物各有偏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
未可未可猶不可嗤之而叱之孰可孰不可
今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患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
末開張由來一乎殊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
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
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捺花之蜂車渠馬足之

蟻俛俾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暢鳴
鳴然而翅空蟻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
又墮迷之愈迷孰會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
後先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興憎愛之勃勃起
是非之翩翻反爲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
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
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
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
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
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
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
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
佛之妙或張或斂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
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
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
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有也奚上之而奚下

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我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群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乎

下竺寺住持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檀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

僧以此立爲佛利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
来之教乎說者如来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大千界梢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
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
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
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
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
哉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
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爲字良扵斯
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
儔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栖已探淵有時觀
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
而鍊耶是論是議爲衆僧之所以又非著象
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倏然而靄悅然而靜
須臾神乘龍駕雷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
雲之體也鴻濛寰宇滂霔下注山川槁醒無

形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者乃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斯誠之說

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沈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螯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為舟千艘

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戒慵儒說

儒有從慵其體而為垢螟之蟲舍其身蟲得無阻而有為焉於是窩其首日獲恣意時蟲子孫繁衍乃列衣體而窩之巨者以髮為巢幾焉以衣為窩者亦幾焉而更召他毫螟者各舍於毫根不逾數月被垢螟之黨誘毫螟者衆以數言之則有八萬四千戶之多遍舍慵儒周身其慵者宵晝不得自由彼時指無完甲肌無完膚傍有詢者曰先生起居無寧搔衣搜首畧不少暇無乃修煉而有妙乎而奇句未成而方寸擾乎曰不然吾數月以來身瘡首虱肌肉膚動髮根水生無可柰何豈他術句而奇妙哉詢者曰先生晡時而寢日此則吾知先生之疾矣昔者南華老人有云蝸牛之首尚有蟲為其國況先生塊然一物弗與蟲較斯必垢螟毫螟之蟲為之此癡之

源也慵儒聽之逞逞無所措詢者更謂曰未
已不獨擾動八萬四千毫竅將必憂於三百
六十要關於斯之難可不早為之醫乎於是
慵儒求親告舊令其子東馳西奔以買名方
正倉惶間俄一貨疥藥者過其門貼下一紙
名其方曰日一沐浴而三利櫛其毫螟之蟲
畏湯而必捨毫根而解去首髮不逢梳篦勤
臨則坼螟之蟲畏梳篦而亦解無患矣時慵
儒依方不逾月而可詢者見之曰先生若何
曰瘥矣詢者曰非吾先生何以瘥不上不瘥
以先生之慵將欲致妻子於饑寒故諭先生
醫之也

飛鳶亙棹說

朕聞世間萬物飛者萬物中一物也然飛本
多類獨鳶載中庸其中庸之說鳶也云上下
之察吾莊然找吁見鳶互搏啓久不仁之心
還肯效乎嗟夫強凌弱衆暴寡先王治之人
而效鳥者人乎

解夷狄有君章說

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爲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之分爭鬭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

解攻乎異端章說

攻如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自止而正道可行宋儒乃以攻爲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雜著

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唐參政蒙恩字名耐久道人其耐久昔本山野之士太宗聞名召至授以武昌參知政事為年逾六十令致仕其人居京師官民知其人平昔以儒業立身遂得高位今又善始而善終是謂難得所以求文者盈門本官德不擇貧賤緊從所求日不停筆凡文必以耐久

道人為美俗者不知亦以為奇識者將以為
非所以求文者求人之名以為貴今乃忘高
爵而書山野不朽如求俗者之志歟固有此說
人皆罷求本官之文已得者甚有毀之同年
所授之職不過七品而已學通孔孟人從求
文亦如耐久不擇貴賤凡與人之文務以內
黃縣令書於首故欲文者如流之趨下其戶
門之限每三日而一換更之猶為踏碎傍曰
何欲文者如是曰美也曰前耐久道人文安
不實耶何今日之門逕人絕行蹤曰未知又
傍一人頗能視聽特以耐久沈仁二文為一
目鼈乃辯其人矣何以知之曰耐久之文雖
好乃有黃精蕨薇之氣盈章其沈仁之文鼈
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
閣曉然矣正評論間俄而耐久偶過其門見
欲文者如是乃曰奪從吾者在斯特臨門而
問仁曰君子不奪人之所好此欲文者即吾

之生爾獨有之可乎仁曰此何人行非禮之言傍曰此即耐夫也仁曰我雖卑職終曾受官彼山人敢臨門而侮仁遂呼僕以叱之其耐夫昂昂然愈剛遂被仁辱傍謂仁所辱者致仕之叅將必上聞仁曰若如此則加辱之曰何故曰彼輕君爵而美山野文書耐夫誠可辱良久遇解紛耐夫果欲聞上為必然恐招重辱可公平日不變若欲聞仁辱傍謂仁所辱者以及身何故有此曰公忘吾爵而書耐夫所以不敢聞也時耐夫自駭而自覺非家人曰公今既省豈仁辱教歟何止辱而覺之令後凡文列爵於前人既得之而久藏將垂貴名於不朽若以耐夫奇之則耐夫道人四字是謂自矜之辭古君子德不自彰令公自言耐而又久且擅稱道人是謂自上也其道之說居老子中四大者內道大居第三古聖賢尚未盡其道令擅稱之可謂不度公將信乎曰然朕觀耐夫之錯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

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可謂善矣

板的達頂相讚 二首

噫詼意精專駕鯷舶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烟
檣傾舵轉問爾宿緣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
紅日當天 右一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瞑目神潛匿毫無餘
噫快哉豐脥任爾爲愚 右二

辯荅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贊

昔者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來賓者甚多效

文者甚寡自中國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
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備於一士可
謂之天人矣若名名能於一藝當用之時雖一
藝不能備者則不用焉當是時元得一士而
立綱紀明彝倫半去胡俗半用華儀中國得
生全者我漢儒許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
之間蕞夷儒風競起人雖不為名儒昔之不
效者今識字矣所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信有之是故一代之興一代之人

皆蕩蕩君子未嘗異其名者也如周臣呂望自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張良蕭何曹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唐魏徵見之於書皆名徵而無改秦王猛宋趙普及元許衡者雖大小有不同皆立綱陳紀之賢未嘗奇其名而流芳今朕翊業之初首得儒者於才能未見善於事但以奇其名而以為美者有二一曰武昌參知政事陶凱致仕歸來自去祿爵之名惟稱曰耐夫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一曰胡儒荅祿與權者胡本無姓氏因本俗之語兩肩為荅祿故曰姓荅祿名與權是其宜也斯人性頗聰明博通今古超出羣胡故立性安名如是忽又著書數篇乃曰洛上翁之作觀其如是奇悖之甚也然朕靜思之嘗首註道德經者名河上翁至今未知姓何人也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今荅祿與權者忽稱洛上翁豈不效之者乎

於斯之觀知其人也是其不格而不度擅為也不度不知前人之造化於斯矛格者見之於贊元世祖之文知其意也其詞曰於穆世祖天性有常斯天性有常四字數特侮元君也且世有飛走走飛諸禽獸者偏於一永不變者以其稟天性一氣之常者也此所以禽獸也古云世間萬物惟人最靈此聖賢稱人之能者凡君之所異首出庶物以其稟智之通無所不變無所不常是其君也故書云上帝不常伊尹言天命靡常鬼神無常享老聃曰聖人無常心所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斯言皆前代聖賢欽天畏地警戒之詞特以此而導人君以行仁今胡儒與權者倒其詞而讚元君之德朕不知其何如耳莫不是胡人之性理推之至極有如是乎不然則事屬謬誤矣朕每觀天地之應人也無常無不常斯可畏也聖賢體之而馭區宇故位極

嘉瓜賛有序

洪武五年六月朕居武樓漏刻時當正午內使來報諸衙門官奏事忽中書都府臺官俱至想早朝之事已辦此來必匡吾以治道良久禮部尚書陶凱捧二瓜詣前初止知有瓜不分何如尚書奏言瓜生同蔕既聞甚奇之試問前代所以羣臣歷言前代數帝皆有之稱曰禎祥今陛下臨御之時瓜生同蔕產於白容況白

容

帝之祖鄉其禎祥不言可知矣此羣臣美言如是嘗聞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歲得好收民獲豐年及嘉禾並蓮合歡連理麥調二岐數物曾聞有之同蔕之產未聞罕見故甚奇之且出身農家親耕畝畝歲覩五穀生成不聞同蔕居羣雄中一十年爲王爲帝紀已十載尚未知此瑞因不識詩書欠博觀乎古今以致如是當獻瓜之時羣

臣以德歸於朕既聽斯言惶愧暗慚不敢
以德應瑞但祈年豐民樂耳朕本薄德縱
使有德
上帝必不報一禎祥以驕我若有微過必
垂惡象以昭示之使我克謹其身使民不
至於禍殃古今五穀之嘉草木之祥根培
沃壤不過數尺丈餘之地產生所有祥慶
必歸主臨之者於妖無干然此生成結實
之物世人所見者豈比交梨火棗蟠桃之
類有所聞而不可見耶凡數尺數丈數畝
地內五穀草木禎祥惟慶於主臨之者若
盡天地間時和歲豐或乃王者之禎有之
王禎不在乎微末之中稽首瞻
天誠欽
后土故詠詩以贊曰

上蒼鑒臨地祇符同知我良民朝夕勸農天
氣下降地氣上升黃泉沃壤相合成形同蒂
雙產出自句容民不自食多肯來庭青雲顏

采有若翠璎剖而飲漿過楚食萍民心孝順
朕何有能拙述數句表民來誠願爾世世家
和户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休忘
勸農

神龍添靈贊 并序

世之有龍曰神凡所以別之以二曰道庸
其豐山龍族太古渤海君之苗裔千萬年
相繼混淆中穩淵泉出沒不妄聽役而驅
雨暘以時滌人懷澤依泉而祠焉歲甲午
予兵駐本州秋首旱民謂予曰州之西南
有潭神龍出沒曩職於此者遇旱患必祈
荅我所求正朗間俄膚寸出潭倏被太虛
其雲也上摩蒼而下靄地鴻鴻濛濛以身
蜿則電掣天外以軀蜒則雷吼三千噓氣
風生八極吸氣四海波騰飛滄溟於濃雲
之上作甘霖入黃壤而透九泉不傷而不
溢功天地澤下民效靈於我遂率官民詣

時詞曰謝龍不自功以其詞告
上帝致帝察彼之德詢其由龍乃渤海君
之族神龍種其來遠矣遂令統天下之神
凡以調四時令也龍聽天命神鬼既知安
得不頌而贊之贊曰

天性自成龍種果靈穩淵不妄有命必騰均
調四時常奏帝庭宛然雲生赫赫雷霆昆蟲
被澤禾黍樂萌功著天地上下相應驅巖洞
蛟雲車於冥致揚而息使濁而清威則塞宇
潛則無形神龍洽水寰宇清寧

壁間畫龍贊

潛則至神莫測升則雲從霧黑威則充滿區
宇快哉一躍雨澤雨澤

赤龍贊

陽精之華髮被朱砂至神至靈火雲是駕蜿
蜒太虛雨澤天下

烏龍贊

極陽之精陰由爾生電掣天外寰宇雷鳴拂

鬣方戰倏忽晦冥大雨時行民庶咸寧

所翁九龍圖贊

蟄於淵底陽回即起倏忽太虛墨雲見體

右起蟄龍

蜿蜒其身翔海而吟似怒而飛鬐起遥岑

右怒飛龍

至陽出蟄鬐舒赫烈顧陰而行遊天遂悅

右雄龍

配陽至剛電掣上方飛雲逐隊時雨致滂

右雌龍

既悅且翔玩珠海洋飛濤滃天變化愈昌

右簸珠龍

舒海氣玩明珠墨雲無蜼神化莫測牧功天下

右次簸珠龍

脫胎以蛻步雲以蜺必教而興利濟無邊

右嬌龍

呼子而駕一吟一咤飛雲九霄雨澤天下

右蒼龍

匿身不見瑞光赤練蜿蜒軀一躍九天掣電

右戲龍衮電

海龍圖贊

鍾陽之精居至陰之英海氣一噓步天而行

唐太宗出獵圖贊

景物秋作草木黃落蒼鷹翮輕大健時攫天
子出獵狐狼失魄內亂已平諸夷就縛文武
雄才民歌且樂天日之表誠如山嶽

毗沙門天王贊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瞻
鑒降髮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

蓮花菩薩贊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足曄無垢輪熾焰
長輝輝四相具不具儻忽如雲飛

佛母贊

非宿有緣非千萬劫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
王下至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贊

獅子座中花蓋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入問
病嘯踏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贊

室芥子眠陋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
乎其降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酣有誰期我相
周旋朝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贊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
目而逝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
放光

老子贊

心淵泉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
窈恍惚其智而良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
云長

禪海羅漢贊

爾忻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昇足而禪薄

天飛浪何處宿緣宜栻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贊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寐寞空山扶策藤床篆烟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癡獸日近蚖蛇蜿蜒儵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舄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撑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獒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翫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歇

第八

謂發心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珠

逐退道孰可傳

第十

倚松目猿問宿有緣關中日月鉢內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龐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脩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刼人何曾動清

磬一聲幻出如夢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

第一代

驅風疾霆機幹萬靈亶惟神智使濁而清道
常無隱滿腹仙經鹿奔虎乘翛然上升

第二代

步舞飛虛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駕羊車周
旋玉京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

載承載闡松底爐煙天桃洞蕊實實三千白
鶴翅空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

第四代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永張斯教轉斗移星朝
遊北海蓍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

袖劒而趨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
妖縛邪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

鉛汞成砂煙結煙霞洞裏乾坤春意桃花不
善人師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為繼師而封不
善而善密有神功知常守黑樂道從容

第八代

如不尚俗愛屋白鶴一雙猶騎麋鹿月
下星奔使黃尸道氣常存歲歲辟穀

第九代

醉眠松底白雲籠衣似酪酊醒後使幽微至
神有設鶴翅劒飛羣妖斂跡巨惎悉夷

第十代

洞花縕綻春松翠微高臥白雲僊茅為衣呼
演黃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
壑松聲丹光夜宜鶴氅飄然煙霞是儀

第十一代

第十二代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劒瞋目妖氣不生神
遊八極上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三代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魅倒懸神
樞怒目下察黃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煙

第十四代

朝降崇顛酤入市壘過飲弗醉暮歸煙煙山
雲松掃洞鎖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五代

涞園善紀槐國昭然同此幻化千古尚傳師
能善已乃達於儻虛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六代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黃精貌態異俗歲
月以來亦復如牛背西風着山一曲

第十七代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儻乃知爾賢流
派十七道氣凌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八代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　由八娅丹
光上升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九代

嵐光巖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
謂爾靈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二十代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芬子有機鐍內猶渾盤
中數着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王亨十六羅漢圖贊

噫吾若相應心淵已澄南牖浮提以書以徵

一

侶杖空山閱浩劫頑篆煙終日方寸幽閒

二

跏趺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遥蒼倚錫而息

三

計珠誦經靈蛇詣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四

目視內花大般若住去來無跡孰爲幻化

五

靜修已佳不已而誘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六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七

理道深心座下羣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八

怪哉尊者瓶水海瀉神龍亂珠取捨般若　九

倚松目猿足下獞眠人物忘機互悅而前　十

謝鸛空山倚錫而閒形勞神靜就棄無煩　十一

顧偶而言滌除以鮮本無塵垢志脫烟霞　十二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曠河沙　十三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四

十五

風生草幄帬非豢犬意何大哉術出甚典

吳道子降聖圖贊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鐘磬一聲忽然而醒

歷無量涉阿僧祇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最不癡相以致漏盡無礙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為之簡善矣哉化矣哉大覺廣被一毫而不為之簡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為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問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月風搖隔窻審的奚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為定者乎

天王圖贊

披堅戴冑神驅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贊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威蕩然無為神通三界脫苦忘危

鍾離衣草萊玩丹芝贊

為無為入精疑不二之鄉逍遥乎玄都放形骸於閬苑示陋於草萊玩丹芝於掌上鐍内山川幾躊躇於生熟問伊識此而破非著非而固此倏跨鼇而乘蛟恍背鶴而騎鸞衝寥以上九天躡鯨鯢而遊巨海果此而善乎否乎斯說斯問乃疑而舉之或聞朝遊八極暮息中央的烏兎之升沉實二儀之曠隘壺中消息洞稟神樞比由戲劇則不朽真同幻化而無痕故慕而遇乎之靈其於無靈而靈妙之歟不測者也

唐太宗拳毛騧圖贊

鬃翻墨雲合裂神樞霆飛電掣突霧衝煙眠霜臥雪折旋擒倭力健無竭追風何及驟駢豈與並列快哉神蛟唐君心悦

贊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

幻幻終幻始總何爲幻住幻流真幻輩幻前
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他幻寐纔云寐幻幻
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爲在幻中幻
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識幻
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儳

空實論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
端患長着患逼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
患若將無有更何之師空法外無方住再覓

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閑自在肯將鐵索易
羈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知必我知不
識有人還是覺驀然一笑脫泥犂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寐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
冶空山內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
佛以僧實相相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
幽然鳥夜啼試問獻花真趣處曾將心地量
泥黎縛菴以定山藤蔓穩坐蒲團樂幾枚要

識西來真實處張眸極覩巨星馳

永嘉侯朱亮祖壙誌

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率鄉里義士禦亂與諸雄戰所在出衆元授以義兵元帥未幾為諸雄所逼與諸義兵東越如浦經梁山渡蕪湖江放肆掠江東民與太平州官構讐江東倉衆攻之亮祖諸義師頗艱時朕夏六月渡江采石太平州父老迎之城降民安亮祖聞之亦深懼馬遣使入降朕賜賞以銀帛之類令不失元授惟改年從朕是後數月仍叛入元與大軍戰大軍不利被其俘囚而亡者四千餘衆未幾復戰寧國之北亦為所敗俘二千餘諸將弗克亮祖時朕急欲扳建業未暇姑置之明年卜建業又明年東與張士誠戰毗陵下之師旋命大將軍徐達開平王等為前隊慎行伍進晝夜圍亮祖於寧國縣開平王被傷而歸國公甚亦被傷還朕來日至比至之先援兵已被大將軍敗已城下獲亮祖

朕謂曰還何如乎對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朕憐其志壯揃三鐵簡而生之後用隨軍四征所向勇畧如此者十有一年遇天下定授侯爵自是之後羣官中頗肆智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塋已責之地侯禮塋焉

秋鷹傳

管城子曰無為而逸時遇秋高羣鴻南向菊蘂初金天清水澄忽然有所感發為秋鷹作一傳耳傳曰鵰鷹秉性金精以肉為命以擊搏為常由是超出羣鳥恣意舒翼扶搖於兩間所以出羣鳥者志雄膂壯是無朋也其產必深峯海濱巢出烟霞之峻嶺媾在孟春卵在中旬穀出初夏當方卵方育方巢方哺之時其翅到處飛者莫敢流翼走者安敢哮吼所以畏其爪鋒觜利是雛漸長也父母日以鳥獸之肉哺之及其翎乾翮硬吻壯拳強則

父母哺也又與漸長哺不同矣乃以全鳥獸
死者餧之令其習攫也演其膽智也拆毒也
由度旬過則哺又不然也所以日以未絕命
鳥獸試之當試之時父母携鳥獸去巢百步
之外呼之其雛颺翅而就其父母棄未絕命
鳥獸而他飛觀雛何若且未絕命之鳥獸既
脫拳吻飛者飛走者走其雛性擊搏見是食
也凝睛側首細頸詳形於是舒翼而騰歙翼
而捕擒禽獸也若此者又旬過其父母呼其

雛遠舉畧不與食其雛莫知父母之所以騁
六翮之勁弄吻拳之剛飄揚廓落之虛翩翩
天漢之表出萬里之精英意在巡山攫虎渡
二儀其時快羽翼之全剛風之外抖擻新翎俯仰
原見狐狼潛焉於是攫而啖之當攫啖之初
父母從而視之初雛惟知食肉不知茹毛也
待食既父母哺以毛茹之其茹毛也實利嗉
也由是而成鷹也方乃父母他往各乘天風

而流翅所在息翼雄立山林飛走爲之避於是管城子嘆而謂曰智哉因述爲傳

擬問心

野人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之所以世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情性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凡聖賢君子日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所爲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干犯憲章必歿身而後已故不可爲而不爲也次運廣愛仁人利濟萬物使無罪而苦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不周流不息運之至精知其可爲而守之永久若輔人主道與則賢稱若造家則家齊若居鄉黨則君子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首以聖賢君子之爲運之見其事幽而

理祕意無常仁將謂艱爲而不爲不運也故以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爲日夕運之見其速荅易爲而且厚特爲之若輔人主則爲姦貪不忠之稱歿身矣居朋友則有小人之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彝倫之叙彼問二心吾荅以神運者何也蓋人之於世多神役心非心役神也吾言若是有能履吾言者子孫十世必爲王侯不然必巨富而且安雖居貧窮亦無罪矣若否此道者世世誅

戮矣若用斯言者昌不用斯言者亡

述非先生事

非先生東浙人也廬金華芙蓉峰下文淵子異其人數謁其廬與語知其所學已鬯世事矣其文淵子喜不自勝歎曰於戲世有鍾英之人有若是也文淵子曰吾六歲而學十五而知三十而不惑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耳順六十而從心所欲至今未見世有其能人者也惟非先生過世人矣吾昔居朝與君同

游幾二紀吾老矣君憐其老得致仕歸然思
君之衷未嘗一日忘也柰何文章之士除吾
之外餘無稱帝心者也思之想之爲人臣必
忠爲人子必孝今吾既歸矣君缺人矣今知
其人而不薦是謂不忠薦之不當亦不知人
者也今非先生有絶世之學安得不薦之於
我皇特以疏聞臣聞天生之君必有其臣天
生其臣必有其君君臣風雲際會本難事耳
今陛下奄羣雄一海宇已有年矣生民咸遂
天無烈風海不揚波可謂慶矣可謂賀矣然
自臣歸後才能之士有無爲而歸久而不知
日夜思君之心夢寐交雜目雖無淚心亦洋
矣汪矣何扵恐陛下寡同游而無釋結者於
是宵晝物索才能近得一生文學敏捷世無
過者陛下聘焉以爲黼黻皇猷爲千萬年不
拔之美亦足微臣效忠之一也臣敢不稽首
頓首以聞伏惟陛下納臣之言用斯人之才
幸甚幸甚睠天激切屏營之至帝乃嘉其言

以使往達金華至芙蓉峰入茅廬果見其人
態貌椎偉言辭彰彰果能之士果毅之士使
亦美之使者曰吁忠哉文淵子舉無謬言今
非先生如其言使謂先生曰非先生吾曰然
廬峰下年何曰三十年矣曰膻腥乎淡薄乎
曰隨分曰志乎曰子墊問孟子是也曰仕乎
曰可曰先生知我來乎曰不知使乃出詔以
示非先生非先生一見詔出倉惶俯伏於地
自駭謂使者曰儒生居芙蓉峰下已有年矣
欲無善天下三十年不達不過獨善其身而
已今皇上何知有煩使者至此敢問使者莫
不有舉者乎為君自知乎使者曰知者以先
生之能具文以上聞上特遣其詣廬而詔先
生起乎隱乎曰君命弗敢違也生殺與奪惟
君尊之而又能之安敢隱乎於是同使往朝
至朝謁帝於奉天殿禮畢帝曰爾非先生乎
非先生聞君命即拜手稽首自稱臣非生瀠
不敏蒙陛下不棄徵才遣使詔臣臣何幸至

此藻之厚薄簡在帝心帝嘉其言職以翰林應奉專天下之文章是非決焉藻既承君命不勝感激不逾三日而居任焉俄而吏部公文至欲諸官之詰辭關文之藻於是手操筆猶壯士之揮戈蛇之入草龍之蜿水不時而文成成則成矣傍一綫矣何須知人哉藻曰知曰先生之文美則美矣何須知人哉藻曰知者誰編脩曰文淵子乃知先生者先生所以至朝而官皆文淵子之所舉先生所作之文

文淵子已有定式今先生重爲之吾將以爲先生負之矣藻曰不知而誤今編脩所言甚當然吾亦非故意耳自後勿爲於是藻闢翰林院中諸厨以目文淵子之所作果有一定之式其中有一二不當者於是改抹之編脩亦目之乃曰藻果君子也知人有缺先生補之可謂全人矣何也文淵子失之於前先生改抹之於後文淵子之辭失乃不失矣明日藻又補之小詔誥之辭的當藻乃汙抹之

編脩忽至而見謂藻曰先生負知人矣藻曰
何故曰先生若飾文淵子之文也今文淵子之文有的當者他不可
過藻乃汗抹之是耶文淵子之失則是美文淵
薄但與重厚耳其餘無他意編脩曰公若是則
吾不言矣他日衆議必有斟酌焉是非焉君
其思之可也

述周誼驅無寧曰

洪武初朕命大將軍率淮師三十萬抵胡都
而破之大將軍封宮室閉府庫以聽朕命逾
月朕命内官往視元宮宦臣抵其宮而視之
其諸宮美麗者十去八九内存一二守宮尚
五百餘人人各自生煞諸宮人者朝望御榻
而悲暮倚寢床而泣皆昔日之怨女也朕命
各適其人使有善終之道聘配間獨一女言
殊語異貌資嫩幼弗應是行因是宦臣將入
吾宮詢其由乃朝鮮之女也皇后憐其遠離
父母且幼無知特教育以培之明年高麗入

貢是女父至馬朕命待以厚禮廣贈以歸是
後使者相望不絕而至又七年餘彼中逆賊
弒其王無詭殺朝使及內官者斯殺也初本
欲設巧以掩非何其構成大禍又三年事不
獲已乃令女子兄周誼者作行人往來飾非
將必脫此奸頑豈不愚之甚者也因是周誼
兄弟父子往來為驅直至歿身者有之生而
復至者有之惟周誼歲居山海少會眷屬備
歷艱辛日無休息更無久無善終之道必為

致疑而殘身夫何
本於朝鮮心何離之
既行且囑托以虛誑果使誼訴於朕前誼必
不得已為彼飾非若不止之使盡飾其非將
吾將以為誼捨彼而就此脫高麗驅役之患
後我不誼悅假使誼不飾彼之非則誼必不
利於身家斯兩難之道孰能決之人皆弗決
而從斯之樂不亦可乎

述胡人樂天之樂艱時之艱

朕聞朔漠之地洪龐無際物多飛走野多衰
草民無姓氏其號槩一之曰胡然內亦以其
種類別之甚廣所以種種類者有因山水而
種者有以身名而名於部落者有以異出而
名之者故云廣耳是境之人專牧為生趁水
草之利盛乳駱為豐年以革為衣以氈為廬
他無筋骨之勞但乘駿騎挾強弓撫刃矢縱
雄騁志馳衰草之連天飛蒼鷹之勁翮閱疾
犬之奔星張鶻神而仰天戲亂鬢而俯下控
騎臨風顯貂裘之不弊掣鞚縱鷹覩摩青而
展翅其巧也舒翼而升斂翼而降翩翻太虛
搏鴻鴈於九霄墮靈禽於足下於斯頃刻之
間致胡人踶躍頓足翩然而稅騎撚鬢而笑
撚鬢而呼快矣哉胡人樂天之樂斯樂也以
時論之惟仲夏至於季秋斯樂無窮矣假使
涉孟冬之後大雪盈郊山銀水骨風刀露鏃
飢膚為之裂馬瘦羊羸犬畏寒而不捕鼢駝
因雪而不騰弦脆弓弛氈廬星散夜因風而

沙埋太半將明之際更新關戶出則狐帽覆
首朔風襲體如湯澆火燎俯仰之間寥寥然
碧穹浩浩然銀莊黃壤巨野震動遥岑音鳴
集雪復飛瀰漫遠邇少時風靜皆丘丘然束
倏然而再矣至暮而觀培培而西時羸牛瘦
馬互倚背風而臥立老羝童殺星散自禁人
之晨爨以三石而曷置竈穩其上燃牛馬之
槁穢大地堅氷水非激而非引惟化雪溶冰
以為飲用嗚呼艱時之艱莫甚於斯也故為

之說

詔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至意專荅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
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
今王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為險巖頭石
角為奇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

鳴蛙仰觀鏡天以為巨之無量無乃搆隙之源乎恐王大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始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曰倭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者上古勿論自漢歷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尚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

二儀判久昭萬象於穹壤眞海嶽於洪龐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盡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雖主非一人又非仁

人者天所輔之若非禍首天孽禍之前將軍
奉書我
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閒云使則加
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將以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
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又
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奏毋禮
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不信
也今年秋如瑤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
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
至尊弗允
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
滄海之遠福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
強盛人非侮甚安忍使民者乎本部既聽
帝命而擾生民者孰為國事而勞者歟將行羣
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藏主之來果貪
詞假名者歟實使

臣奏止曰限山隔海凡王者奉若
天道各主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為盜四寇
隣邦為良民害無乃
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患乎我
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待彼何如卿等議之本
部復觀彼之浮辭行雲流水皆遊方無德之
徒忘中國之寬搆是非於兩端識者嗤之治
民之國信浮圖而搆大禍古至于今未之有
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為彼國之人人
皆為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
民曾被中國人民為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
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謂元之艨艟漂於蛇
海將為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所
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較之元

岩弘寨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為

有疆但卜於騎射短於舟楫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元違帝命好強尚兵加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為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鵰旗歛精兵駿騎雲屯霧集鵰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天蹄鳴雷轟戈矛掣電胡人振威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洲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為元用所以徵失利而不爭以其蕞爾之地也如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為長勝以疆為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之周匝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為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見乎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

軍審之

詼宋濂諭錢塘龍說

太史宋濂渡江忽有謁者左旌右幢戟冠盛衛凌波而至濂聞之升舟中坐檣下使僕者諭之曰方今百神奠位天清地寧正民庶雍熙陰陽交泰鍾山醴泉松凝芔露鳳凰致儀禎祥疊見未有如是凌波而異常者也有何為而見答云吾錢塘之守龍也聞太史公朝丹闕而歸特相見無他不過欲文而已為我云守之務於是濂諾以龍少待酌龍以清茶嗅以名香少時文成其詞曰

夫錢塘之為水也居兩間萬百川之一何殊太倉之一稊米耳然則隸屬東海其守不為不重且江之為要界兩浙而云東西山川為京師之雄藩獨錢塘為尤甚所以甚者侯伯趨朝商賈往來君使出入閩之衆兩浙之多於斯之觀除陸梯山外其舟航水上者獨錢塘之最繁方今宰天下而為人主者入

君也夫君不獨宰民而又專典百神之祀致陰陽自然而然斯君天子也其嶽鎮海瀆百川皆在域中者故君勤典祀而奉
天命以安生民者也其嶽鎮海瀆亦奉
天地之命統諸山川率百神効靈於人君務在禦災捍患今龍隸東海居守是江當細察淵泉勿藏邪精勿湧波濤奉上安生是其宜也如或否此則東海神必執天憲而有責焉其知乎

設宋濂戒山鬼說

太史宋濂之京師歲首還潛溪道經杭之西山是時晨蒼遥見叢木中若有騎者非馬若驢非驢似虎非虎而乃豹也濂豁然有知吾嘗覽羣書知山鬼之態若是此必山鬼也濂方有悟其騎者倏然甚遽濂前濂問之曰汝非山鬼乎曰然濂曰吾平昔所學仲尼之德專利濟不殘生二十而行道今七十有奇其脩道利濟已五十年矣人神與吾本無憎愛

爾西山之精英為嶽鎮之所統無為而來我見云何其山鬼拜而訴曰卑鬼鍾西山之精英太史然之愚民無知我之禦山所以禦者其豺狼虎豹屬焉聞太史過此特奉太史於筆墨詣遂為山鬼之願也濂於是呼僕者以道乞一劄以名鬼者說

其西山也始天地而同生孰曰異名不過山而已矣未見司山者也故山容物而生物畧不有厭俄有竊於氣偏者入山曰鬼之自云屬豺虎而役羣狼與人辨憎愛而明是非此豈汝之宜也汝當斂爾鬱衣白雲語猩猩帶江鏡湖飾霞裾翠松冠巖扈澗弄蚖蛇戲蛟虬而閱刁調樂優游於窈窕之壑宜其然也今則不然出與人交希譽以為美乎吾戒汝今後勿與人見歛跡幽篁毋為人測妙哉

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奸臣胡惟庸權奸發露令法司捕左右小人詢情窮源良久大報左

相賊貪淫亂甚非寡慾朕謂來者曰果何爲
實以驗賊貪對曰前犯罪人某被遷將起其
左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曰夏珪長江
萬里圖朕猶未信試遣人取以驗去不逾時
而至吁微物尚然受賊必矣傍曰乃夏珪之
親筆也時左右內臣盡舒其軸朕的視之見
皴山染水落筆有方陸有層巒疊嶂巖谷幽
冥樹生偃蹇藤掛龍蛇水有江灣屈曲其勢
動蕩彷彿萬里洪波又山意足而平川漾蕩
遠浦瀰漫俄生坯塿突曠野以纍纍觀相生
血氣者則有寒鴈穿雲喬松立鶴水陸嵚崎嶇
僧俗半出雲巖而似行似涉若此者非工夫
一日以成其圖也斯萬里也造次不節逡巡
不成若仁者體嵬山而聳拔知者效流水以
守常不亦俊乎

題徐熙暮雪雙禽圖

朕聞上古揖讓天下臣民無爭自周秦至今
稱爲創業以其人情薄而世俗澆君者不聖

故然或一君之厚德臣民必有稱頌者吾觀
徐熙暮雪雙禽其運筆精巧頓放得宜不知
何歲進悅胡君君乃命入奎章閣藏王宮
以爲釋結甚得其宜何期博士等無知但識
圖名列姓其於黼黻匡諫並無著迹豈不尸
位素餐苟安碌碌古之賢臣匡君以仁表君
以正玩物喪志未嘗輕許焉如此輩者寧不
有愧

題范寬雪山行旅圖并詩

夫二儀立極則萬象生焉然而又有殊方異
類者何以見且如中國與四夷優劣者在於
四序以時而寒暑均若南方地暖日炎如北
方酷寒無五穀西戎尚殺伐而少君臣滄海
之東人言異遁東人非人形故云覆載之間
物有異類者爲此也中國得其寒暑均是天
心也洪武八年秋暇遊葺書所見范寬圖四
時景冬有雪山觀其所以其運筆也精其於
會意幽微著雪山之時令有若有志君子亦

不下越也夫何故蓋為君子之心當仁則仁
當惡則惡之其間仁義禮智昭然世稱為君
子賢人其范寛能寫四時之景如是脫中華
於胷中古至如今列聖居之寛若是豈不快
哉詩曰
遥岑凝雪酷寒時喬木陰森盡赤枝知是范
寛能運意乾坤秀氣更無私

題李嵩西湖圖

朕聞杭城之西湖今古以為美賞人皆稱之
日閱李嵩之畫見西湖圖
我亦聽聞未見一旦其上皴山染水界畫樓臺寫人形而駕
一幅其上皴山染水界畫樓臺寫人形而駕
舟舫舉棹擊橈飛帆布網拋綸擲釣歌者音
舞者旋管絃者則有笙簫觱篥其為湖也汪
洋汗漫致覩景者若是可不樂乎然斯湖之
佳則佳矣於中昂昂君子卑小人不難見也夫
君子之遊湖當世泰之時乘舟於湖畫則推
蓬覩景極目遐觀覽佳氣於胷中著以詩文
蘭藪皇猷夜則仰臥葉舟觀皓月而品璚簫

樂其樂而歌世之清泰比狎小人者何若小人之遊會無知務聲色耗貲財而酣飲無厭縱其欲而不絕是有破家蕩產身乏衣食者多矣比君子遊何如於昂君子卑小人可不信乎

題趙千里江山圖

洪武八年孟秋將既入裝背所背者以圖來進見題名曰趙千里江山圖於是舒卷著意於方幅之間用神微游於筆鋒巖巒穹窿幽邃之際見趙千里之意趣深有秀焉若觀斯之圖比誠游山者不過減筋骨之勞耳若言景趣豈下上於真山者耶其中動蕩情狀非止一端如山高則有重巒疊嶂以水則有湍流蟠溪樹生偃蹇若出水之蒼龍遥岑隱見如擁螺鬟於天邊近峰峻拔露菴僧寺之樓臺碧巖萬仞臨急水以飛雲架木昂霄爲棧道以通人致有車載驢馱人肩舟櫂又目樵者負薪牧者逐牛士行策杖老幼相將觀斯

畫景則有前合後仰動靜盤桓蓋為既秋之景無爾氣帶紅葉黃花壯千里之美景其為畫師者若趙千里安得而易邪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震澤迤南水浦瀰漫中有吳興一邑若帆舟而翫則四時皆天開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脫像入年秋詣裝背所見希遠吳興秋塘圖一卷寫翠棲枝枯荷昂俯蘆黃蓼白鷺鷥之食於斯景趣幽微水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題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楚之曠浦遇冬搖落之時平沙尺雪汀蘆瀰漫若跨騎登峰使神馳瀟湘之極莫不浩浩然蕩蕩然心地無凝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圖此獨梁師閔胷鍾楚景之秀特寫圖以像生豈不快哉

題春江山景圖

山蒼蒼而嵐光雜蓼水渺漾而煙鎖汀蘆畫

舟游而人立似皷擢以輕颸奪真造化有若是而不殊以其紗也

鶯囀皇州賦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乘造化以嬌吟暢流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奇棲碧梧兮侶鳳凰翅翱翔兮與鵬齊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翮翻而罕稀樂鍾山之桂霄漢羨巖谷以神怡爾乃笙簧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菲有時假天風而流翅俄又歙翼以林枝效纖梭而自在亦彷彿以星移若抖擻以搏風疑大火之西馳今也節近清和薰風將施養羞於森林深處翫綠陰而高低感大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意

叶平聲

畫眉賦 并序

歲在庚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暄和淑氣蒸萬彙咸亨朕務少暇分剡晷盤桓於左右

見內臣將所豢畫眉置於欄下斯鳥感淑氣
之浮遊呼羣之意囀聲泠然而美聽故爲之
詞

閱俊禽之在野蒼身而綠眉感初氣鴻濛之
時哢晴囀語爲音和而無倚叶平聲求侶而
不獲樂人聽而爲奇入珠籠之翠瓊美易食
以朝期羽日鮮鮮而耀采奕雕楹之懸宜金
足舒而稱首蠟吻爛然而無移舌徵調而聲
韻翅輕舉以宜枝昔在野之佳音入牢籠而
愈殫夫何時也華爛熳似錦惟正鷹燕之高
低比權長之翱翔号運扶搖之天倪假鵬之
曠翅四際荒涯雖息於六月志同鵬而相知
觀彼蒼之遥兮適莽蒼之陋且間而無遐的
論而無私必邇遐之可鑑通升降者有之今
也聲和羽綠爲人愛猗若聲調如舊整翼鮮
齊求近雕闌而富後千載而名啼

四瀆潦水賦有序

朕嘗俯仰二儀深思其所以必陰陽之所以

著今也緊觀二儀陰陽也陰陽二儀也此其
所以未知也夫二儀本二氣之所著若否於
二氣則上下隔矣若或上下始則萬物咸亨
所以亘古至今必盛暑之時則密雲浮游於
兩間霖雨大降斯太和之至矣潦水之興矣
若果如斯則生民福臻君民者仁治今當其
時墨雲鬱鍵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宜乎其時
故為之辭曰
惟二氣之始和無不及而否過運氤於兩
間濁三江而九河清淮濟而盈海無洪濤而
巨波倏汗漫而連野驀江洋而浸多俄微風
之拂面樹倒影而沉柯昔襄陵而懷山神禹
鑿而民歌已而滔滔東注非朝海而他何三
門峻急呂梁旋渦巫山莫止來源沙陀溉荊
楚被蓁荷瘵久疾起沉痾均沾萬物特盛時
禾爾乃蕩蕩瀁瀁婆婆娑娑浮輕舟之蘭棹
利漁夫之棕簑湍於崖壁綠掛女蘿泛於農
圃茂於蓼義五嶽示態精英差義澤施博愛

奚分巨苛便商舟之絡繹善官站之走舸會
百川之㠯渺衝撞林麓之岩阿或巨魚之跳
躍翩翻翽綴之浮萍之滿面浴潔白
之遊鷺澤北塞之翠草犢胡民之紮駟功既
滂沛溢堤盈波海上瀛洲稻顙稱臣拜首夷
倭夫何德備天地雨暘時若而不磨

秋水辭詠無智

秋水清兮實玉蓮水痕收兮足有年浩蕩秋
風兮翠荷翩翠荷枯槁兮水澄天水雲影兮
魚遊旋水兮水智人然於澄徹兮覓何便
歌清秋兮孰我玄爲平世道兮日心愈水兮
水兮無不前世人孰與兮水般全

江流賦

長江蕩蕩綠水悠悠舉目遥觀共長天而闘
色低頭近覷同融日以爭光岸邊綠葦滴溜
溜風擺旌旆旂堤下青浦孤聲聲露依劍刃白
蘋渡上有一攢一簇向沙鷗紅蓼灘前有一
往一來紅甲鳳其中富貴飄颻颻荷葉弄青

錢內裡繁華招展展蓮花傾玉觥霽雪叢中
响沸沸金睛金色化龍鯉睛波影裡骨刺刺
綠甲綠毛通聖龜比江遥納千流總魚三台
之職遠尊大海位有宰相之權東南形勝寔
爲吳越之藩籬西北胸襟雄擾楚淮之保障
晉殘東渡能隨五馬一爲龍漢末南爭善使
三雄决二虎此江到春來暖融融鷗浴魚翻
到夏來碧森森芰生荷放到秋來紛紛紅蕖
逐波流到冬來片片寒氷隨浪走江中之景

清兮是水綠兮是波白兮是浪碧兮是蕭紅
兮是蓮青兮是荷飛兮是魚行兮是艦東去
西來萬里長淌淌不盡
古今忙流水水流流入海浪翻翻浪浪翻江
碧荷荷碧碧烟罩紫花花紫紫雲盤白鷗鷗
白白鷗波紅蓼蓼紅蓼灘採蓮蓮採採蓮
去行棹棹行行棹還來渡渡人舡泪泪無
青山幾畝鋭騎騰長浪數次金戈照急瀾嗟

哉跨江欲會獵危乎
稱公瑾浩浩驅兵贊
豪俠持戈惜目前王
濬乘威焚鐵鏁祖生慷
慨扣船舷

祭文

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曰昔者元政不綱英雄並起民不堪命若殃
吳天上帝后土皇帝祇憫世民之艱苦授命
於臣賜以文武人多良能八年以來除民禍
殃臣蒙
上帝后土之恩文武之能非臣善爲當大軍

初渡大江之時臣每聽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姦頑既聽斯言懷之不忘忽爾

上帝后土授命於臣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陸轉運艱辛恐勞民之至甚遂議鳳陽於此建都土木之工既興役重傷人當該有司豐生姦弊愈覺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九將完成戴罪謹告惟

上帝后土鑒之

即位告祭文

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表

州歐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明
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
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
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
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
保等處狂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迴二萬里
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
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

皇祇是用吳元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
壇備儀昭告
上帝
皇祇簡在
帝心尚饗

朝日祝文

混混之初兩儀無象神光未著及穹壤既立
神光運行照臨下土萬象昭明形影俱分四
時序而天地位民物蒙恩凡有國者咸修祀

禮今當仲春式遵古典致禮以祀謹以玉帛
牲齊用伸祭告尚饗

夕月祝文

鍾陰之精配陽之德歷代相承祭以秋夕今
也時已秋分特備牲醴祭奠伏惟神鑒尚饗

周天星辰祝文

布列周天各司舍度光燭於下人所瞻仰今
季秋之時穹碧澄清萬象輝輝候遵古典躬
伸禮祭神其鑒之尚饗

先聖三皇歷代帝王祝文

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為君代天理物撫育黔
黎彝倫攸序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
思不忘而報特祀以春秋惟帝王英靈來歆
來格尚饗

祭西嶽華山西鎮吳山文

維神磅礴西土為是方之嶽鎮古昔帝王必
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為民祈福今予統
中國撫四夷前者為剎罕腦兒伯顏密邇

中國屢撫不服告神用討已行絕滅自陝西
迤北民無兵禍之憂但方今河州東南西南
吐蕃川藏等洮州三副使顏素子雖以子入
侍於心將欲抗拒朕心有所不安特告神知
命將率兵前行進討惟神鑒之

祭大河文

維神蜿蜒東注故稱大河古昔帝王餘文並與西嶽
同

遣功臣等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文

荷

上天

后土之眷命蒙
神之效靈以致平羣雄息禍亂君主黔黎於
華夏統控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猷於
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爲民而禱
載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祀有望於
神而祭者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
國以來十年干茲國爲新造民爲初安是不

得親臨所在而祀
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某道士某以如予行奉
犧牲祝帛於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
仲秋詣祠致祭惟
神鑒之尚饗

遣功臣等祭北鎮醫無閭山文

荷
上天
后土之眷命

今予自建國以來
十年于茲每望祭
神于京師未遂詣祠而祀予當親至近郊而
望祀柰國爲新造民爲初安是不得親臨所
在而祀
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某道士某以如予行奉
犧牲祝帛於近郊設壇以報效靈自今以後
歲以仲秋遣官代祭惟
神鑒之尚饗

奉迎

社稷祝文

曩者建國之初立
神壇於此其宮殿城垣一切完備後因工匠
厭鎮百端於心弗寧復命工興造宮室亦已
完備於
社稷之思想必有厭故將
神壇建於午門之右工既完成理合奉迎安
祭謹告
神其陰佑之尚饗

奉安
社稷祝文

古人之祀
神也載之於書其議禮紛然莫可知其的前
代
神壇兩居共一壝而處於理非宜以古人言
之
大社五土之神
大稷五穀之神五土發生也五穀因之而茂

焉當一壇而祭理應特選今月初一日奉
二神於此合壇共祀以
仁祖淳皇帝配
神作主永爲後世法

合祭

天地文

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祀以南北之郊御
諱周旋九年以來見古人之意固誠於禮未
爲然也且人君孝
父天
母地其仰瞻覆載無不恩也及其祀也則有
南北之壇終不會祀以人事度之爲子之道
致
父母異處安爲孝乎今也大壇鼎建未完朝
堂新造已備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
已後每歲合祀於春時永爲定禮以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惟

上帝

皇祇鑒之尚饗

告廟配享祝文

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祀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於南北之郊此下與天地文合祭時當

冬至謹合祀

上帝

皇祇於殿庭自今已後每歲合祀以春時永

為定禮謹請

皇考配神伏惟鑒之謹告

祭岷山天女洮水諸神文

神鍾靈秀機莫人知然而福善禍淫以教人

聰明正直之為也朕命將指揮聶緯等率兵

守禦是方是方乃

神所居之處兵既臨此就

命聶緯等代朕會

神以祀神其無私尚饗

祭城隍蔣廟文

朕起寒微荷

上天后土眷顧百神效靈君主中國曩者平
強暴息禍亂每賴戰騎以長驅邇來禍亂已
平必備多騎以禦侮所以設太僕寺統羣牧
監繁焉於郊今年選馬四千有三百上槽俄
生疾流傳甚爲朕患且朕立京於是方專陽
道而治生民也神靈是方專陰道而察不德
也朕有所爲不得不告今焉有疾故告神知
神其有知祐我羣牧尚饗

祭嶽鎮海瀆鍾山大江旗纛文

曩者兵爭已久老幼艱辛少壯奔逼苦我甚
矣當是時賢愚思治感動昊穹於是
上帝好生授民以福命予平禍亂育蒸黎予
無已能多賴
神效靈令者禍亂已平十有二年矣惟西
戎有容逋邊陲者逃州戎寇肆侮年年未曾
出師問罪今特命西平侯沐英會都督藍玉
等率兵進討兵行會
神以告

神其鑒知尚饗

皇伯考啓櫝祝文

惟

伯考同我

皇之

父母一氣由來推源及派敢不尊崇曩者天下大亂人無紀律兵禍流行非獨人世不安在黃壤之下者亦不能靜居所以

伯考之神亮子孫之靈魄皆陰宅於此因兵

寫人所發朕本無知惟傍親言其的方知

伯考於是焉

伯考已絕嗣矣朕本猶子故展微衷特擇地

以改葬之選於今日起離舊塋謹遣

以告惟

伯考鑒之尚饗

祭元幼主文

嗚呼生死廢興非一時之偶然乃天地之定

數也所以大聖賢者於斯四事若或有一臨

之皆不以爲色難蓋謂知天命之必然是所
以生順天地之命雖死亦無後恨此所以知
天命而不惑也且君之祖宗昔起寒微於沙
漠當是時天下巨富而爲民主者兵強地廣
又非一人而已皆不能平君寒微之祖以致
葦戈整戎鑾弧執矢橫行天下八蠻九夷盡
皆歸之此所以天命也延及君之父子正當
垂衣以享承平之福何期盜生汝頼華夏羣
雄以致君之父子號令杳然終不能平之此

人事歟天道歟朕起寒微托身緇流朝暮趕
居不過侶影而已安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
豈料應圖讖有天命衆會雲從代君家而主
民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國因君與羣臣固
執天命不移特以彼是我非是有鄰邦之好
不修我不敢以使多進邇來闡君長往念昔
有元之孫安忍不予行人至眞以牲醴惟英
靈不昧尚饗

祭隴西王李貞文

嗚呼哀哉骨肉之親昔者朕居元時生理艱辛

皇考妣甚爲憂戚惟姊孝專心爾能同之故有資助雖歎不孤然而數年之後

皇考妣長往姊亦棄世但只爾我共生人間忽

天更元運寰宇兵爭當是時爾我各天一方消息莫聞彼此不知保命何期

天地祖宗眷祐朕應圖讖撫羣英爾能有知携兒來棲此爲骨肉之親也朕嘗思之平日寒微親戚寡少獨存爾我但願長生不期一疾既臨倏然去世嗚呼哀哉痛切於心然生死之道世人之常今尚如此也子封公爵孫有官稱甚哉昌乎爾其有知尚饗

祭衛國公鄧愈文

昔者爾父兄起兵於承平因兵及疾相繼而亡獨爾幼存方長纔結髮之時而又從兵十八歲而至於滁陽十有九歲朕率渡江來因

爾剛柔相濟朕撫練爲將以致調守諸郡爾
善能馭士撫民不作非爲已歷八州矣當羣
雄角逐之時雌雄未定之秋朝夕憂難相保
爾亦多煩爲斯德合前勞朕法哲王之制爾
遂爲名世之臣乃有衛國之爵其於人臣可
謂功成名遂矣前者爲西戎肆侮命爾率衆
往征已行殄滅其黨景張國威特命爾班師
復命何期中不測之疾中道而逝不復復命
矣使朕不覺哀哉痛哉又何望也然生死之
道世人之常壽之短長亦未生之先有定丈
夫至此生無非爲之作乃有福祿之榮雖逝
也亦何恨哉今也子已長成名將愈昌爾其
有知尚饗

祭王恭文

始自乙未年間吾渡江太平以爾入吾門而
爲壻後爾長成吾有不勝之喜爲疆宇日廣
軍民繁衆於是內托姻親外假朋胘使率兵
以鎮名郡而當方面何期爾父子皆不保榮

貴而務賊私容逋逃而隱有罪致是失托姻
親之望絶無股肱之能故發所司以取所作
之由於是免官發同庶人居未幾何有人來
報爾因疾而長往然爾雖身死於國無功於
親失托可謂自悵矣今也三年服終特令人
以牲醴致祭爾其有知尚饗

祭義惠侯劉繼祖及妻夫人婁氏文

昔朕
皇考妣薨逝賴爾惠朕葬地遂得安於陰宅
念爾之德難忘特封爾爲義惠侯及妻婁氏
爲夫人遣官齎詰命贈爾夫婦仍以牲醴致
祭靈其有知尚饗

祭僉都督丘廣文

朕起兵淮右相從者衆老成者多獨爾方結
髮之時荷戈戎行膂壯而氣剛凡權堅撫順
爾皆有功今天下大定正當貴身榮家樂太
平之福何期年未高而忽疾杳然長逝嗚呼
生死之道世人之常爾雖早亡功名昭著丈

夫至此必無憾矣爾其有知尚饗

祭安南國王陳煓文

上古受胙方隅者一王綱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遣逋逃却有罪睦鄰邦而恤鰥寡故得二者之歡心以事先人爾煓爲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審曾侮於鰥寡而乃至占城有是此果逼迫人而若此歟彼占城無禮致徂征而若是歟使者來告爾殁海濱朕不覺痛心嗚呼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其陪臣之佐奚用其道有此耶嗚呼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然雖云爾亡邦家無虞特遣使奠祭爾其有知尚饗

祭安東縣沐陽縣鬼火暮繁文

幽有鬼神朕嘗信之不惑然陰陽之道昧莫陽非君爲民而祀之於當祀者餘不鬼神之祝爲人臣而官守方隅如之所以爲民也黎庶民捨祖宗而他祀則非宜也君臣不爲民而祀亦非也且在陰者非嶽鎮海瀆山川載

在祀典之神承
上帝后土之命福善而禍淫則神不人見所
以神之爲人也若在神之爲禍福惡者
則非聰明正直也朕思惟神鑒人雖毫釐莫
可潛僞以其神去來無迹出入無時故鑒知
必精獨人不測於神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
四日永嘉侯差百户來奏安東縣沭陽縣地
方民人暮驚謂野有夜持炬者數百或成列
或星散巡檢逐之無有擊之有應朕不敢聽
而歷特差人致牲醴會爾鬼神於現形所在
論問之夫中原之地因有元失政生民塗炭
者多死者非一而已故絶宗覆嗣者有之生
離父母妻子而懸於陰陽者有之爾持炬者
莫不五姓無主孤魂鬼而欲祭若此歟正爲懸
隔父母妻子而有此歟乃無罪而遭殺冤未
伸而致是歟莫不有司怠恭而怒之忿歟朕
切問爾持炬者四事果屬何耶若是有爲而
至朕自即位以來凡前王載在祀典者各有

時而奠他不敢妄於正直鬼神之禮未嘗缺
焉爾持炬者禍應禍而福應福勿妄爲民害
自招天憲故玆勅問想宜知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七

祭文

奠忠襄王李察罕文

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
名爾李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日危
命守將以爲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
爲三軍扳智勇以上聞須爵以官之明其分
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能

陳兵於野請命於朝進退有方君命是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曜號令嚴若冰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逋逃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殞於敵手然忠未終而姦未顯壽不期年果屬何耶莫不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將而若此歟噫予數其事而酹之猶生之對也靈酣而往予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乎

祭柏子潭龍文

昔兵駐滁陽適當秋首正禾菑暢茂時乃無雨軍民惶惶予亦甚沮詢及土人言豐山之東潭有神龍每遇旱患禱之輒應予親詣懇切於祠神不我棄後三日乃荅俄風生萬壑倏墨雲遍於太虛須臾霖雨濟我軍民然雖去此而常想二十年間凡旱患猶極目于神方今年羣牧在斯擲淵泉飲有告我者蛇入神祠予想非蛇必神有所爲而至豈牧豎褻

瀆而有所惡歟抑神心悅而至歟嗚呼倏然忽然予所不知特遣官致祭并禁捕水神其鑒焉

祭平章李思齊文

卿昔爲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關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行人忠臣之義可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復我漢人朕逐爲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丘隴從胡爲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唯卿退守臨洮心思父母之邦義忠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十矣夫何久疾不痊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致不幸痛悼今遣某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

祭淮安侯華雲龍文

昔皆民人爾因世亂歸朕今有年矣雖無獨

建奇功隨衆勤勞多著念爾勳籓特加侯爵
朕以燕地之重托爾任守務在軍安民樂委
以燕相更望輔弼何期數年間軍勞民怨詢
其所以乃爾臣府院擅工役害衆成家書云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推爾之故
莫不去賢而近愚忘所以報神人共怒致令
處判無私已在目前是非還自知審朕有誓
曰生封侯而死謚以公著爲常典爾生前守
爵而害官民法不當公止奠以侯禮且薄情
不厚所以責之也爾其聽之尚饗

祭滁陽王文

曰曩者羣雄鼎沸之時民不堪命王乃奮臂
定遠拔濠城而守之朕方從軍幾被他人所
害惟王能活我致有今日盡平天下家國已
成再生之恩終世難忘今者督工鳳陽道經
環滁瑩祠在斯遣官致祭尚饗

中都祭開平王文

曰思爾相從於今二十有二年矣然爾去世
倏經五載若觀聽容聲止有一十七年耳當
前十七年間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奮不顧身
開拓疆宇朕知爾心至如嚴號令帥三軍摧
堅撫順英風冠世海内知名其爲丈夫也莫
不慨然心至生也如是死也封王寰宇既稱
祖宗光耀子受公爵女嗣后基今古如是者
甚不多見今年夏四月朕親至中都驗功勞
公侯相從護駕者羣然行尖爾隊列亡爾班
使朕心惻然因祠在斯特以牲醴享爾如生
爾之昔友皆隨來奠神其不昧尚饗

祭先陶神文

神於初世治陶尤精埏埴爲器窰治成功今
古不易用且無窮耶今也命匠施陶爲朕所
神之公志有若是耶今也命匠施陶爲朕所
用特遣官致祭更祈聽役之人身無他患始
終完成是其禱也神其鑒之尚饗

祭温州千百户文

曰歷代設兵衛在乎禦侮職於斯者則有櫛風沐雨野宿風飡披堅執銳之勞以其臨陣也則有捨父母忘妻子奮不顧身乃能克敵功著史冊名冠天下如此者實古名將已然之事是致家榮貴國磐石至今昭昭朕統天下以來中國方寧法前人之所爲守在四夷自洪武初至今倭夷數爲寇於海濱生離人父母妻子損傷物命特勑爾等聽將軍靖海侯吳禎令舟營海上以靜方隅夫何朕政有缺天風大作怒號於滄溟之上爾乃恪恭將命信地弗違是有檣傾楫摧舟碎爾亡然生死之道世人之常得其死者既廣不得其死者甚多今爾諸人爲國爲民而殁及於身事雖如是不爲汎然訃音一至朕將何措雖感傷於衷爾生安得而歸故特遣某官臨海設壇致祭仍命僧衆修設道場追薦魂使有所歸凡有官者則祿爾子孫軍士仍毋妻子

則給糧養贍靈其有知承此祭享

祭保誌法師文

昔者師能出世異人性備六通景張佛教使兇頑從化善者愈良及其終也擇地於鍾山之陽陰其宅而居之經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言在邇其爲師焚修者俯而視之因勅中書下工部造浮圖於山之左今將完成徙師於是於戲漏盡毋生人我刼終勿墮塵寰惟師神通尚饗

龍江祭太歲諸神文　爲出師征西南夷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而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遣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進取散茅等洞安慶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茅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靜西南兵行特專昭告神

其鑒之尚饗

禱雨咨京都城隍文

天久不雨時將過矣實予之罪首夏亢陽本欲禱於

上帝

后土慮恐煩聽以致因循至今良民失望皆有憂心予不敢徑達

上帝

后土於今月十一日親告于鍾山之神望神轉達於

上帝

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與報至日祝焉

禱雨有應謝鍾山神祭文

天久不雨烝民懷憂予將告神而未施乃先城隍必城隍善予所云故告昊之辭未訴神其我知即日大雨時行今來詣山而謝神神正無私祐我烝民謹謝

祭漢蔣秣陵尉文

今年仲季夏閒
上帝震怒皆朕失奉
天心作爲太過以致朝廷多事軍民弗安既
受
帝命遑遑無措知無不改然未知
天意曾無田乎俄爾有來告者當
帝怒時神祠亦有干焉朕思神非朕謫朕非
謫神朕凡無知陰道以情理推之必因新建
而人愆累神然皆朕不能斷而致是今既工

成而有
帝責之跡本不敢完既成而廢恐人失瞻望
特依跡完之朕非佞神嘗聞向者福善禍淫
每皆當焉朕所以美神已往陰功無謫毋敢
弗扶陰而化民故時祀之今完之欲民爲善
祭外祖楊王文
孫起布衣於淮甸漸羣雄之來從凡二紀於
茲其間權堅撫順斂跡豪雄不禍亂於寰宇

播聲教於八埏安黔黎於市朴是以擧稱
夏耀揚六軍握九伐之威以鎮頊積四海之
利以賞善斯非
上天
后土之昭鑒
海嶽之效靈
家祖
外祖累世皆積陰功奚若是耶每念
外祖之靈必欲親詣年思月想終不遂行爲
其國事浩繁弗克詣前今特命外從孫曹國
公李文忠以牲醴之由惟我
外高曾祖考妣之奠獻於陵所以建靈堂
及云追封
祭外高曾祖考妣文
非累世陰功奚生我
母必積德廣深感格
天地福加於我然幾暇常思無由展報爲其

育

母之深恩曠如昊天

后土雖欲報勞焉能及之今節屆孟秋特專內臣奉御杜亮齎衣儀詣陵告祭尚饗

祭仲姊曹國長公主文

感傷

父母鞠育之恩思惟姊孝

父母之專時刻有省汕然動心更思父母初逝兄弟相離姊我是別當是時也各天一方悲傷痛切惟鬼神知我此時雖居至尊未嘗有忘今也節屆孟秋特遣內臣奉御徐慶齎衣儀詣姊墳所

姊其享牲醴受衣儀悅父母之英靈尚饗

祭宋威武軍承宣使張淵文

世物皆消長朕默
格以觀之然其所以然矣
再閱古而目今聽
智賢之所云乃有不磨者
惟功德著於人神
奏謂爾威武軍承
而能永焉昨宰營繕者入
宣使張淵陰宅其下既開
終於淳熙甲午之
而見辭知捨身以
孟秋爾君念忠勤而不意
遂勒石於壙今朕
捍患每禦侮以防姦當善
勑宰營繕者昌言新陰宅於
是於戲捨身而身
存堅忠而名著其不磨也
而謂忠焉者矣故
茲眞祭爾其享之

祭濟寧侯顧時文

嗚呼訃音來報云及爾亡遂感傷終始發究
心之無窮致涕欷歔而不已又忽歡動衷
情謂識千古之將有所不及夫何如哉蓋將
能成功而不爲敵所辱朝野無議但嬰微疾
遽然長往此所以名世良臣爵及子孫祿榮
於家斯善終之萬幸也然生死之道今古不
異世人之常於戲摧堅撫順被甲冑於年年
其報效忠勤日星昭著靈其有知以享斯祭

祭兩浙運使李世傑文

爾昔壯時以武從事東征西伐摧堅撫順爾皆有功剛正不屈公多在職賄賂無知所以命職煮海他官弗肯錢糧辦集已及數年正當高壽之時恐精力不繼遂令致仕養老於家曩者王溥不遵朕諭累犯憲章朕命釋之今年汪信來首云溥非爲爾爲前導朕聽斯言必奸臣共謀者因是罪及傍人者衆無乃過乎事未久而爾亦逝矣疑其爲此而有愆

歟然或真僞彼此朕所不知今爾臨葬之時特差內臣奠而囑之爾其尚饗

祭千戶夏以松文

曩元之季海內分爭英雄者非一擅聲教岡知天命者多惟爾以松思鄉里之切遂倡義旅自維揚渡江東來來助朕征行以致有功前數年福期高壽命從子襲爵使爾優游以終天年邇聞訃音一至思於相從甚至感傷今特致祭靈其不昧

祭都督何德文

爾自聽命以來勤勞累著功業愈多朕將報爾中土之士昔當元末從事義旅効力於元運終大將軍長驅齊魯當是時爾守齊東爾為中土之士祖宗丘隴在焉職掌兵夫及元戎為中土之士祖宗丘隴在焉所以棄胡歸我其來甚誠朕於爾嘉是以數授之以重任每臨方而累有極刑之犯者三朕嘗釋之前年爲坐視胡惟庸陳寧爲惡意已同姦朕思來歸之美仍前釋之昨爲朝無人用復召爾來想必加誠事朕何期鬼神鑒焉爾懷自愧之疾遽然幽往朕觀所以必有寃乎然朕尚思初歸之意猶加牲醴之奠嗚呼長者之歸也盡

祭營田使馬世熊文

天之道乎所以天之道禍亂不作於善災害
不萌於良使得善始善終
天之道也爾世熊昔役公門未嘗輕惑於人
及卽義旅度量宏深士卒感恩時當高年前
月爾孫來奏云老疾少侵是月歸奏乃知訃
音嗚呼傷哉嗚呼悼哉且傷傷善人去世君
子誰同快快於善始善終而盡天理也朕務
甚失遣使問疾時已過矣特遣人祭於靈所
世熊有知尚饗

祭小張國公文

爾本有元之臣率衆圍外禦侮防閑偶爾部
下生變挾爾來歸實非本情居朕京師已有
年矣今既年邁老疾日侵終於長逝特遣某
官以牲醴祭奠爾其有知尚饗

祭江陰侯吳良文

普忠誠之士從君堅身許之志故犯患涉難
以尊一人而安天下蒼生立高名不朽於史
冊今古智人覽之無不歡心爾吳良從朕於

擾攘之秋年馳月驅櫛風沐雨野宿風飡披堅執銳十有四載方封侯爵今又十四年矣正欲安享富貴何期爲營造而出嬰微疾而長往訃音至京朕何言哉然爲將之士忠於君而能平禍亂爲民作福而乃身得善終爾無憾矣遣人以牲醴致奠靈其不昧尚饗

祭孔希學文

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脩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脩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惡聲所以爲帝者師而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焚脩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封禁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饗之

祭真人張正常文

繼出世法統仙度人禦災捍患機幹萬靈飛

符仗劒轉斗移星雷神聽令妖魅潛形道光斯時貌正精英何乘鸞之去急控法印於上清令遣人奠以牲醴爾其有知尚饗

祭署令劉英文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猶存情懷未嘗有所忘也前者英赴京来朕爲機務浩繁無壽有年失顧問于英三日復覺令人覓英所在莫知所之稽於金川之門守者報無知英之出入復於京内物色數日乃知英還矣命召復勞再見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嗚呼感恩之道常懷感恩之禮未終英遽然長逝朕思昔恩不勝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饗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八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九

古詩

春日鍾山

春吟鳥樹聽流泉澗下鳴泉鳴山谷逈逈處
野人情吾吟吟未已孰與春相迎相迎桃李
花鶯燕鳴丁丁爍灼灼盛藩科寰宇樂民生

鍾山 二首

遊山智盤旋俯谷仰奇巔松聲細入耳雲生
水石邊敲竹猿長嘯臨崖視鹿眠白鶴來天

翅玄裳羽翼鮮采芝携桂子任意恣蹁躚野
人溪外語黃鶯轉更便山靜鳥歸疾林深榮
暮煙樵還漁罷釣棹暢飲樂吾年

又

暑往鍾山阿巖幽清興多薰風自南發森松
鳴弦歌玄猿嘯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
谷祥雲盛峯峩樹隙觀天碧天青似緑荷逈
開樵採木曲澗沿珠螺鳥樂山深遂予歡顏
亦和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詠李白短歌行

漁樵較長短是非盈耳滿話盡誠渺茫山水
各悠長賢臣文章中蟠溪望鬢霜兩人隔千
古美惡皆一塲爭能在當時椎氣超榆桑罷
釣平紛暴休樵飲瓊觴賢愚自不泯黑白成
殊光

題西施

天生兩奇絶越地多群山萬古悲青史西施
世美顏窈窕精神緩悠然體態閑笑擁丹唇

臉皓齒出其間一召起閭里句踐柘雉闌伐
謀應得志西浙徑親攀鐵甲乘潮渡黃池兵
未還

賜應奉陳溥歸闌中

卿家居三川大河環蜿蜒吳山在西土華岳
翠東天涇渭水浩瀚終南固南邊藍田關倚
碧秦嶺橫紫烟太白峯高處炎天雪似綿今
卿年本邁歸志不留連火帝當時節沿途善
保全陸行還謹宿乘舟渡深淵智人能識已
獨不伏生前慎突晨煙進搖鞭紙陌遷虎牢
逢故壘漢楚孰英賢銅駝聞棘彈翁仲立巍
然伊洛天清水梁唐今幾年崤函西入國潼
道柘黃堲百二山河壯英雄在守焉至老經
遙涉曾開意自便人情偶相合相離更何言
我不能人教卿當自勉旃

鍾山賡吳沉韻

嵯峩倚空碧環山皆拱伏遙岑如劒戟邇洞
非茅屋青松秀榮崖白石生玄谷巖畔毓靈

芝峰頂森神木時時雨風生日日山林沐和
鳴盡啼鶯善舉皆飛鵲山中道者禪龍頭童
子牧試問幾經年荅云常辟穀白鶴日閒朋
黃猿夜中僕萬歲神仙榮千秋凡人祿無知
甲子壽但覺年數福彩雲出洞中鴻濛山之
麓

又賡戴安詮韻

旭日射山巖嵐光加翠色鳴鳳在高柯育雛
傍崖側風來楸葉紅寒鴈起塞北江流護周
廻天潑雲影碧磅礴氣氤氳鴻濛太古積靈
秀峙崔嵬我仰瞻常晨夕倚天來何時孰謂題
名籍朱湖洞中仙蟠桃徑一尺

又賡荅祿與權韻

時雨濟八荒萬物皆精爽遙岑歙白雲巖壑
盡軒敞啼鶯舞林麓民樂更何想樹底清風
生花馨溪至徙野人入市沽沽畢還山上庶
士問民瘼王綱仁義掌智人若峰巒天下有
所仰埋雲疊嶂松徵音琴撫響

天竺三僧

比丘乾竺來情思脫禍胎去鄉十萬里飛錫
不塵埋宵晝觀孰大無時不常懷志立無上
欲離塵垢將影與身排再觀世萬物有形必
影該尋思欲解分似乎與理乖空寂如是說
感將貝葉開論影始太古至今尚猶猜比年
難迴避臨水見眉睫月下偏分曉愚云似惟
我智人果解分禍胎兩忘災或說身裁影亦
曰影身裁顛倒論常世倒顛日日俳觀倦身
意馬勞心猿似豹刻到了難分去從伊子細差
閉門終不見出户倚身牌有時定玄機俯仰
何根荄祖佛如何定影子在塵埃爾昇從爾
上爾降從爾階躊躇從躑躅穿履亦穿鞋反
復誠難避簪花猶插釵虛實誰參透天厨一
供齋八萬四千户閻閻遍栁塋雞犬聲無異
莊周化骨骸漆園曾作吏槐國已知槐幻中
生幻夢幻影與身衰影幻身亦幻何時有壯

衰若欲常寂靜百骸散與之齊智慮渾忘却天
然似嬰孩

賡僧韻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月影彌千江何曾
有暫歇為斯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
時誠非凡可越住世及應直幾度阿僧劫假
錫作梯航泛海濤如雪一旦杳無蹤暫與沙
門別儻忽羣禪中孰能爲機泄禪心曠無跡
如海亦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前年拜辭去今春二月歸未聞湖海闊但見
禪眸輝踏雪來朝覲家風祖佛規默坐各無
語方寸究徘徊櫻花纔臉笑柳眼正舒眉獨
翁任清淨愚俗多險危姦猾不善死到處冢
纍纍爾心鑑此患棄家永不田年年常作客
如蓬被風吹哀憫自天祐仁深久必爲切記
無住相與佛莫相違

寶光廢塔

寶塔摩青蒼招提歲久荒秋高棟俊隼夜深
月影長寂寂星搖蕩飛霞入棟梁守僧都去
盡螢火作燈光鬼哭思禪度遺經風日張獨
有來巢燕呢喃似宣揚停驂傷古意雲合草
頭黃聞說當年盛鐘魚徹上方

歌行

賡僧錫杖歌

由來震旦始乾竺扶老應須棲此杖鈴鈴琅
琅妙且奇撼振一聲空谷響或時化作飛龍
威長空如水何相持有時比翼論端的方覺
玄關顯現時志悟未通心委曲鴻濛渾沌同
塵俗驀然一悟凌烟霞覺此覺他方意足神
眸昭昭衆生顧隱隱微微如法故每擔日月
猢猻藤簟食由來飽衹樹

寺中猫食肉

緊行慢行皆虎形室中捕鼠百般能精舍一
隙透靈鼠朽殘經卷將何補爲斯育爾佛釋
迦日逐隨僧常茹素一旦庭前舒爪

距爾勤爾役誠可錄賞彼丹喪命食肉

春日鍾山行

我愛山松好雲埋常不老幾度春風吹更綠
勝似蓬瀛美三島石徑聞藥馨流泉嫩春草
草青啼鳥濶邊幽玄鶴摩空來晨早錦衣隊
列出山阿飲客婆娑歸更飽山清水清我亦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捲舒非
知亦非覩列陣健兒首投獻國王無道民爲
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
雖衣以爲便浮辭普云卉服多捕賊觀來王
無辨玉無辨裙袴籠鬆誠難驗君臣跣足語
蛙鳴肆志跳梁千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
日倭奴必此變

五言律詩

望鍾山

疊嶂盈門實虛看滿座雲凭關松氣濕俯扆
篆煙伸鶯轉聲來耳風催馨襲人近山佳景
盛彤殿盡良臣

題老君廢廟

廟古鴉昏集遥瞻起敬心路幽人跡杳碑偃
草叢深度關先禁氣去後永淪沉惟有庭前

上海圖書館藏

樹多年茂作林

題扇示胡日星

有一古老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
仙人口賜官官不願予金金不受持此一握
扇四海遂行走

五言律

長江滾水詩虞吳伯宗韻

炎蒸和氣淳化水亦無渾出峽飛輕雪湍山
潤厚坤鑿蛟從此出浮鷺亦斯奔旋轉如深
井轟轉流瀉巨盆連雲龍氣躍振木虎情蹲浩
蕩瀰千樹鴻濛印萬村影搖咸浪合光射集
雲屯尾尾穿波鯉梭梭透霧鯤逶迤洪海口
委曲大龍門汗漫無知已汪洋實的存沛然
清宇宙廓爾豈晨昏汩汩涼隆暑人間滾水
尊

七言律詩

鷺轉皇州二首

絮飛鶯囀轉柳垂青春雨過時天正晴新漲水

流聞鼓韻舊崖松掃聽琴聲神州氣象寰中
盛天關風光世上明猶有上林花似錦殿階
仙樂鳳笙鳴

又

禁城新柳葉成帷隱映黃鸝深處啼晴蝶逐
風翻上下晨雞閱日唱東西華衢紫陌人煙
盛繡戶朱門燭底景物美看茶酒肆粉鈿
遥擁坐輕蹄

詠京師

臣民推戴號神京嘆息驅馳行伍行轉戰羣
權機尚記帥征英俊量方平如今已是勳功
賞向後無知孰永名暇日試將銅鑑照烏髭
堪比玉垂纓

詠唐陶將軍率舟師

昔人奉命駕兵船爲國精忠突曉煙令出三
軍憑戰鼓呼來萬馬伏龍泉相加若肯存生
意比並何須用着鞭必定清塵要服外收功
應達九重天

詠柳州城戍守

城居邊徼壘遐荒煙瘴盈眸癘氣茫日暮海風搖屋樹春秋溪水泛籬墻思軍久戍炎蒸地必將巡防熱中腸但願吴穹舒造化洗清鬱結利同鄉

詠南越

邊邑深隍嶔疊峰仕民食粟扣時舂雲山溪水常相合煙樹藤蘿每自封嶺外瘴溫鳴蟋蟀海濱鬱熱顯鯛鯆常思不律皆由此數月

朱顏別舊容

諭臨蒸縣官

臨蒸邑治絶遐方截業重山碧翠行溪曲羊腸嵐雜霧樹蟠龍體雨飛湯墨雲際處天澄水蒼海空中日曜陽好把寸心問民瘼當遷離瘴任瀟湘

聞人嶺南郊行

極目山雲雜曉煙女蘿遥護嶺松邊陸行盡服嵐霞氣水宿頻吞虺蜃涎晨仰際峰觀擁

日暮看臨海泊来船信知百越風塵異黑髮
八居不待年

思開平下此陵

憶昔雄師罷戰灰開平猶有教軍臺自從南
向北征去直到如今永不來思起相從不憚
役想来奮戰愈增哀有時夢裏還相見枹鼓
聲中旗甲開

詢洛

洛水宮妃衣絳袍伊河清碧浄飛濤千年翁
仲長應立萬古銅驝永不勞往昔蜎丞車路
闊當今愁鶴洞雲高世充罔識天垂象以致
唐皇展豹韜

盧汀洲隱浦

泛入遥江漸渺茫蘆花飛落雪飛揚天邊雲
影浮舟静村外秋光列鴈行覓隱誰知棲所
在用心無處不籌量盧生避世深幽跡故入
滄浪野水鄉

山滄濱隱谷

野人孤寂萬重山夜聽猿啼峰頂間洞口白雲時自長溪中清水日流湍柴扉半掩松森處爐火頻添月色閑已絕世塵忘俗事吞霞服氣玩靈丹

川原和居野

滿目平原桑棗餘那將田地長青蕪黃童逐豕隨牛後白叟乘驢繼馬徂煙樹半遮村酒旆雲山常見市墟圖野人自是無拘束一日三番醉盡壺

竹幹青樂釣

曠浦澄天濕曉煙智人樂釣穩沙前簑輕雨露雲收谷釣擲綸樞水映船舉棹欲歸江月上掛帆已近暮雲邊汀蘆處處飛螢火照徹漁村飲不眠

牧羊兒土鼓

羣羊朝牧遍山坡松下常吟樂道歌土鼓枹時山鬼聽石泉濯處澗鷗和金華誰識仙機密蘭渚何知道術多歲久市中終得信叱洋

洞口白雲過

巨罟叟漁魚

悠悠江靜日和暄迥水歌聲度鷁煙漁網布
時天上曬布帆張處斗移邊風恬喜目遥山
嫩岸濕頻看灑草鮮薄暮欲歸星月上流螢
點點近船舷

橫秋風吹笛

西風落木綻黃花牛背村童笛正佳曾識倚
樓人聽處每聞吹月鶴昇霞蒼江一色渾秋
意紅葉初光襯曉華冷露下天星斗潤煙波
聲到是誰家

滄浪翁泛海

海天漠漠際無窮巨艦檣高挾兩龍帆飽已
知風力勁舵寬方覺水清摧鰲魚背上翻飛
浪蛟蜃鬐頭觸見虹何日定將歸汨處也應
繫纜水晶宮

莽滄叟歌山

仰目巍峰柱上穹千巖萬壑盡玲瓏玄猿嘯

月丹崖側紫燕摩天碧漢中樵牧往來雲樹
棗牛羊歸去霧烟東山中人物常歌道歲歲
年年莽蒼翁

擒禽獸伏

機人設穽欲擒謀利鏃調弦勁弩頭禽獸無
知騰躍進雲霾深處觸嬰牧湯仁祝網施洪
惠禹智剗山展大猷今古人情常不一孰將
天道與心籌

鍾山雲

弼蟠千古鞏豪英王氣葱葱五色精巖虎鎮
山風偃草潭龍處地闢千秋永朕京咸以六朝亨潛閱前禎
後後嘉禎

鍾山雲雨

崔嵬萬壑玉籠葱鬱隮雲濃雨碧松千古鍾
靈佳氣盛幾年淮秀瑞光萌倚天絶壁參銀
漢拔地穹崖搆梵宮時向望中閑極目神機
造化正鴻濛

新春賡王雅韻

春到陽和萬象舒至陰深欽九泉居山川氣
靄堅氷泮嶽潰雲生冷露除但向靜中觀造
化特專閑裏運圖書仁聞堯德無天地大洽
蒼生惟舜虞

又賡劉仲質韻

陽昇陰降轉洪鈞柳眼初舒造物新泮却堅
氷澄碧海浮遊暖氣拂玄旻從茲宇宙皆清
泰始覺輿圖治化淳淑鳥囀音鳴處處弄晴

花蝶舞光春

春山新水

山雲靄靄霽節初暄景色清明春水漣谷鳥喜
鳴花沐雨巖猿悅躍樹籠煙仙家麥飯雲蒸
熟旅館薇羹氣育鮮最好滿川渾似錦漲溪
新水印晴天

春水滿四澤

陽舒陰暢澤盈流不卜應當大有秋春雨花
江林木盛曉晴巖紫氣嵐浮江皐釣艇簑翁

樂雲谷山人鶴伏悠麥已蟠科煙禁日呢喃
燕語祝皇猷

雨洗山松

四山松栢夕塵連宵雨朝來洗滌鮮聲聽微
風翻碧浪光舒初氣捲青煙啼猿日晛跳還
躍舞鶴雲歸旋更翩林麓筆簧鶯囀巧洞仙
騎鹿上遥天

雨洗山

初光入暑木陰森遠邇層巒塵滿林浩蕩薰
風至時雨洗清巖整爽煩襟天邊浪滾因松
綠山外雲飛伏氣深正是農家耕耨節野田
處處盡歌吟

暑霽遥岑

蒸雲斂盡遠山青萬壑凉生宇宙明林影淡
摇溪内水崖光偏映洞邊藤倚欄極目天開
畫凭檻吟詩紙耀星但把此時觀畝畝筋疲
力倦始秋成

嘆秋

碧梧露結曉凝霜蘆藥瀰漫積雪揚鴻鴈翩翻來薄霧巨魚跳躍下清江風聲落木深秋意雲影垂天印日陽閑看滿川黃菊藥因蜂搖動暗浮香

詼潘宗道送友人歸山東

共到神州獨爾歸相携握手更牽衣秦淮鳥囀乾坤泰鍾阜巖生日月輝去此魯田多種粟寧鄉齊地廣栽薇逢交必諭王綱根率土編氓莫法違

遣使為大祀犧牲比至齊魯欽天惟恐不精誠命爾齊符馳驛行淮海濟州連地闊江河徐邑曠川平智人一目胸懷奕霸業千年帝道興俗異語殊南北辨由來混一大嘉貞

題隱者

固潔精魂欲上天幽居深處水雲邊煙封遠浦沙鷗盡樹鎖前山草鹿眠書假管城應復路楮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堅清志必日

雲衢足躡前

雪山寺

極目遥岑起曉煙深埋凝雪梵王禪氷枝老樹彌千壑衲被蒼僧布法筵為羨浮生貪着處好將空寂化迷遷六年嶺際今猶見行致天花覆八埏

又賡周衡韻

彤雲昨夜布長空曉日遥岑白愈豐盖世銀粧黎庶戶盈巖玉砌梵王宫漁樵各伎誰容易釋道貪生孰建功造化亦由人事見十朝一雨五當風

僧目空山

孤寂淒淒一徑微處心應與世塵達朝觀松鶴摩天去暮見巖猿挽樹歸瓶水一爐香滿座錫鏟丈室氣盈衣空山僧對知何日化作蒼龍挾雨飛

命板的達穩禪

居山本是出塵埃何為遊人役已骸晨坐巖

前觀日上暮禪松底聽風來從教市巷笙歌
美莫談閭閻酒肆諧十二時中香鳥篆迎來
送往更毋開

題神樂觀道士

仙翁調鶴欲扶宇萬里風頭浩氣雄翎背穩
乘空廓外丹光橫駕宇寰中飛箭到處雷神
集役劒長驅癘鬼窮見說黃芽心地轉更於
何趣覓仙宗

雲衲野人

山人脩道幾經年聞說飡松足意便時以斷
雲完故衲日將流水灌新田常勤侶鶴巖崖
下寂靜儔猿煙霧舉已成仙

鍾子煉丹

翠微高處渺清煙知子機藏辟穀堅丹鳥鉛
砂勤火候溪雲巖谷傲松年潭龍掣電深淵
底崖虎生風逈洞邊徑已荅蒙人未履鳥霄
足躡斗牛天

早行

忙着征衣快着鞭轉頭月掛柳梢邊兩三點
露不為雨七八箇星尚在天茅店雞鳴人過
語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閑擁出扶桑日社稷
山河在眼前

新月

誰將玉爪掐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
鈎魚怯釣無箭鶴疑弓清光未放雲霄
外素影遥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

四海照無窮

賜都督僉事朴文廣征南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
胄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
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
春深聽伯勞

接樹

老幹將去伐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
歷風霜若自是先沾雨露饒三四鍬泥牢護

足二三皮篾縈纏腰東君看顧歸家后分付
兒童莫去搖

五言絶句

咏雪竹

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
與雲齊

七言絶句

鍾山

翠微突兀倚晴穹日色暄和紫氣濃谷内野
猿跳上下驚啼悠韻樂三冬
望鍾山白雲一首

鍾山萬疊白雲浮窓鎖松梢爽氣流石徑雨
痕苔蘚緑蒼崖根底蟄龍湫

又

萬壑松陰起曉風硃崖雲幕亘長空應知造
化誠難測頃刻霧霏顯至工

鶯囀皇州二首

嫩柳鶯啼三月天園林簪錦緑陰鮮乾坤氣

集皇州處景盛人繁勢自然

又

皇州春曉日增輝旅館廷餐賜遠夷淑氣鳥
催鳴上苑篆煙細裊出彤闈

東風

我愛東風從東來花心與我一般開花成子
結應花盛春滿乾坤始鳳臺

新雨水

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潤九垓楹外近
聆新水響遥穹一碧見天開

薤生

性覺先春膚色金垂青之後漫精英飛來陸
野還成柳飄入淵池化作萍

思遊寺

雨落黃梅麥已秋日思精舍鶯多還遊晨昏幾
度經鐘聽巖壑雲生出野樓

雨墜應落花賡徐璞韻

人道春歸實不歸但知結實蓋枝稀昨朝一

夜如膏雨正是花成子就時

又賡吳喆韻

時近清和氣愈濃雨催花實喜晴風籬邊點點如錢大盡是青閒緑紅

又賡馬從韻

霏霏颯颯又紛紛致使平原草色新一夜好花都結子乾坤大地沒埃塵

又賡宋璲韻

清和未至尚春風花幕園林似錦紅細雨只教成子速蓝飛彩蝶最多功

又賡朱孟辨韻

瀟瀟雨灑墜花頻觀地由來似褥茵獨有乾坤能造化生成萬物最多仁

又賡桂慎韻

好風吹謝實成花糾結飛飛似錦霞志者春光陰寸惜人生一世幾榮華

又賡劉仲質韻

天地多仁惟好生致令草木結華英因風細

雨枝頭看花已飛時子已成

雨後晴雲賡馬懿韻

萬疊晴雲起遠峰舉頭極目見天中江山如畫民安樂滂暑蒸者蒸苗秋不空

暑蒸物盛

毅礎氤氳紫氣生石泉漉漉似流行山蒸海湧薰風節萬物依時得遂亨

望雨

日望天邊起密雲月常皎潔日常晴憂思禾稿民何福腹內心煎意自怦

濟時雨

暑雨天晴江漢清寰中擊壤賀昇平君羣卿盡職人風古省已脩身合上明

日遠山

雲藹遠山風至一簫高揭暑咸收太平無事民康日正在調和理順秋

青山白雲

滾雪巖巢翠江邊佳氣氤氳素練纏勢若遊
龍真造化油然縹渺似飛綿

又

雲凝雨後翠張綿隱露遥岑將近天潭水龍
吟吹白浪丹崖窈處暮收煙

又

青山雲靄雪凝枝畫作長生太古詩猿鶴自
如巖谷迥出塵野老本心知

又

鍾山萬木暑陰森巖磬松風奏玉琴溪澗碧
流聲韻美望中佳興致題吟

又賡易簽韻

鍾山洞口綵霞長萬磬雲生濟至陽猿鶴每
棲渾意樂黃旗紫蓋世興王

又賡盧均泰韻

鍾山曙色夏初長巖磬嵐生輔太陽幾度雨
餘天一碧遥岑羅列更非常

山頂白雲

山椒極目白雲崇麓色繽紛百丈松新水瀑
岩聞鼓韻女蘿遥似洞門封

春望牛首

遥岑峙立勢蒼然春聽鶯啼景物鮮疊嶂重倚
天江月外三山映帶石城邊

秋日鍾山

虞裴植韻

倚蒼羅列數奇峰巖谷雲生萬態容或爾有
時樓閣見分明一體廣寒宮

詠李白遊洞庭湖

蒼梧山色水何分碧鏡澄湖杳渺雲惟有古
人堪羨處湘妃猶自望虞君

詠李白早發白帝城　二首

白帝城高萬疊間江雲朝出暮猶還信知千
古英雄地雖險應須德作山

又

謫仙東下入巃閶一葉扁舟日日還聞說衝
濤千尺浪兩江極目盡皆山

詠李白秋下荆門

布帆高掛映長空且喜新秋冷露風數日輕
舟歸似箭須臾繫柳泊吳中

老禪紙帳

樓閣崢嶸半倚天老禪紙帳畫酣眠精魂惟
識黃龍劒定省還知叩玉泉

雪詩賡韓文輝韻

陰極陽生至和飛花滕六玉山阿從斯瘴
癘同雲捲喜見民人相與歌

又賡李賡韻

又賡曹文壽韻

翩翻飛舞布田垓似絮還疑玉蘂梅一夜撲
窓春蝶戲好風吹去又推來

又賡張翼韻

臘前三白曠無涯應是天公降六華九曲河
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

寺掩山深　二首

絶跡高人隱翠岑山連疊嶂白雲深欲經無
覓通人處時忽林風送磬音

又

見說山中了道僧不聞鍾鼓不聞經朝觀樹
頂香煙裊暮識禪機一鏡明

又賡馬懿韻

山深樹密嵌幽巖僧舍清虛門鎖嵐有客問
禪無覓路已知出世不同凡

雲山僧寺

雲籠紫翠縈鴻濛洞口風生度梵鍾我欲叩
禪閑問道老僧心地與天通

又賡吳沉韻

天生倚碧壯雲奇巖壑隆峰萬古宜谷內野
人機面壁從前甲子了無知

鍾山僧寺賡單仲右韻　三首

遊山必是叩僧禪聞說神僧透宿緣山果玄
猿搖綠樹方知入定是金仙

又

精藍幽谷寺崖裁
塵天外景騣騮雜遝意奚何

又

山勢崚嶒谷隱僧六通具足勢層層鷰巢冠
頂忘機處午夜明星識已能

飛烏化鳥

幻化由來顯妙工幕天席地自從容還知飛
烏成雙鳥猶且同塵入宮中

仙人

仙人鶴背幾經秋出塵寰宇宙游鐵笛橫
吹天地外肯將精氣渾茫傳

天界寺春雀

春風夜雨沐花妍曉霽簷前雀噪喧孰謂可
知機棄事飄然翕翮舞長天

賡耟太朴韻

花逢夜雨曉看妍實蓋凋時皆不喧試問老
禪幽得處謂言物外有青天

神樂觀道士

聞說仙人豈等閑年辟穀鍊金丹虛心盡
却玄中覽特役絃歌謁
帝壇

詠菊花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示僧謙牧

寄與山中一老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
片荒草地捧打繩不轉頭

征陳至瀟湘

馬渡沙頭首宿香江雲片兩過瀟湘東風吹
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

不惹菴示僧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劒血猶腥山僧不
識英雄漢只恁曉曉問姓名

詠虹霓

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
韻云玉皇昨夜鸞輿小萬里長空駕玉橋

彭佺人
友信應

又續增七言律詩

采石磯新秋月色

素月澄澄斗轉移銀河一派徹東西風隨鼓角爭先應鳥避旌旆不敢啼志若明蟾清絶翳心同碧漢靜無私雄師夜宿同英武氣槩森森采石磯

贈劉伯溫

妙策良才建朕都卜吳滅漢顯英謨不居鳳閣調金鼎却入雲巒玉爐事業堪同高四老功勞卑賤管晏先生此去歸何處朝入青山暮泛湖

御製文集卷第二十

御製文集後序

御製文集五卷論記序詩文凡若干篇翰林學士臣樂韶鳳宋濂等之所編録臣劉基謹拜稽首讀畢而爲序曰臣聞自古帝王之德之美見乎外者文與武也惟上聖爲能兼焉故天下無事則以制禮作樂布政施令民之望之但見其光輝昭著如日月之照臨於是乎名之曰文天下有事則以誅暴伐亂植善覆惡民之望之但見其威勇奮發如雷霆之震迅於是乎名之曰武文也武也同出於一人也是故益贊帝堯則曰乃武乃文周公賦詩以歌詠文王則盛稱其遏昆夷伐崇之事此聖人所以超乎萬物之上可望而不可及者歟欽惟

皇帝提一旅之衆龍飛淮甸芟翦羣雄

命將四征

神謀妙筭悉出
宸衷動無遺策是以不十年間奄有區宇玄黄之所覆載罔不
臣妾自古以來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及夫
萬幾之暇作爲文章舉筆立就莫不惟深宏偉
言雅而古遠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肝真所謂
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臣基蒙
恩獲陪侍從親覩其盛因思書詩所稱古昔帝王兼全文武者
誠非溢美故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由今觀之豈虚語哉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二月甲宙資善大夫誠意伯臣劉基
拜手稽首謹序

歷代聖王同道而治天下者惟文武二事也粤自庖犧氏觀河
圖畫八卦人文宣朗之後於斯二事能臻其極則二帝三王而
已耳故書爲王者之言典謨訓誥之文赫如日月照耀今古其
紀堯之德曰欽明文思又曰乃武乃文紀舜之德曰濬哲文明
紀禹之德曰文命敷于四海其所由來尚矣湯武雖以征伐得
天下然優武修文述作彌盛蓋天生聰明睿智爲君爲師必上
達造化之理下窮事物之源吐辭爲經舉足爲法行之爲道德
措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此全體該貫雖萬殊而一致也自漢
而下興王代作然文經武緯一弛一張率不能兼濟其美惟唐
太宗以兵力定禍亂及踐阼之後詞章奮發成巨帙論者以
其雕奇鏤粧徒與騷人韻士爭錙銖之巧而不能有帝王氣象
我

太祖乘炎精之運龍興中土以一旅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數年間混
一南北溪蠻海夷文身卉服罔不來庭當命將出師一以禮樂
從事惟武功之盛由三代迄今未能或之比也然自
臨馭以來雖萬機之際未嘗不游心乎道學存志乎詩書是以
匡飭臣庶或詔諭邊方輒寓辭於帛親搦奎翰意無停機一揮
而數千百言羣臣環視靡不讋服若設諭省頒紀憂等篇與典
謨訓誥寔相表裏及宏詞雅什助宣聲教者粹然一出于情性
之正侍臣録之凡五卷其爲文也去浮靡之華惇淳古之本爛
乎與日星同其耀也風雲同其變也河嶽同其高深也大章韶
濩同其奏也浩乎與江海同其波汗漫汪溢莫能窺其涯涘也
沖乎與陽春同其和煦而草木得以遂其生也蓋天地精英之
氣必鍾於聖人而下飾萬物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傳曰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前聖後聖同歸一揆然則仲
言豈專美于有唐而已哉臣傳叨任載言幸朝夕侍
天才英邁
聖體純穆不眩於聲色之好絶遊畋之娛涵養沖素蓄之厚者施必溥
弘謨睿訓淹貫於耳目久矣欽惟
源之澄者流必清故其發於外者其盛大光明有如此而
上猶以爲未至也欲去其藁而翰林學士承旨臣詹同等固請宜鋟諸
梓以貽
聖子神孫俾有矜式於戲夫聖賢文武鴻業作於數千載之前
尚跂而慕之思見其人斯文也傳於數千載之下將使來者又
思慕之不已況今出入

禁庭親薰而炙之安得有不爲榮幸而感發於中耶苟因是言
得附名卷末亦間世之希遇云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二月乙卯承事郎起居注臣郭傳拜
手稽首謹序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
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
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弦之歌湯爲
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
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諄複惟恐一夫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
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卑財解愠之歌也夙夜脩省
常如神明臨烝列左右則湯武盤杅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

臣感而身布于方策涵潤淵深統貫[illegible]斯道[illegible]氣談蓋履乎
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
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
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踰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踰
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踰其變化也蓋由
天德[illegible]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
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機之暇時
御翰墨多不留藁見於侍臣之所録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
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謨之文猶日星也日星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
[illegible]
文明之化[illegible]相[illegible]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illegible]
於是敬録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
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
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刻
御製文集跋

高皇帝起淮甸統寰宇洎投戈講藝公暇則親灑翰墨用垂警戒觀者
洋洋乎金口而木舌矣二百禩來凡在章縫靡不思啓扃鑰而
索窈窴也廼中都士則耳而目之者數矣侍御姚士觀氏以校
文至作而嘆曰文獻亡徵厥咎在我遂謀之臣鈇臣鈇搜獲舊
鐫授之侍御者相與盥薇露焚玉粦握讀未竟楮輒沾沾喜曰
中都士其庶幸矣乎夫開創以武守成以文自笞紀之曩者天
造草昧中山開平諸詰斌斌輩出則淮甸間固才數也茲當人
文虎炳時矣碩登天府而楨王國者代不乏人而睨吳越之區
財十之一爾何以故盖中人之性必待文王而後興文武之道
雖仲尼下隨其識大識小而學焉象人之陳必首東山

吳人之洪滄溟也必先震澤何者觀流遠也中都爲
聖祖父母之國而首善在焉諸膠庠士生斯地而仡仡窮年不習其書
豈從周誼哉矧
聖祖豐功偉烈峙屹若泰山汪洋侶東海而斯集則東山震澤彙也后
起而業藝執者觀瀾當不遠矣今
制以經義時務策儒生世儒斤斤守訓詁以祈表見其嗌矣舍
是焉奚適焉即欲有事于海岱非陟東山泝震澤其疇能基之
語曰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此侍御刻斯集意也臣鈇爲述
其梗概用諗于中都人士者若夫
鴻辭奧指昭炳日星
睿藻天葩於鑠今古則先臣傳臣濂已備詳之矣鈇奚敢再

萬曆壬午歲嘉平月上澣之吉陪京儲吏沈鈇謹識